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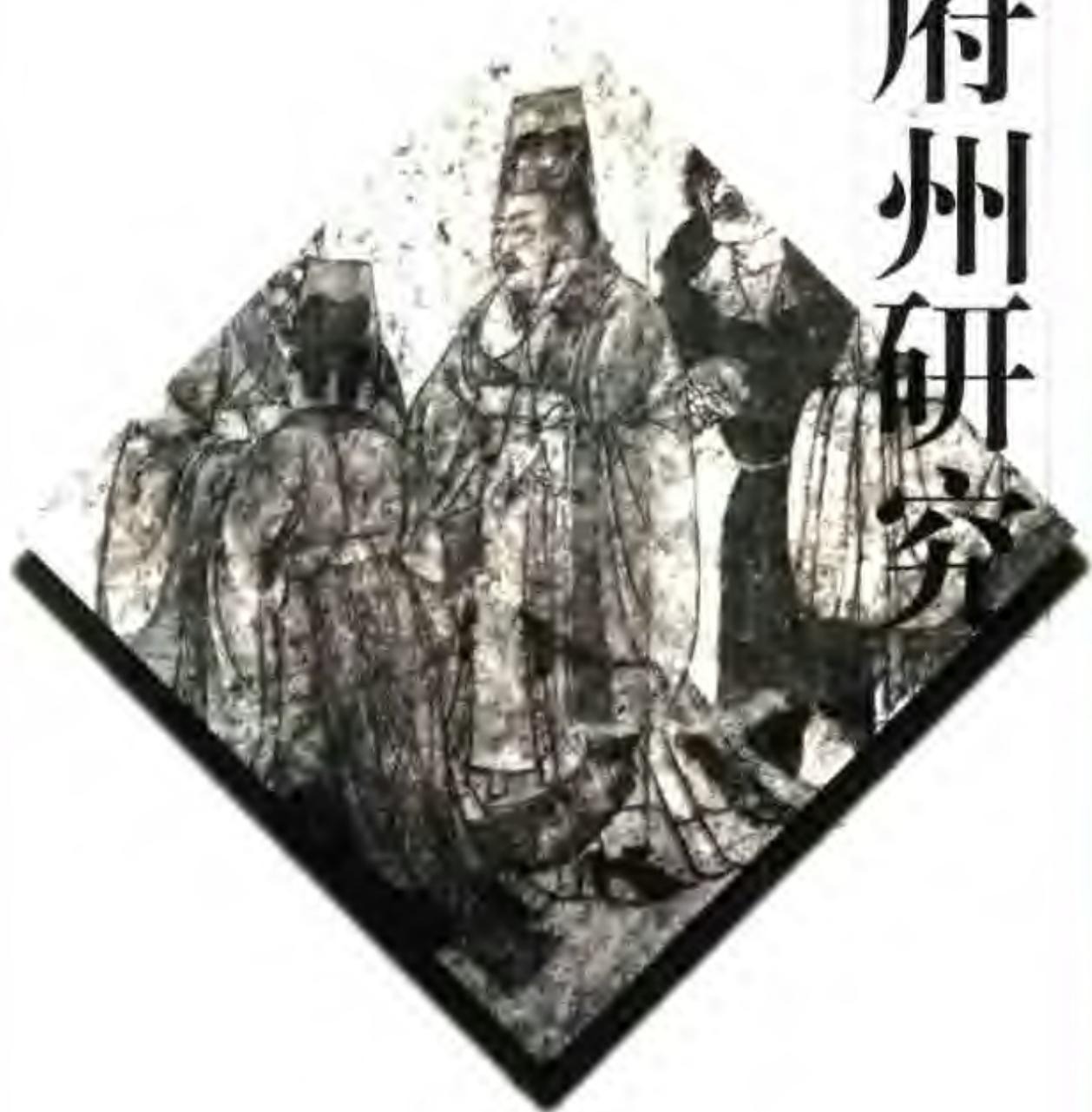
周秦汉唐研究书系

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



刘统著



本书之出版,承蒙美国罗杰伟
唐研究基金会大力资助,特此致谢

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刘 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安

唐代羈縻府州研究

刘 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向阳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7.75 印张 195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604-1298-X/K·167 定价：20.00 元



作者简介

刘统，1951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魏晋隋唐史，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毕业后参军，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责任编辑。

内容简介

羁縻州是唐朝在边疆和边远地区为少数民族设置的一种特殊行政机构。由于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的差异，羁縻州的存在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本书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对唐代羁縻州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进行论述，并考察其地理方位，对研究唐代民族、军事、行政制度史和边疆历史地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序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周秦以来已经有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在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呈现一种很具个性的特色，就是以居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族为核心不断地与周边其他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长期的交往和融合。虽然在政治上表现为时而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时而又分裂为几个政权并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互相融合越来越成为主要方面，其表现为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最终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巩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究竟是什么内在力量促进这种过程呢？我们认为除了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认同外，中央政府因时度势，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统治采取“因俗施治”的多样化的政策，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礼记·王制》所说“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思想。汉武帝开始对新拓疆土的西域地区，不施行与内地一样的郡县制，而是设置军政合一的西域都护府，在青海地区置护羌校尉，以抚治与汉民族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生活习俗的游牧民族。东汉改西域都护为西域校尉，性质是一样的。三国魏在西域地区置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府，北魏又置西戎校尉府，唐宋时期则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置羁縻府州，而在元明清时代则为土司制度，这一系列制度都是这种传统思想的产物。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中央王朝对边区统治，随着经济、文化联系交融的深化，越来越趋严密，而这种制度的比较完备和全面则始于唐代的羁縻府州。《新唐书·地理志》卷末云：“唐兴，

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先师谭季龙教授著有《唐代羁縻州述论》（《长水集续编》），对唐代羁縻府州制度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这种制度的种种复杂性，并作了十分细致的分析，对研究唐代羁縻州制度具有指导意义。

刘统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是对唐代羁縻州个案的实证研究，全文对唐代六都护府属下诸都督府、羁縻州的设置年代、统隶关系、地理方位、兴废沿革作了全面的考订。以往尚无人对唐代羁縻府州作过如此全面、详尽的考订，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全书资料丰赡，考证翔实，逻辑严密，论断允当，是一篇研究佳作，也是研究唐代史地的必备书。对研究中国历史上对边疆地区统治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想读者读后必当有此同感。如果有人能够像刘统同志一样对我国自汉代以来历史上各代有关边疆地区的统治制度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从中探求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不仅可以加深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理解，同时对今天如何促进民族团结、稳定边疆地区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刘统同志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又为王仲荦教授硕士研究生，后又师从谭季龙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于50年代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在校时听过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课，后随谭师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所以我和刘统是真正的前后同学，多年相处甚协。现谭师已仙逝，他的书要出版了，嘱我为序，虽感不宜也不便推辞，便写上几句，以表示祝贺。

邹逸麟

1997年7月5日

目 录

序	邹逸麟 (1)
---------	---------

上篇 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第一章 引论	(2)
第二章 羁縻府州的建置与组织	(8)
第一节 唐初羁縻府州制度的草创	(8)
第二节 羁縻府州的几种设置方式	(17)
第三节 关于羁縻府州数目的统计	(23)
第三章 羁縻府州的制度与管理	(31)
第一节 都护府和羁縻府州的任官制度	(31)
第二节 唐朝政府对羁縻府州的管理	(38)
第三节 都护府对羁縻府州的军事管制	(43)
第四节 册封与纳质	(47)
第五节 朝贡关系探讨	(51)
第四章 羁縻府州对唐朝的义务和贡赋	(56)
第一节 军事征发	(56)
第二节 贡赋与徭役	(59)
第五章 羁縻府州与正州间的转化	(63)
第一节 六胡州的沿革与变迁	(63)
第二节 岭南道大族豪强控制下的正州	(70)
第六章 羁縻府州的迁徙与变化	(79)
第一节 漠北诸部落的内附与迁徙	(79)

第二节	党项羁縻州的迁徙	(88)
第三节	安东都护府的沿革与迁徙	(92)
第四节	营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府州的设置与迁徙	(100)
第七章	羁縻府州与唐朝疆域的关系	(109)
第一节	羁縻府州的兴废与唐朝疆域的伸缩	(109)
第二节	安西四镇	(113)
第三节	天山以北地区和北庭都护府	(120)
第四节	中亚昭武九国	(127)
第五节	西域吐火罗地区	(132)
第六节	渤海、黑水、室韦	(134)
第七节	云南境内的羁縻府州	(137)

下篇 唐代羁縻府州考证

说明	(143)
关内道	(145)
贞观四年置羁縻府州考	(145)
单于、安北都护管下羁縻府州考	(147)
河北道	(158)
营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158)
安东都护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166)
鸡林州都督府管下九州考	(174)
陇右道	(177)
凉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177)
安西都护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179)
北庭都护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183)
昭武九国所置羁縻府州考	(188)
西域吐火罗道羁縻府州考	(191)
剑南道	(202)

戎州都督府管下羈縻府州考·····	(202)
姚州都督府管内羈縻府州考·····	(211)
泸州都督府管下羈縻府州考·····	(214)
黎、雅州管下羈縻府州考·····	(216)
松、茂二府管下羈縻府州考·····	(218)
黔中道·····	(221)
黔州都督府管下羈縻州考·····	(221)
岭南道·····	(226)
桂州都督府管下诸州·····	(226)
邕州都督府管下诸州·····	(227)
安南都护府管下诸州·····	(230)
后记·····	(234)

上 篇

唐代羈縻府州研究

第一章 引 论

羁縻州，是唐朝为安置边境地区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落而设置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大唐六典·户部尚书》曰：“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盖八百焉。”《旧唐书·地理志》列羁縻府州名目于诸都护府、都督府之后，并略有说明。唯《新唐书·地理志》列有专篇，并有序如下：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

近年来，研究唐代边疆、民族史的学者们在论述羁縻府州的问题时，大多以此为依据，加以论述。但是如果与唐代历史文献相对照，就会发现这个序言有许多错误和遗漏。现列举几点：

一、唐代设羁縻州并不始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高祖

武德年间就已开始设置。《新唐书·地理志》幽州幽都县：“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六年，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太平寰宇记》卷71“燕州”条下引隋《北蕃风俗记》有更详细的记载。当时羁縻州与正州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括地志》序略引《贞观十三年大簿》，记唐10道358州，河北的燕、师、昌、慎、威五州，剑南的郎、协、曲、褒等州，陇右的轨、岷、岷、奉等州，均被列入其内。而贞观四年平突厥设置的云中、定襄都督府则不在其中。只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平薛延陀和高宗显庆年间平西突厥后，由于在边境地区大量设置羁縻府州，才将其与唐朝直接控制下的正州区别开来，称为羁縻州。

唐朝设置羁縻府州年代的下限，《新唐书·地理志》的序言中也没交代，只说“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但州目中列举岭南道安南都护府管下有武陆州，为唐文宗开成三年（838）置。平原州，开成四年置。这是岭南道最后设置的羁縻州。“安史之乱”后，关内道北部、陇右道大部为回纥、吐蕃据有，还有设置羁縻府州的记载，据《新唐书·沙陀传》：宪宗元和三年（808），沙陀部内附，“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朱邪）执宜为府兵马使。执宜死，子赤心嗣”。至宣宗大中年间，以赤心为蔚州刺史，方罢阴山府名号。这是唐朝在关内道设置的最后一个羁縻都督府。由此看来，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起，至宣宗大中年间的240年内，都不断的有羁縻府州设置。

二、《新唐书·地理志》列羁縻府州名目，分隶于贞观十道的关内、陇右、河北、剑南、江南、岭南六道，实际不止于此。《志》文中河东道并州阳曲县：“贞观六年以苏农部落置燕然县，隶顺州，八年侨治阳曲，十七年省。”河北道羁縻州后注：“李尽忠陷营州，乃迁玄州于徐、宋之境，昌、师、带、鲜、信五州于青州之境，崇、慎二州于淄、青之境，夷宾州于徐州之境，黎州

于宋州之境，在河南者十州，神龙初乃使北还，二年皆隶幽州都督府。”又据《旧唐书·西戎党项传》：“其在泾、陇州界者，上元元年率其众十余万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请降。宝应元年十二月，其归顺州部落、乾封州部落、归义州部落、顺化州部落、和宁州部落、和义州部落、保善州部落、宁定州部落、罗云州部落、朝凤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州印，希让以闻，许之。”据以上所述，除淮南道外，唐朝在九个道都设过羁縻府州，其范围相当广。

三、记载的错误和遗漏比比皆是。如焉耆都督府下注：“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这条记载得出唐代有两个碎叶，一在中亚，一在焉耆。谭其骧先生在《郭著〈李白与杜甫〉地理正误》一文中，指出碎叶只有一个，在中亚托克马克。郭沫若之所以做了错误判断，是因为没有对《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作深入考证。

再举姚州为例。《新唐书·地理志》以于、异等 13 州隶于姚州都督府，并注：“武德四年，以古滇王国民多姚姓，因置姚州都督。”按《通典·州郡典》序：“大唐武德初，边镇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领军戎。至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则武德四年无置都督府之说。《元和郡县志》记姚州沿革曰：“姚州，龙朔中于州理置都督府，寻废入嵩州，垂拱元年重置。”《旧唐书·张柬之传》曰：“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后长史李考让、辛文协并为群蛮所杀，其州乃废。至垂拱四年，蛮郎将王善保又请置州。”所述与《元和郡县志》相合，可知《新唐书·地理志》之误。

《新唐书·地理志》有关羁縻府州的记载，是唐朝正史中最详细的，稍加推究，就列出了它的几条错误，使我对这份史料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同时也引起了我对羁縻府州研究的兴趣。

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前的强盛繁荣，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周边少数民族部落内附，疆域大大扩展，人口增加。具体表现就是羁縻府州的设置，数目之多，涉及的民族之广，都超过了前代。唐朝政府怎样实行羁縻统治？这些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如何？唐初一百多年疆域发生过什么变化？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要具体落实到羁縻府州的兴废、变迁和中原王朝的管理制度、政策和往来关系等方面。研究羁縻府州，对于研究唐代的民族关系、行政制度、边疆史地都有重要意义。

但是，研究这个问题，仅仅依据《新唐书·地理志》序言中的一段话，是不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全面准确的结论的，它的错误给我们研究唐代羁縻府州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通过阅读唐代历史文献，我们感到羁縻府州研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羁縻府州的材料十分缺乏。除了新旧《唐书》的地理志外，纪传中只有简单的叙述。几部重要的唐代地理文献如《括地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志》则基本上没有记载。依靠樊缜的《蛮书》，我们才能了解到唐朝在今云南境内设置羁縻州的一些具体内容。依靠朝鲜古籍《三国史记》和《东国輿地胜览》，我们才获得了唐朝初期在辽东和朝鲜半岛上设置羁縻府州的更为深入的材料。对西域的昭武九姓地区和吐火罗地区的情况，依靠《大唐西域记》和10世纪波斯人的地理书《世界境域志》，才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这些文献毕竟太少了。另外，《唐会要》、《册府元龟》以及《全唐文》和历年出土的唐代墓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零星记载，需要下大力气去搜集整理。即使如此，许多地区羁縻府州的材料仍然很少，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二、羁縻府州的定点十分困难。内地正州，正史中均有沿革叙述，历代相承，便不难确定它的方位相当于今天何地。羁縻府

州则不然，因自然地理环境和习俗的差异，羁縻府州的领地范围悬殊很大，而且文献记载得很不清楚。例如今天的蒙古草原和新疆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唐朝是突厥、回纥等游牧部落的居住地。这些部落都是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的。举一例子，贞观二十二年（648），以多览葛部置燕然都督府，《新唐书·回纥传下》曰：“多览葛在薛延陀东，滨同罗水。”按《旧唐书·北狄传》，贞观二年薛延陀“建牙于大漠之北郁都军山下，在京师西北六千里”。我们知道郁都军山即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同罗水在杭爱山以东，应为独乐水，即今图勒河。所以多览葛部设的燕然都督府应在今蒙古图勒河流域，靠近乌兰巴托一带。这是一个几百平方公里的范围，无法肯定它的确切方位。而剑南道的一些羁縻府州多以生活在山区坝子里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设置。如泸州都督府管下长宁州，领县4，户38。涪州，领县4，户15。《大清一统志》均定其方位在四川长宁县境内。以其领户来看，只是一个小村落，虽知在长宁县境内，也指不出其确址。只有天山南的安西四镇和几个羁縻州，因近年考古发掘到旧城遗址，可以精确定出方位。绝大部分羁縻州，也只能推测其大致方位。还有一些羁縻府州，受唐朝政治局势影响，几经迁徙。例如河北道营州管下的玄、慎、昌等州，最初置于营州附近，即今辽宁省朝阳附近，武后时内徙至幽州，后又迁至河南道的淄、青二州境内，玄宗开元末年，又迁回营州。还有《新唐书·地理志》中列举的党项24州，也是几经迁徙，都无法确定其准确方位。

三、对唐代羁縻府州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以前的研究成果很少。方国瑜先生在研究云南地方史的论著中，曾对唐朝在当地设置的羁縻州的沿革及方位作过详细论证。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奉天通志》等著作中，对东北地区唐代羁縻府州做过研究和考证。王治来等学者在中亚、西域史的研究中，对唐朝西域地区少数民族的变迁和羁縻府州设置也做了比较深入具体的研究。

岑仲勉先生的《突厥集史》提供了一个研究唐朝北方民族和羁縻府州的较详尽的资料汇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不再一一列举。但是很少有人专门就羁縻府州问题进行研究。前辈的成果，为分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帮助。但是经过阅读历史文献，发现每个地区的材料，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想从研究一个都护府来阐明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都不能得出圆满的结论。因此，必须将各个地区的材料汇集起来，综合考证，来全面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研究唐代羁縻府州，涉及民族关系、边疆地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以我个人的浅薄学力，想在本书中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书力图做到在广泛收集唐代正史、笔记、文集、碑志、出土文书以及后代地理书、正史、地方志、考古发现、外国古籍和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羁縻府州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1)纠正唐代地理文献中的不正确和不确切的论述，进行解释和详细论证。(2)尽可能将唐代所有羁縻府州确定方位或大致范围，述其沿革置废。并根据文献，补辑唐代地理文献中漏载的府州名目。(3)对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制度、经济制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做全面的探讨。(4)论述羁縻府州与唐朝疆域的关系。

希望本书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促进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第二章 羁縻府州的建置与组织

第一节 唐初羁縻府州制度的草创

唐朝的羁縻政策，是李大亮在贞观四年（630）首先提出的。当时刚刚平定东突厥，还没有开始经营西域。他说：“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知有也。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他又说：“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①在朝廷中，就如何安置东突厥降户，也发生了一场争论。最后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②，以此作为建置羁縻府州的基本方针。

实际上，羁縻州的设置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就开始了。史载：“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③这些归附的豪强中，就有少数民族部落。

武德元年（618），在河北幽州境内设燕州，《太平寰宇记》卷71引隋《北蕃风俗记》曰：“初，开皇中，粟末靺鞨与高丽

① 《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

③ 《资治通鉴》卷192，唐太宗贞观元年。

战，不胜。有厥稽部渠长突地稽率忽使来部、窟突使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向关内迁附，处之柳城，乃燕郡之北。炀帝大业八年为置辽西郡，唐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唐王朝当时还未统一中原，谈不上在营州设置羁縻州。据《资治通鉴》，武德四年三月，“以靺鞨渠帅突地稽为燕州总管”。这也仅是名义上的归属。因为唐朝当时还未能控制河北。到武德六年五月，“刘黑闥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才算正式归于唐朝统治之下。燕州的迁徙过程，据《太平寰宇记》卷69引《郡国县道记》，燕州隋末为辽西郡，“理营州东二百里汝罗故城，后遭边寇侵掠，又寄理于营州城内，唐武德六年自营州徙居幽州城内”。突地稽部落几经迁徙，侨居幽州城内，当然是羁縻州，只是当时还没有这种区别。

地处今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地区的党项诸部落，自唐武德、贞观之际向唐朝陇右、剑南道边州内附。

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六年至八年，党项寇松、叠、渭、岷、廓等州，“寇”在这里，不能看作武装入侵，因为时间都在春、夏季节，逐水草而居的党项部落，很可能是在寻找牧场。贞观初，太宗着意吸引边境少数民族，派遣使节四出招抚。

贞观三年（629），“南会州都督郑元琚遣使诏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列其地为轨州，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列其地为岨、奉、崧、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①南会州即茂州，由茂州遣使招谕，其地必在茂州以西。《大清一统志》卷419松潘直隶厅：“废轨州，在厅西北。”《读史方輿纪要》卷73：“废岨州，在松潘卫西北。”位置应在今若尔盖，阿坝一带。

^① 《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羌传。

贞观五年（631），“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①六年，“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据《唐会要》卷98记载：“贞观五年，诏开其河曲地为十六州。”这些羁縻州的设置，据《旧唐书·地理志》，有懿、阔、麟、雅、丛、崑、诺、蛾、直、肆、玉、台、桥13州，均隶松州。但在同书陇右道的记载中，却有如下自相矛盾之处：

兰州：武德八年置都督府，“贞观六年，又督西盐州，十二年，又督凉州。今鲁兰、鄯、儒、淳四州。”西盐州即位州，是生羌羁縻州。

岷州，“贞观元年，督岷、宕、洮、旭四州。六年，督桥、意二州。十二年，废都督府。”

叠州：贞观十三年，“置都督，督叠、岷、洮、宕、津、序、壹、枯、嶂、王、盖、立、桥等州，永徽元年，罢都督府。”

我以为，《旧唐书·地理志》的这些记载，反映了贞观年间初创党项州的情况。党项部落内附，并不限于松州管辖范围内。陇右道诸边州，都有招抚党项、开置羁縻州的情况。贞观九年（635），检校歧州刺史刘师立遣使离间吐谷浑、党项关系，于是党项“多有降附，列其地为开、桥二州”。党项酋长拓拔赤词内附，太宗委任他为西戎州都督。^②西戎州属于哪个都督府呢？按《旧唐书·李道彦传》，贞观九年，李靖击吐谷浑，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拓拔赤词自愿为向导。李道彦至阔水，背信袭击拓拔赤词，遭到反击，大败逃回松州。而拓拔赤词肯定又背叛了唐朝。据此，西戎州应在松州管下，但存在的时间很短。

黔中道的几个正州，在初创时也具有羁縻州的性质。《旧唐书·地理志》曰：黔州，武德元年置。夷州、思州，武德四年置。

① 《资治通鉴》卷193。

② 《旧唐书》卷57，刘师立传。

南州，武德二年置。当时唐朝尚未统一中原，怎么会先来开拓荒远的黔中呢？

《刘禹锡集》卷9《夔州刺史厅壁记》曰：“唐兴，武德二年诏书，其以信州为夔州。七年，增名都督府，督黔、巫一十九郡。”黔中诸州，怎么会隶于夔州都督府呢？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武德三年（620），李渊以河间王李孝恭、李靖为统帅，在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准备进攻江陵肖铣。“三年，改信州为夔州，使拜孝恭为总管，令大造舟楫，教习水战，以图肖铣。孝恭召巴蜀首领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实以为质也。”^①李孝恭召集的这些人中，除了山南诸部落酋长，也有黔中部落子弟。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德四年正月，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肖铣五州、四镇，皆克之”。田世康是黔州大姓，听从李孝恭的召抚，起兵助唐，他的刺史之职也被唐朝承认。

思州的设置是唐朝派使节招抚开置的。《大清一统志·贵州思南府·名宦》引唐朝《元和姓纂》的记载，“冉安昌，武德时为宣慰使。四年，以务川当样柯要冲，请置郡守之，乃立为州。其后思、夷等土地之辟，苗民之附，皆自此始。”可见武德年间黔中诸州的开置，是唐朝招抚的结果，并非唐朝派驻官吏和军队进行直接统治。名为正州，实则羁縻。

类似这样的州，在《括地志》引“贞观十三年大簿”中，有70多个。像河北的师、昌州；剑南的冉、笮等州；黔中的庄、琰等州。当时与正州记录在一起，没有作区别。

贞观四年，唐朝出兵平东突厥。“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颍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②

① 《旧唐书》卷60，宗室李孝恭传。

②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

这是唐朝第一次正式设置羁縻府州的记录。对这样意义重大的事情，史书的记载却那样含混笼统，它没有具体交待：(1)定襄、云中二都督府确切的地点。(2)自幽州至灵州如此广阔的地区，顺、祐、化、长四州是如何分布的？(3)唐朝如何管理这些羁縻府州？下面，我们分别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先谈谈定襄、云中二都督府。《资治通鉴》贞观四年四月注：“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云中都督府侨治朔方之境。按宁朔县亦属朔方郡。旧书温彦博传曰：帝从彦博议，处降人于朔方之地。则二都督府侨治朔方明矣。”胡三省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将二府列入夏州境内，实为大误。因为夏州是唐朝的正州，而不是颉利故地。要考察二府所在，必须了解唐初颉利诸部的活动地区。

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颉利为东突厥可汗之初，“牙直五原北”。五原即丰州，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贞观初年，颉利率部落迁移至汉定襄故城至代州北部地区，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山西大同一带。贞观四年唐朝分道出兵打击颉利，进军方向就是这个地区。

根据唐太宗的命令，“兵部尚书李靖、代州都督张公谨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卫将军邱行恭出通汉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卫孝节出恒安道，薛万彻出畅武道，俱受(李)靖节度以讨之。”^① 我们知道唐朝的行军道，往往以攻击的目标命名。李靖的方向，当然是定襄故城。李勣的方向，是隋故通汉镇。据《隋书·袁充传》，通汉镇应在代州雁门以北。金河，即云中故城。《元和郡县志》曰：“金河，即后魏什翼犍所都盛乐之地。”盛乐即云中，唐以其地有金河，置金河县，为单于都护府治所。恒安，按《新唐书·地理志》：“云州云中县，本马邑郡云内之恒安镇，有阴山道、青坡道，皆出兵路。”

^①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

经过以上考证，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是在左起汉定襄、云中故城，右至云州恒安镇这条战线上进行的。当时颉利的牙帐就在定襄，在遭到李靖打击后，颉利向北逃至阴山磧口，后被俘虏，东突厥汗国灭亡，唐朝“复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① 突厥部落，皆降于李勣，“虏五万余口而还”。^②

唐朝收复了定襄故城，又俘获五万突厥人，怎样安置他们，成了一大问题。史书上没有说唐朝把他们长途押解到内地正州，只能是就近安置。联系到前面所说的“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个羁縻都督府，应该设在汉定襄、云中故城附近。

《新唐书·突厥传》说：“定襄故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壤，突厥争利之。”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适合游牧部落生存，自隋以来，突厥人就在那里定居了。隋末战乱，东突厥“迎肖皇后，置于定襄”^③。《新唐书·突厥传》说：“云中者，义成公主所居也。”1961年，考古工作者分别考察了汉定襄、云中故城遗址。定襄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45公里的美岱古城，发现“这里是一片广阔平原，它在古代不仅是阴山以南的重要孔道，也是发展农牧业的好场所”。^④ 云中故城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城北10公里，呼和浩特南10公里的土城子。“宝贝河流经其南，河即古之金河，古城南面是平坦的河谷地带。”考古工作者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城中出土的唐代文物、货币，及城外的墓葬，确定汉云中城、北魏盛乐城、隋大利城、唐云中都督府、单于都护府均置于

①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

② 《旧唐书》卷67，李勣传。

③ 《隋书》卷84，突厥传。

④ 《文物》1961年第9期《美岱古城发掘简报》。

此。^①

定襄、云中故城，是游牧民族定居的理想地区，自然条件比漠北好得多。更重要的是，这里接近唐朝州县，为突厥南下劫掠提供了方便，因而颉利在此建牙，是合乎情理的。唐灭颉利，安置被俘部落的最好办法是就地解决，而不是把他们驱赶到几百里外，重新建立一个生活区。所以我认为，贞观四年设立的羁縻定襄、云中都督府，就设在汉定襄、云中故城。二城遗址，一左一右相距仅几十公里，也符合史书上“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的记载。

以上考证了许多，还仅仅是推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条过硬的历史文献记载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想证实这个推论能否成立，有待于今后考古的新发现。

定襄、云中二羁縻都督府建立后，唐朝怎样控制它们？二府都督由谁担任？隶属于唐朝的哪个地方机构？对此，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只是说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授以生业，教之礼义。选其酋长，使入宿卫。”^②唐太宗把突厥部落的大小酋长都召到长安，“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③

这种处置政策，不同于后来的羁縻政策，而与以前中原王朝处置少数民族降户的办法相似，把突厥贵族全部集中在长安，既有怀柔收买的含义，也有将他们作为人质集中管理，使部落处于无政府状态，无法再反抗唐朝的意图。

再谈顺州。贞观四年五月，“以突利为顺州都督”。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突利在东偏，管奚、霫等数十部”。降后，“封

① 《文物》1961年第9期《和林格尔土城子试掘纪要》。

② ③ 《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

北平郡王，以其下兵众置顺，祐等州，帅部落还蕃。”^①《新唐书·地理志》以顺州隶营州都督府，是合乎情理的。但《地理志》又说：“又分思农部置燕然县，侨治阳曲；分思结部置怀化县，侨治秀容，隶顺州，后皆省。”阳曲属并州，秀容属忻州，何以河东道又有顺州呢？贞观五年，突利入朝，“至并州，道病卒”。突利入朝，显然有部族随行，突利卒，以滞留并州的下属侨置顺州，并加以秀容居住的思结部落，但这不是正式设置，所以很快就废罢了，而河北道顺州犹存。这样解释，尚可成立，而绝非河北道的顺州在河东道也有属县。

贞观四年设置的羁縻州还有长、化（北开）、北宁、北抚、北安五州。据《旧唐书·地理书》，长、化二州均置于夏州境内。余三州治所不详。《金石萃编》卷38《阿史那忠碑》曰：“（贞观）十一年，检校长州都督。”知长州以阿史那部落置。化州都督阿史那思摩，“颉利族人，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②其是否突厥族属尚有疑问。北宁州都督阿史那苏尼失，“启民可汗之母弟，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及颉利为李靖所破，苏尼失遂举其众归国。”^③北抚州都督史善应，北安州都督康苏密，据张广达先生考证，均为昭武九姓粟特人。^④

这些部落不同的羁縻州，由不同的方向内附。康苏密原是颉利亲信，在颉利败亡前“以隋肖后来降”，应该是由定襄内附。阿史那思摩与颉利同擒，而太宗特地将他迁入夏州，“令统颉利旧部落”^⑤。阿史那苏尼失则是由灵州内附。唐朝之所以把这些

① 《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

②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

③ 《旧唐书》卷109，阿史那苏尼失传。

④ 《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⑤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

部落迁至夏州境内，主要是由于关内道北部诸州因突厥侵掠，户口极少，当时迁入的阿史那思摩有“众十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①。阿史那苏尼失有户五万。加之其他三州，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贞观四年，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②都督史大奈，也是突厥族人^③。丰州管下是哪些部落，史无明文。

长、化等五州是否属云中、定襄都督府管辖？我以为它们既在夏州境内，应属夏州都督府管辖。《旧唐书·窦静传》，窦贞观初为夏州都督，“及擒颉利，处其部众于河南”，太宗制曰：“北方之务，悉以相委，以卿为宁朔大使，抚镇华戎。”^④ 窦静卒于贞观九年，十四年三月，唐太宗“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⑤。长、化等州显然应隶于唐宁朔大使管下。

所以，史书上的“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只不过是一句虚词。这些羁縻州实际上分隶于它们所在的各边州都督府。我们知道顺州隶于幽州都督府，但顺州名下的思结部落的怀化县，侨治忻州秀容县，显然不会隶属于幽州。当时忻州尚未设置，究竟隶属于谁？《旧唐书·张俭传》曰：“俭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有思结部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其不来者或居碛北，既亲属分住，私相往还，俭并不拘责，但存纲纪，羁縻而已。”张俭任朔州刺史，是在贞观四年以后。思结部落应在他的羁縻统治之下。

顺、祐、化、长等羁縻府州的设置，与定襄、云中二府有所不同。定襄、云中二府是在颉利故地设置，部落没有什么大的迁

①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

② 《旧唐书》卷38，地理志。

③ 《新唐书》卷110，史大奈传。

④ 《旧唐书》卷61，窦静传。

⑤ 《旧唐书》卷2，太宗纪。

移变化。顺、祐、化、长四州则是将不同的部落由境外迁徙到唐朝各边州都督府境内，分别管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充实边境户口，维护边境安全。如果唐朝政府能平等对待少数民族，与其和睦相处，也不失为一项安边之策。但是贞观十三年，突利可汗的弟弟结社率行刺太宗未遂，引起了唐太宗的思想变化，认为突厥降户居住在内地是危险的，于是以阿史那思摩为可汗，“突厥及诸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藩屏，长保边塞”。^① 化州及长州均于同年废弃^②。阿史那思摩率十万众渡河，牙于定襄城，实际上是与颉利旧部会合。当时北方有薛延陀汗国的威胁，强制迁移又造成部落人心动荡，仅三年，大部分降户又逃回胜、夏二州之境。贞观四年设置的羁縻府州，大部分都废弃了。定襄、云中之地，因阿史那思摩部众逃散，为突厥车鼻可汗据有。

综上所述，唐朝羁縻府州的草创阶段，没有什么统一的制度。正州与羁縻州之间尚无明显的区别，羁縻府州的设置、归属都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处理，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规定。所以贞观四年设置的羁縻府州，最终还是未能巩固。尽管有种种不足，毕竟是一个开端。随着贞观末年大规模的设置羁縻府州，其行政管理制度也逐渐完善起来。

第二节 羁縻府州的几种设置方式

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序来看，羁縻府州的设置有两个特点：(1)以内附少数民族部落设置，大者为羁縻都督府，小者为州。(2)都督刺史由部落酋长担任，皆得世袭。如果研究一下唐代

① 《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② 《旧唐书》卷38，地理志，夏州都督府。

史料，就发现序言说的过于笼统，需要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

在羁縻都督府之上，还设过羁縻都护府。高宗显庆二年，平阿史那贺鲁，“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又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以统之。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①以西突厥十姓酋长阿史那弥射为崑陵都护，领五咄陆部；以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五年后，高宗龙朔二年，十姓部落内乱，二都护府趋于瓦解。经裴行俭平叛后，武后垂拱元年重置二都护府。由于后突厥西侵，天授元年，濛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率部落入居内地，二都护府遂废止。唐高宗显庆年间，西域的羁縻统治形式是这样的：

安西都护府—
 ┌ 四镇都督府 — 羁縻州(天山以南)
 └ 羁縻都护府 — 都督府 — 羁縻州(天山以北)

内附部落也未必都设羁縻州，有的仅设一羁縻县，附于正州境内。《旧唐书·地理志》陇右道洮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洮郡，管密恭县、党项部落也，寄治州界。”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显然与羁縻州的设置方式有关。我们知道唐朝正州基本上由朝廷统一设立，其领地、户口、官员皆有定制。但羁縻府州则不同，归纳一下，大致有以下四种方式。

1. 由朝廷直接下令设置。贞观四年平东突厥，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贞观二十年(646)平薛延陀，太宗至灵州会见诸内附部落酋长。次年，诏置瀚海、金微等六府。皋兰等七州，“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

^① 《新唐书》卷215下 突厥传。

官”^①。这三次设置，均由唐朝直接下令，设置的规模相当大。

2. 朝廷派使节出访设置。《唐会要》卷 361：“显庆三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与古今废置，画图以进。”《唐会要》卷 99 记载果毅董寄生往康国，置康居都督府。又往史国，置佉沙州，以其国王为都督、刺史。“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②王、董二人虽是唐朝派出的使节，但官阶比唐朝派往东、西突厥故地进行册命和安置的卢承庆、元礼臣要低的多。王、董二人置州县后返回长安，撰《西域国志》60 卷，“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③。其设置的羁縻府州由朝廷予以承认。

3. 军事将领在征讨中开置。这类情况主要表现在唐高宗时苏定方，李勣讨平百济、高丽，就地开置府州。

显庆五年八月，苏定方平百济，“平其国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户七十六万。乃析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命郎将刘仁愿守百济城，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文度济海卒，以刘仁轨代之。”^④这是唐朝在朝鲜半岛最先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

设置了五个都督府后，苏定方即挟带百济王公大臣及百姓 1.2 万人乘船返回，新罗乘势占据了大部分百济故地。新罗“景德王分为全、武二州都督府”。即今韩国的全罗道。^⑤只有刘仁轨驻守的熊津都督府还在唐朝的控制之下。唐朝军队驻守在泗

① 《资治通鉴》卷 200。

②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

③ 《新唐书》卷 58，艺文志二。

④ 《新唐书》卷 220，百济传。

⑤ 《东国輿地胜览》卷 33。

泚、熊津、带方三城。

从唐高宗显庆五年至麟德二年的五年中，刘仁轨任带方州刺史，在驻守期间，他“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途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諱，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于是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① 据李朝徐居正修《东国輿地胜览》记南原古迹曰：“刘仁轨城，即今府治所。周回数里，有旧基。姜希孟诗：废井荒凉锁暮烟。刘公事业说相传。井田遗址：唐刘仁轨为刺史兼都督，邑内里廛，取法井田，划为九区，至今遗址尚存。”

总章元年（668）九月，“李勣拔平壤，高丽悉平”。李勣“分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②

总章二年二月，李勣上奏朝廷称：“奉敕：高丽诸城堪置都督府及州郡者，宜共男生商量，准拟奏闻件状如前。敕依奏。其州郡应须隶属，宜委辽东道安抚使刘仁轨遂便稳分割，仍总隶安东都护府。”^③

男生即高丽贵族泉男生。从以上的话来看，李勣灭高丽后，与刘仁轨、泉男生共同商量，在高丽、百济故地设置羁縻府州。李勣开列了 39 州、城的名单，分为五类：

“鸭绿水以北未降十一城”，包括北扶余城州、新城州、辽东城州等。

① 《旧唐书》卷 84，刘仁轨传。

② 《资治通鉴》卷 201。

③ 《三国史记》卷 37。

“鸭绿水以北已降城十一”，有国内州等。

“鸭绿水以北逃城七”，有犁山城等。

“鸭绿水以北打得城三”，有银城等。

最后是熊津都督府、东明、支得、鲁山、古泗、沙泮、带方、分嗟七州一府。

这里反映了一问题：所谓“未降”、“逃城”，分明是唐朝没有征服的地方。李勣也把它们列入呈报，表明这只是一个未付诸实施的计划。唐朝在高丽故地控制的羁縻府州，实际上占地有限，不是高丽全境。熊津州名义上是羁縻都督府，却由刘仁轨亲自驻守，说明它只是唐朝设于百济的一个军事要塞。这种羁縻统治是不能巩固的，唐军撤退后，高丽、百济境内的羁縻府州很快废弃了。

4. 边州都督府开置。这种方式主要表现在剑南、岭南和江南三道。利用招抚和征讨的方式，将地方豪族大姓控制下的领地纳入唐朝政府的管辖之下，设置正州和羁縻府州。武德五年，李靖“度岭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抚，其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等遣子弟来谒，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授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①按《新唐书·地理志》，岭南道有73州，1都护府，其中一些正州和安南都护府是唐高宗以后陆续设置的。96州中，有一部分应该是羁縻州。

唐初剑南道有羁縻南宁州都督府，世代为乌蛮大姓爨氏领地。武德七年（624），嵩州都督府长史韦仁寿检校南宁州都督，“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历数千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来见仁寿。仁寿承制置七州十五县，各以其豪帅为刺史、县令。”^②《旧唐书·地理志》说南宁州“武德七年，改为都督，督

^① 《旧唐书》卷67，李靖传。

^② 《资治通鉴》卷191。

西宁、豫、西平、利、南云、磨、南笼七州”。按时间，这七个羁縻州是韦仁寿出使南宁州时所置。

5. 少数民族酋帅自行开置。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在唐朝设置的羁縻府州中也是少数。云南安宁出土的《唐河东州刺史王仁求墓志》记载王仁求在唐高宗时于西洱河一带开置州县的情况。碑文说王系河东太原王氏之后，“将求宠于大国，以和其民人，招慰奏置姚府以西廿余州，俾睦其德”。碑文后又记咸亨五年（674），平定阳瓜州刺史蒙俭的叛乱，王仁求置河东等20余州，应稍早于高宗咸亨五年。王自称太原王氏，是伪托。《蛮书》卷5曰：“渠敛赵，本河东州也。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全唐文》卷175张柬之《请罢姚州屯戍表》云：“至垂拱四年，蛮将王善保又请置姚州。”王善保，仁求长子，《王仁求碑》即王善保所书。以上证据表明，王仁求是云南白蛮酋帅。

《王仁求碑》中自称在河东州“开其资财之道，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贡税”，是当地强有力的统治者。当时西洱河一带“既处于僻界荒垂，不能为中国轻重，时复废弃，但云羁縻”。他看到这里“地形平衍，生殖丰阜，彼延企而慕思，宜郡县以庶畜”。于是，王仁求开置了20多个羁縻州。

但是这20多州，在唐朝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甚至河东州也被《新唐书·地理志》错列入黎州都督府管下。方国瑜先生根据《蛮书》考订河东州在今云南凤仪，其说可信。河东州去黎州甚远，按其方位应隶于嵩州都督府管下，龙朔年间，姚州都督府立，王仁求开20余州，即改隶姚府管下。

王仁求开20余州，并不是奉唐朝政府之命，而是自行开置，“以求宠于大国”。这对双方都有利。唐朝不劳军旅，得到一大片领土。豪帅以此求得唐朝承认，以巩固自己地位。唐朝在岭南道，也曾借助高州冯氏和钦州宁氏拓地置州。事实表明，在偏僻

遥远、交通困难的地区，用这种方式开拓羁縻州，比唐朝自己出兵要更有利。

为什么这 20 多羁縻州没有被列入《新唐书·地理志》呢？我们知道羁縻州与正州不同。正州的设置、变更，一般是由唐朝政府发布命令，所以记录在案。王仁求“奏置”20 余州，是他自行开设，报边州都督府备案的。姚州地处偏远，信息不通，羁縻州又时有废置，所以朝廷很难掌握清楚。因此，《新唐书·地理志》当然就无法将其收入书中了。

甚至姚州都督府的设置也是如此。《旧唐书·地理志》曰：“姚州，武德四年，安抚大使李英，以此州内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三十二。”而《旧唐书·张柬之传》曰：“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后长史李孝让、秦文协并为群蛮所杀，其州乃废。至垂拱四年，蛮郎将王善保又请置州。”张柬之说的比较具体，应以为准。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卷 13 中解释《旧唐书》相互矛盾的记载说：“姚州当是置于武德，而移于麟德。又奏上于龙朔，而诏下于麟德。”这种解释也颇牵强。我的理解是：武德四年唐朝尚未统一中原，不可能致力于开拓姚州。李英所立，只是一羁縻州。王仁求开拓姚州，自置 20 余羁縻州，上报石子仁。石子仁于龙朔年间上疏高宗请置姚州都督府，麟德年间朝廷下诏批准。

第三节 关于羁縻府州数目的统计

《新唐书·地理志》列出唐代各道羁縻府州的名目和统计数字，我们将实际开列的州府清点一遍，发现有差异。

《序言》说“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志》文开列数目为 855。剑南道少一州。进一步清点实际州目，列表如下：

道名	应有府州	实列府州	备注
关内	119	119	都、流、厥、调、溱、般、匭、器、迓、隄、率、差、蚕、黎 14 党项废州未列入。
河北	60	60	祐、长、化、北开、北宁、北抚 北安 7 州未列入。盖、辽、岩、带方 4 州，熊津等 5 府未列入。
陇右	249	215	安西四镇都督府管内 34 州缺名。懿、盖等 19 党项州未列入。
剑南	261	260	
江南	51	51	
岭南	92	74	蜀夔蛮州 18 缺名。
党项州	24	11	序云不知所属，实则应隶山南东道梁州，13 州缺名。
合计	856	790	有州名未列入 49 州，列入总数缺名 65 州。

欧阳修的统计，实在是太粗略了。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其一，这些羁縻府州都存于什么时期？其二，有唐一代设置的羁縻府州究竟有多少？

把《新唐书·地理志》与《旧唐书·地理志》相对照，可以看出《新唐书·地理志》大部分羁縻府州名目是参照以唐天宝十一载统计为基础的《旧唐书·地理志》开列的，并加上一些“安史之乱”之后陆续设置的羁縻府州汇总而成。《旧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羁縻府州，也不是一个标准年代的记录。其中不少羁縻府州，虽有名目而实际上在天宝十一载以前已不存在了。例如：

剑南道松州管下岷、懿、桥、玉等 25 州，“永徽以后，羌戎叛臣，制置不一。今存招降之始，以表太平之所至也”。《旧唐

书·吐蕃传》说高宗永隆元年，“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松、凉、茂、嵩等州相接”。说明这 25 州在永隆元年后党项部落内迁，就已废弃，早于《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懿、盖等 19 州是在唐肃宗时内徙。

《新唐书·地理志》北庭府管下 2 羁縻都护府、23 羁縻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存 16 州，注曰：“寄于北庭府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按《资治通鉴》记载，崑陵、濛池 2 府及诸州是唐高宗时平西突厥，以天山以北诸部落设置的。开元初突骑施汗国的强盛，兼并了诸部的领地，这些府州实际上已不存在。而寄治于北庭府境内的，不过是这些部落的残存户口。

《新唐书·地理志》记西域吐罗地区有 16 府，72 州，《旧唐书·地理志》记 16 府，注曰：“自天宝十四载已前，朝贡不绝。今于安西府事未纪之，以表太平之盛业也。”这完全是虚词。这些府州是龙朔元年王名远出使时命名的，唐朝并未在那里进行过实际统治。唐朝只是在名义上拥有这些羁縻府州，开元二十七年（739）后，大食占领河中、吐火罗，这些名义上的府州也不存在了。

列举以上几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无论是《新唐书》或《旧唐书》记载的羁縻府州，都是不同时期开置的总和，而不是同时存在的。

那么，唐朝在贞观、显庆、开元和“安史之乱”后这几个阶段里，各拥有多少羁縻府州呢？这是一个难以精确统计的问题。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列出一个羁縻府州沿革表，但由于史料不足，许多羁縻州只记设置年代，不记废止时间。另一些羁縻州只记“开元所领”，“其后或臣或叛，经置不一，不能详见”。连准确的开置年代也没有，就难以确定这些羁縻府州的起止时间了。

有唐一代究竟设置了多少羁縻府州？《新唐书·地理志》开列

了 855 州，加上有名未列的 49 州，共 904 州。是否完全呢？只能说很不完全。在《新唐书》纪传和《地理志》后附的贾耽《四夷路程》中，有许多羁縻府州未收入《地理志》中。例如：

《四夷路程》中安南境内有忠城、多利、朱贵、汤泉、禄索州，“皆爨蛮安南境也”。这应该是《地理志》中缺名的峰州都督府管内蜀爨 18 州中的几个。

《新唐书·南蛮传下》，邕州西有黄氏，侬氏据州 18，黄氏有太州，《地理志》皆不载。

《新唐书·西域传》中记载唐高宗时，中亚昭武九姓诸国曾置康居、大宛、休循州三都督府，佉沙、木鹿等 5 州，《地理志》亦不载。

《新唐书·沙陀传》有阴山都督府，元和三年置。

以上所举，都是欧阳修编志时的疏漏。若搜录唐朝史料、诗文，后代地理书、朝鲜史书，以及出土的唐代碑铭、文书，还可以辑出一部分羁縻府州名目。据我个人的搜集，还可以补充以下州目：

关内道：吐谷浑州 2：

安乐州：《新唐书·地理志》：“威州，本安乐州。”

长乐州：《唐慕容威墓志》，见于《宁夏文物述略》。

陇右道北庭都护府：

千泉都督府、俱兰都督府、颉利都督府。以上 3 府见于乾陵石人像题名。

河北道：

宁夷州：见于《旧唐书·史思明传》。

礼州：见于《千唐志·靳颢墓志铭》。

北扶余城州、国内州、屋城州、多伐岳州、东明州、支得州、鲁山州、古泗州、沙洋州、分嵯州，以上 10 州，总章元年以高丽故地置，见于金富轼著《三国史记》卷 37 附李勣上疏。

剑南道：姚州、戎州都督府境内 10 州：

波州、蹄州、越析州、津州、化州、浪穹州、阳瓜州、蒙舍州、双祝州、沙壹州。以上 10 州，载于樊绰《蛮书》。

巍州，见于《南诏野史》卷上。

渠浪州：见于洪迈《容斋随笔》卷 1。

泸州都督府境内 1 州：

蔺州，见《读史方輿纪要》卷 73。

岭南道：邕州都督府境内 11 州。

智州：《元丰九域志》卷 10。

鹤州：《太平寰宇记》卷 166，景云二年属邕州。

渡州、笼州、武峨州、武龙州、昆明州、婪凤州。见于《太平寰宇记》，先天二年（713）置。

广源州，见于《宋史·蛮夷传三》，元和年间，唐邕管经略使徐申招抚西原黄氏，立州。

廖州，见于上林县唐《智城碑》。

养利州，见于《读史方輿纪要》卷 109。

安南都护府境内四州：

味州、登州，见于《蛮书》卷 4。

武安州、南诚州，2 州见于《唐会要》卷 73。大足元年置。

黔中道 2 州：

诚州、徽州，见于《宋史·蛮夷传二》。

以上辑录的 48 州，其具体记载和方位，参见“下篇”的各道羁縻府州考证中。

唐代文献中还有一些关于唐朝在剑南、岭南、黔中设置羁縻府州的记载，其数目超过了《新唐书·地理志》的记录。

剑南道姚州都督府，《在周河东州刺史王仁求碑》记唐高宗时，王仁求“奏置姚府以西廿余州”。《大周故正义大夫使持节姚、宗等三十六州诸军事守姚州刺史皇甫（文备）君墓志》记皇

甫文备在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后任姚州都督，“使持节姚、宗、巨、麋卅六州诸军事”。《旧唐书·张柬之传》记开元时“姚州总管五十七州”。反映了唐初姚州不断开置羁糜州的情况。《新唐书·地理志》姚州管下仅13州。《皇甫文备墓志》中提到的宗、麋等州则是在戎州管下。究竟戎州管内有多少州原隶于姚州，张柬之说的57州是哪些，目前还无法弄清楚。

岭南道桂州都督府，《全唐文》卷441韩云卿《平蛮颂》，记大历十二年（777）桂州都督李昌巖奉命征讨，“统外一十八州牧守羁糜反复，历代不宾。皆受首请罪，愿为臣妾”。《新唐书·地理志》桂州管下仅8个羁糜州，大历十二年收复了哪些羁糜州，也没有具体的记载。

《唐文拾遗》卷41崔致远《补安南录异图记》曰：“安南之为府也，巡属一十二郡（峰、驩、演、爱、陆、郡、谅、武定、武安、苏茂、虞林），羁糜五十八州。”《新唐书·地理志》安南管下40州，加上逸名的峰州管下蜀巽18州，虽合58州之数。但郡、谅、武定、苏茂都列入羁糜州，《蛮书》记载峰州以西的登、忠城、多利、哥富、甘棠等州，“大中初悉属安南管系，其刺史并委首领勾当。大中八年，经略使苛暴，川洞离心，疆内首领，旋被蛮贼诱引，数处陷在贼中”。说明峰州管下18州，大中八年后多数已为南诏控制。崔致远的58州是咸通年间的情况。《新唐书·地理志》的58州在咸通年间还保留着多少，又新置了哪些州，也不清楚。

黔州都督府，据元和年间权德舆撰《黔州观察使新厅记》：“黔中凡四使十五郡，50余城，裔夷崮险以州部修贡职者，又数倍焉。”^①50余城，即指黔州都督府管下51羁糜州，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相合。但是还有更多的羁糜州，连都督府也不清

^① 《文苑英华》卷800。

楚。按清朝《贵阳府志》和《麻江县志》，我们知道 51 羁縻州分布在今贵州南部。当时黔中道还管辖今湖南的湘西山区，当时是“五溪蛮”的住地。这些地方设了多少羁縻州，唐朝文献没有提及。五代时马楚政权向湘西扩张，征服五溪部落，记载了许多羁縻州。

《十国春秋》卷 68：楚王马希范平五溪蛮，“自是宁州蛮莫彦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都云蛮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张万潜率其彝、播等七州，皆前后来附。”《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天福八年》记温、那等 18 州云：“其州无官府，惟立牌子于岗，略以恩威羁縻而已。”

《旧五代史·马希范传》曰：“溪州洞蛮彭士愁寇辰、沅二州，希范讨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铭于铜柱。”铜柱的铭文，保存在光绪年修《湖南通志》卷 268 中。内容是五溪大姓彭、田、向、龚、覃氏，各率其所领州县官吏与马希范会盟的情况。在最后的题名中，详细记录了五溪一带的羁縻州县名目。其中除溪州外，狭、忠彭、南、高、湘、向化、保静、溶、万、永、武宁、来化、感化、古、谓等州，皆为地理书中所不载。关于这些州的方位，马力同志在《北宋的北江羁縻州》（《史学月刊》1988 年第 1 期）中已做了详细考证，此不赘述。但马力同志与《宋史·蛮夷传》对照，认为这些羁縻州属于北宋时期。我以为应属于唐代。铭文中列举了诸多官职，如“知军州事别驾”、“左厢都押衙”、“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州诸军事”等，都是晚唐以来就有的官号。铭文中说彭氏“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历三四代，长千万夫”。立铜柱距唐亡仅 30 余年，又在宋朝建立之前，说明五溪诸姓在唐朝就已经建立了这些羁縻州。

总之，唐朝设置的羁縻府州，就目前能搜集到的，已达到将近 1000 个。开元天宝以前设置的，唐朝文献记载的还比较详细。“安史之乱”后，除安南外，几大都护府的羁縻州纷纷废弃或迁

徙。晚唐岭南、黔中道羁縻州又有增长，而唐朝史书记载很不清楚，造成了《新唐书·地理志》的缺漏。相信今后随着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对羁縻府州的研究还会深入下去。

第三章 羁縻府州的制度与管理

第一节 都护府和羁縻府州的任官制度

按《新唐书·地理志》序言的说法，唐朝设置羁縻府州，似乎只是为了安置内附的部落，在边境找块空地让其安居，以充实唐朝边防。它们只要与唐朝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一切内部事务令其自治，政府概不过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管理制度。事实并非如此，《新唐书·地理志》说：“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句话，十分重要。让我们根据唐代文献记载，看看唐朝政府是如何管理羁縻府州的。

贞观十四年（640）九月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是唐朝设立的第一个都护府。在此之前，关内道北部已经普遍设置了羁縻府州，但还没有设都护府，而是“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据《旧唐书·窦静传》，窦静曾以夏州都督兼宁朔大使，卒于贞观九年（635）。则宁朔大使应置于贞观四年（630）之后，九年以前。这是都护府的雏形。唐高宗时，向外扩张，先后设置了单于、安北、安东等都护府。按唐朝正史记载，除了设置时间较长的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安南六都护外，还有设立时间较短的东夷、金山、保宁三都护府，一共九个都护府。

《通典·职官十四·都护》：“大唐永徽中，始于边方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护府，后又加单于、北庭都护府。府置

都护一人，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副都护二人，其安北、单于则置一人。长史、司马各一人，其安北、单于唯有司马、仓曹、兵曹各一人，余并不置。”

单于，安北都护府的都护、副都护，均由唐朝官员担任。贞观二十一年（647）初置燕然都护府，以李素立为都护。二十三年三月，置丰州都督府，使燕然都护李素立兼都督。李在都护府治所“建立廨舍，开置屯田”^①。副都护是元礼臣^②。高宗显庆二年（657），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肖嗣业。龙朔元年（661），燕然都护为刘审礼^③。单于都护府则有不同，麟德元年以殷王李轮为大都护。宗室王任都护是遥领，不赴任。都护府应是长史主管。高宗调露元年（679），单于府管下突厥部落反，即以单于府长史肖嗣业领兵讨之。^④

都护府与正州一样，有等级之分。《大唐六典·户部尚书》曰：“单于、安西、安北为大都护府，安南、安东、北庭为下都护府。”《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与《唐六典》大体一致。《新唐书·地理志》则以北庭为大都护府，安东为上都护府，安南为中都护府。我以为《新唐书》记载的是开元以前的情况，当时安东、北庭都有很大的领地和众多羁縻府州。开元时代，北庭大部分领地为突骑施所有，安东大部分羁縻州由于新罗、渤海的占据而废弃，两个都护府地位下降，就如《唐六典》所记了。

羁縻府州以部落划分，大者为府，小者为州，似乎没有等级之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唐朝常常授予部落首领勋官称号，从品阶的高低可以看出唐朝对这个羁縻府州的重视程度。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二月，“置怀化大将军正三品，归化将军从三

① 《旧唐书》卷185上，良吏李素立传。

② ③ ④ 《资治通鉴》卷200、202。

品，以授初附首领，仍分隶诸卫。”^① 平阿史那贺鲁后，唐朝以阿史那弥射为崑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并授右卫大将军衔，正三品。一般的羁縻州首领，地位要低些。贞观四年平东突厥，置云中、定襄二都督府领诸羁縻州，“其酋首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②。据《安菩墓志》，当时六胡州大首领安菩入朝，“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岭南道的羁縻州因地处边远，领户又少，地位更低。广西上林县出土《智城碑》为“左玉铃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卫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撰”。廖州是不见于正史记载的一个羁縻州，果毅都尉，“上府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③。而且还是员外官。可见廖州的地位比六胡州还要低。

领地的大小并不决定羁縻府州的等级。如果某个羁縻府州地处边防要地，或是唐朝致力于开拓、控制的地区，唐朝政府对其首长委以高官，以示宠信。而一些地处遥远，唐朝无力控制，只是名义上归属的地区，即使领地再大，也不为唐朝重视。例如安西都护府管下的四镇都督府和吐火罗就是一个对比。吐火罗诸国除了定期到长安朝贡，接受唐朝的册封外，一切仍准持原状。甚至吐火罗叶护仍是突厥人。《册府元龟》卷 999《外臣部·请求门》有开元六年（718）十一月吐火罗叶护阿史特勒致玄宗皇帝的上书：“仆罗克吐火罗叶护部下管诸国王都督刺史总二百一十二人，谢颺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颺宾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骨咄国王、石汗那国王、解苏国王、石匿国王、怛哒国王、护密国王、护时健国王、范延国王、久越得健国王、勃特山王各领五

① 《旧唐书》卷 4，高宗纪。

② 《旧唐书》卷 194 上，突厥传。

③ 《新唐书》卷 49 下，百官志。

万众。仆罗祖父已来，并是上件诸国之王，蕃望尊重。仆罗兄般都泥利，承嫡继袭。先蒙恩敕差使持节，就本国册立为王。然吐火罗叶护积代以来，于大唐忠孝，朝贡不绝。本国缘接近大食、吐蕃东界，又是西镇，仆罗兄每征发部落下兵马讨击诸贼，与汉军相知声援，应接在于边境，所以免有侵渔。”

从这件上书中我们看到了吐火罗叶护的管辖范围和他们对唐朝的关系。名为归顺唐朝，实则自治。在上书中，吐火罗叶护抱怨龟兹王和石国王都得到了唐朝三品将军的称号，他掌管那么大的一片地区，却只得到四品中郎将封号，深为不平，请求到长安朝贡，以得到高位。其实唐朝给羁縻府州诸国君长的封号，完全依照其亲疏关系处理。突骑施是唐朝依靠的力量，可以册封为王。石国、龟兹在唐朝直接控制下，册封三品也属正常。而吐火罗与唐关系最远，所以地盘虽大，叶护也只得四品郎将了。

羁縻府州都督、刺史任命有几种形式。唐太宗于贞观四年平东突厥后、贞观二十年平漠北薛延陀后，曾两次召集北方诸部落酋长到长安，授予他们勋官和羁縻府州都督、刺史官职。这种形式与唐朝的朝集选官制相似，但非常制。羁縻州刺史的任命，平时由边州都督府负责。《新唐书·选举志》说：“高宗上元二年（675），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玄宗天宝八载（749），高僧鉴真途经桂州，适逢南选。“始安郡都督冯古璞，其所都督七十四州官人，选举试学人并集此州。”^①按《新唐书·地理志》，桂府管下只有梧、贺等11个正州，其余相当一部分应是羁縻州。

《新唐书·地理志》说羁縻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唐朝尊重部落习俗，父死子代，

^① 《唐大和上东征传》。

并由唐朝册立，承认其继承权，以维持部落的稳定。但有特殊情况，则不拘此例。

贞观二十二年（648），漠北地区的瀚海都督、回纥酋长吐迷度为兄子乌纥谋杀。唐燕然副都护元礼臣杀乌纥，平息内乱，立吐迷度子婆闰为瀚海都督。这是唐朝用武力干预维持部落的世袭制。但是当有些部落发生叛乱，唐朝无力控制局势，也承认篡位者为继承人。贞观二十二年，东北地区的奚部酋长可度者内附，被封为饶乐府都督。可度者死后，奚、契丹先后叛唐。唐朝征讨失败，无法控制二部。后来李大酺被拥立为奚部落酋长，开元二年（714），大酺请降。唐朝也承认李大酺的地位，封他为饶乐都督。这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世袭，羁縻统治仍然可以维持下去。

《太平寰宇记》卷 79 记载剑南道姚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州时说：“其为刺史，父子相继，无子即以其党有可者公举之。”唐朝也承认由部落推举的继承人。如果酋长无后，引起内部争执，则由唐朝政府出面裁决。开元十年（722），黔中大酋长谢元齐死，“诏立其嫡孙嘉艺袭其官爵”^①。这是很特殊的。黔中羁縻州地处偏僻，对唐朝政府来说不甚重要，何以要中央下诏册立继承人呢？只能解释为谢元齐无后，子弟争夺，一场内乱即将来临，只好由黔州都督府上报，由朝廷来裁决，以避免内乱。

羁縻州刺史如果不能履行职责和对唐朝的义务，唐朝也可以下令废除其继承权。《全唐文》卷 285 有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撰《敕当州别驾董愆运书》、《敕当、悉等州羌首领书》。剑南当州别驾董愆运的父亲，原当州刺史，因酗酒被唐朝官员王昱上书奏报朝廷，董上书申诉，遭到张九龄的训斥：“卿久袭冠带，复拘法式，宁不知此，犹且有词？至于卿身，合承刺史，比来未授，亦

^① 《旧唐书》卷 197，南蛮传。

则有由。卿若能自励，从此改修，父亡子及，终不失旧。”这段话的意思是，董氏父子虽是羌人酋长，亦必须遵守唐朝法令。如有过失，唐朝有权废除其父子世袭特权，重新委派他人担任刺史。张九龄派王承训前往当州处理，引起悉、柘、静、维、翼诸州首领不安。张九龄又发敕书，抚慰诸部：“卿等祖父以来为国守境，皆尽忠赤，防捍外蕃”，反映了这些羁縻州的作用。并声明当州的事不会波及其他诸州，“既是子孙久袭冠带，各守先业，是得坦然，何所忧虞？”只要这些部落首领忠于唐朝，唐朝承认其刺史世袭制。

在一些设置羁縻府州的部落，除了授予酋长都督、刺史的唐朝官号外，仍允许他们保留部落旧制。如回纥酋长吐迷度被唐朝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然私自号可汗，署官吏，一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内宰相三，又有都督、将军、司马之号。”^①高宗显庆年间，平阿史那贺鲁，于天山以北西突厥故地设崑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骠骑大将军、崑陵都护。以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骠骑大将军、濛池都护。”^②对唐朝来说，二都护受制于安西大都护府。对诸部落，二都护又兼有可汗称号。可见羁縻府州实行蕃汉双重官制，目的在于维持部落习俗，便于统治。

一般说来，羁縻州是以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落设置，由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但也有个别例外，内附部落也有列为正州的，正州刺史也有部落酋长担任的。

《元和郡县志》关内道丰州：“贞观四年，突厥降附，又权于此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以史大奈为都督。”蕃户即内附的部落民众，但史大奈虽是突厥人，却不是蕃部酋长。据

①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0。

《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隋炀帝大业年间，史大奈即归中国，事隋、唐二期为武将，他出任丰州都督，是唐朝委派他守护边防，所以虽领蕃户，也是正州。

凡被任命为羁縻府州都督、刺史的蕃部酋长，依唐朝官制发给印契、告身和笏版。贞观二十二年平薛延陀，以回纥等部置府州13，“拜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给玄金鱼以为符信，又置燕然都护以统之”^①。以后各道羁縻府州，都由唐朝政府授以州印。前引《旧唐书·西戎党项传》，肃宗宝应元年（762），党项归顺州部落等十州，“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州印，希让以闻，许之”。《宋史·蛮夷传一》，“淳化二年，知晃州田汉权言，本管砂井步夷人粟忠获古晃州印一钮来献”。晃州是唐黔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州，印当为唐朝所颁。《唐会要》卷73有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安南都护马植上表，奏管内有部落酋长杜存诚，管户四乡，“丁口税赋，与一郡不殊。伏以吏貊不识书字，难凭印文。从前征科，刻木权用，伏乞给发印一面，令存诚行用。”马植上表得到批准，但杜存诚被委任何官，史无明文。由此看来，在关内、山南、黔中、岭南诸道，都有授予羁縻州部落酋长印符的记录。

州印之外，还授予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告身。告身是唐朝政府在朝集铨选时发给官吏本人的委任状。按《新唐书·选举志下》，凡铨选合格的官吏，“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唐会要》卷73引开元四年三月四日敕：“诸都护府史，并令于管内依式简补，申所司勘贲，然后给告身。”羁縻府州是“著于令式”的，这个诏书是责成都护府长史挑选羁縻府州都督判史人选，报朝廷审批，发给告身授官。《宋史·蛮夷传四》：“雅州西山野川路蛮者，亦西南夷之别种也。距州三百里，有部

^① 《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铁勒传。

落四十六，唐以来皆为靺鞨州。太平兴国三年，首领马令膜等十四人上唐朝敕书告身凡七通，咸赐以冠带，其首领悉受官以遣之。”这些告身应是唐雅州都督府所授。

唐朝官员，按品给笏版。靺鞨府州首领亦同。太宗贞观二十二年，结骨酋长失钵屈阿栈入朝求官，曰：“执笏而归，诚百世之幸。”被太宗授以坚昆府都督。^①说明靺鞨府州首领与唐朝官员享受同样待遇。

第二节 唐朝政府对靺鞨府州的管理

从上一节的叙述中我们看到：靺鞨府州的职官制度，与内地正州没什么不同。唐朝地方官吏的品阶、印信制度，在靺鞨州同样实行。不同的是，唐朝政府对靺鞨府州的管理和控制，与正州有很大区别。

《资治通鉴》说：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复置安东都护府，擢豪酋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所谓“华官参治”的具体内容，就是唐朝政府委派一批官员担任靺鞨府州的参军、佐史，对部落酋长起协助和监督的作用。朝鲜古籍《三国史记》卷7记咸亨元年（670）六月，“高丽谋叛，总杀汉官”。仪凤元年（677）二月，唐朝“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②。可见唐朝平定高丽，置安东都护于平壤的一段时间内，在管下诸靺鞨府州中曾普遍设华官参治。

实际上“华官参治”靺鞨府州的制度，在贞观末年已开始实行了。只是当时还不太成熟。

^① 《资治通鉴》卷199。

^② 《资治通鉴》卷202。

贞观二十年（646）八月，漠北诸部酋长遣使见唐太宗，“乞置汉官”^①。二十一年置府州，诸部“又请属文人，使为表疏”^②。于是太宗下令“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③贞观末重置云中、定襄二都督府，后隶于单于都护府。突厥酋长舍利元英曾为云中都督。王立本曾任单于都护府长史^④，崔余庆在显庆年间任定襄都督府司马^⑤。

到唐高宗时，“华官参治”的羁縻统治方式作为一项定制，在许多地区实行过，唐代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零星史料，以资证明：

河北道：

《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尹讳歧，以明经擢第，又授师州录事参军。以贞观十八年终于渔阳郡官舍。”

《文苑英华》卷 928 张九龄撰《玄州司户参军吕府君碑》：“公讳处真，起家授玄州司户参军。天册二年遇疾终于家。”师州、玄州为营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州。

千唐志《大唐故邵武县令靳君墓志》：“君讳勋，麟德元年释褐带方州录事，俄转进礼州司马。”带方州属安东都护府。

陇右道：

吐鲁番出土阿斯塔那 239 号文书《唐西州高昌县成默仁诵经疏》：“成默仁，前任别敕授焉耆都督府录事。去景龙四年制改授沙州寿昌县令。”焉耆府属安西都护府。

剑南道：

《全唐文》卷 295 韩休撰《赠邠州刺史韦公神道碑》：“公讳

① 《旧唐书》卷 3，太宗纪。

② 《资治通鉴》卷 198。

③ 《旧唐书》卷 195，回纥传。

④ 《旧唐书》卷 194 上，突厥传。

⑤ 《旧唐书》卷 81，崔敦礼传。

钩，（景龙年间）以亲累出为晏州嵯峨县丞。”

《大唐故青州司仓参军赵府君墓志》：“公讳克廉，制检校糜州司户。”晏州属泸州都督府，糜州属戎州都督府。

《新唐书·南蛮传上》：“弄栋蛮，昔为褒州。有首领为刺史，误杀其参军，挈族北走，后散居磨些江侧。”杀了一个参军吓得举族迁徙，此参军为唐朝命官无疑。

黔中道：

《大唐故郾鄂府司马杜君墓志》：“君讳才，释褐任弄州汤罗县尉，俄转庄州南阳县尉。以开耀元年终于洛阳私第。”庄州属黔州都督府。弄州不见于记载，待考。

从以上列举的史料中发现一个问题：凡有华官参治的羁糜州，都是内附于边州都督府境内定居的或有固定治所的。游牧部落居住的北庭都护府管辖区域没有一个实例。前述贞观末于漠北诸部署长史、司马，除了崔余庆在内附的定襄府任职，也没有实例证明漠北诸游牧部落有华官参治。看来在迁徙无常、无固定治所的地方，很难设固定的唐朝官吏，而采取了其他方法。

唐朝文献中有不少朝廷或都护府派遣使节，不定期地前往游牧部落处理内政的记载。唐太宗时，崔敦礼作为唐朝使节，“频使突厥，（贞观）二十年，又奉诏安抚回纥，铁勒部落”^①。设官也好，出使也好，都是唐朝实行羁糜统治的方式。这些使节和官员有哪些职责，执行什么使命呢？

1. 处理部落重大事件，如吊丧、立嗣。贞观二十二年，“瀚海都督回纥吐迷度为其下所杀。诏敦礼往就部落安辑之，因立其嗣子而还”^②。

2. 招抚、安置内附部落。高宗永徽三年（652），薛延陀残部自漠北南下内附，遣崔敦礼出使茂州，“发薛延陀余众渡河，

① ② 《旧唐书》卷 81，崔敦礼传。

置祁连州以处之”。^①

武后圣历初，北庭突骑施酋长乌质勒表示归顺唐朝，以解琬充使“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便宜，蕃人大悦”。^②

3. 调解羁縻部落与唐朝地方政府的冲突。开元四年（716），杜暹“迁监察御史。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等不叶，更相执奏，诏暹按其事实。（杜）承诏复往碛西，因人突骑施，以究虔瓘等犯状”。^③ 由于杜暹执法公允，缓和了冲突，受到突骑施部落拥戴。

4. 推行汉化政策。《太平寰宇记》记唐岭南邕州都督府管下左右江 22 个羁縻州：“并是羁縻卓牌州，承前先无朝贡，州县城隍不置立。司马吕仁高，唐先天二年奏：奉敕差副使韦道楨等巡谕，劝筑城隍。其州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承其劝谕，应时修筑。自后毁坏，不复重修。”吕仁高不顾当地少数民族习俗，强迫推行汉化政策，结果没有成功。

剑南、岭南道的边州都督府，定期召集羁縻州首领赴府，名为赏赐抚慰，实则是一种监督、管束的方式。《太平寰宇记》开列姚州都督府管下诸州，后注：“右上件羁縻州除没落云南蛮界一十五州，其余虽有名额，元无城邑。或因春秋有军设则追集赴州，著夏人衣服。无税赋以供官，每年使司须有优赏，不拘文法。”

也有不定期的召集。每逢都督府宣敕，或当道节度使、经略使巡视，则诸部酋长前来拜见。如衢州都督府管下“又有夷望、鼓路……十二鬼主皆隶衢州。又有奉国、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赏于衢州，然挟吐蕃为轻重。每节度使至，诸部献马，…既见，

① 《资治通鉴》卷 199。

② 《旧唐书》卷 100，解琬传。

③ 《旧唐书》卷 98，杜暹传。

请匹锦、斗酒，…及还，裘锦植马上而去。”岭南邕州都督府管下有“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①

这种召集方式，表面看来是对诸部落实行安抚，实际上是以以此来掌握诸羁縻府州的设置并加以控制，然后将情况汇报朝廷。《新唐书·地理志》说羁縻府州“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个“令式”今天已不得见，《新唐书·刑法志》曰：“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令式是唐朝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及行政法规的细则。有关羁縻府州的设置、管理制度，当然会包括在内。

令、式是制度书，不一定具体记载羁縻府州的具体名目、兴废沿革。我们在唐朝文献中，常常看到边州都督、都护的上表，述其管内诸羁縻州事宜。唐朝政府应有部门具体管理这方面的事务。羁縻府州首领不是唐朝正式职官，不在吏部管内。又“版籍贡献，不上户部”。究竟由谁负责？答曰：兵部。《旧唐书·职官志》兵部尚书下有职方郎中，“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近，及四夷之归化。凡五方之区域，都邑之废置，疆场之争讼者，举面正之。”羁縻府州及邻近蕃属国的部族、道里、置废、领地情况，都应在其掌管之内。

与职方郎中共同掌管羁縻府州事务的，还有礼部的主客郎中和鸿胪寺卿。职方郎中管理由各地报来情况，而主客郎中则负责部落首领的来往接待。《新唐书·百官志》曰：“主客郎中，掌二王后，诸蕃朝见之事。”其具体事务为：蕃州都督、刺史朝集日，按品给衣冠，负责往来的驿传、食料。外蕃使节来，给程粮。处

^① 《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

理蕃客的宿卫、市易、继袭等事，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使绝域者还，上闻见及风俗之宜，供馈赠贖之数。”前述显庆三年，王名远出使吐火罗置州县，回来后撰《西域国志》60卷，述其见闻及置府州情况，主客郎中按其职责，也应参与其事。

鸿胪卿，负责接待蕃客及使者。《唐会要》卷63《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曰：“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子名报。”《新唐书·百官志》兵部职方郎中：“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鸿胪卿将了解的外蕃情况分别转送史馆和兵部职方郎中，加上职方郎中和主客郎中各自掌握的情况，唐朝政府对各地羁縻府州的情况就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可以想象，《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的专篇，就是根据这几方面的材料汇集而成的。

第三节 都护府对羁縻府州的军事管制

上一节列举的唐朝政府对羁縻部落实行的管理制度，都具有怀柔、安抚的性质。如果认为唐朝对少数民族部落仅是实行安抚，那就错了。唐朝政府以羁縻府州隶属于诸都护、都督管下，本身就具有军事管制的性质。

贞观二十二年，西突厥分裂，阿史那贺鲁率部落内附于庭州，贞观二十三年，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都督，隶于安西都护。这是唐朝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的第一个羁縻都督府。当时唐朝四处开拓疆土，无力再派重兵直接控制天山以北地区。于是唐太宗召李靖一起商量对策，“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府，以隶安西都府，番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饷，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

者，散守保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① 李靖的方针，是让阿史那贺鲁代唐朝控制这一地区，而唐朝军队则集中在某些军事据点内，进行监视。李靖的方针为后来唐朝在西域的军事管制定下了基调。

《新唐书·百官志》中，叙述都护的职责是“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诸都护府、都督府都掌管着不同数量的军队，或驻守于治所，或分驻于诸羁縻府州附近。以安西都护府为例，《旧唐书·地理志》曰：“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但考古发现表明唐朝驻军与龟兹都督府不在一地。黄文弼先生在库车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这样一个情况：龟兹城遗址在今库车城的东郊，古城墙遗址周长约七公里，从出土遗物看这里是唐代龟兹国都，也就是羁縻龟兹都督府所在。在东城墙内有麻札甫塘遗址，出土许多唐钱，“若把这些遗迹与历史记载联系起来看，可以说这个城是唐朝在龟兹所建立的一个政治中心区，或许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在龟兹大城遗址之外，西南距麻札甫塘约三公里的地方，有明田阿达古城遗址，为内外二重城，出土有“左卫率府广济府卫士□□□杂字”的汉文残纸。黄文弼先生以为：“此纸必写在显庆以后，为唐驻龟兹之士兵残籍也。因此我怀疑唐时龟兹城即在麻札甫塘，而驻兵于明田阿达。明田阿达城的结构、地理位置、形势也正与此相合。”^②

在焉耆，黄文弼先生也找到了类似的证明。今焉耆县城南有四十里城子古城遗址。遗址有二，一为喀拉马克沁古城，周2856米，有开元钱及唐人用具出土。在此古城西北角紧邻一大古城遗址，分内外二重。经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对照，“喀拉

① 《李卫公问对》。

② 《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第4章。

马克沁为唐代镇城，其西北角之大城为焉耆国王之都城”。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焉耆国都与镇城可能是同在一地，各驻一城，或同住一城，而有新老之别。”^①

黄文弼先生的考察，搞清楚了唐安西都护府与龟兹、焉耆等四羁縻都督府的关系。羁縻都督府设在其国都城內，唐朝驻军则住在都城附近的镇城內，负责保卫和监督都城。这样看来，安西四镇与四羁縻都督府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安西都护直接管辖下的军镇，后者是羁縻统治下的蕃府。碎叶、于阗也有相同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记碎叶“有保大军，屯碎叶城”。开元四年（716），杜暹“以监察御史覆屯碛西，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镇宁使刘遐庆更相讼，诏暹即按。入突骑施帐，究索左验。”^②突骑施部落，当时是羁縻焉耆州都督府，“尝屯碎叶西北界”^③。杜暹到碎叶去调查安西副都护与镇守使的冲突，这个镇守使应是碎叶镇守使。后来突骑施攻陷碎叶，徙牙帐居之，碎叶才由唐朝军镇转为羁縻焉耆州都督府治所。《全唐文》卷917 杨炎撰《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神道碑》曰：“公名和，（天宝年间）自武卫将军四镇经略副使加云麾将军兼于阗军大使，以十四载薨于镇西之馆舍。”说明唐朝在于阗镇曾有于阗军驻守。

都护府和边州都督府都有抚慰和征讨管下部落的职责。征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镇压民族分裂的行为，维护边疆安全。例如高宗显庆年间平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玄宗开元三年安西都护府军队远征拔汗那，反击吐蕃和大食对中亚地区的入侵，均属这一类。另一类则是用武力征服一些弱小部落，或镇压这些部落

① 《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第3章。

② 《新唐书》卷126，杜暹传。

③ 《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

对唐朝政府的反抗。高宗永徽元年（650）十二月，“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尝讨琰州叛獠；万岁、法兴入洞招慰，为獠所杀。”^①李孟尝先派两个羁縻府都督去诱降，为琰州部落拒绝，李孟尝便出兵征讨。当时他讨伐的不止琰州。最近出土的《唐李孟尝碑铭》曰：“贞观廿年，出使持节都督黔、思、施、费、巫、庄、充、辰、播、矩、夷、琰、蛮、柯十五州，牂州都督等府诸军事，黔州刺史。属昆、牂二州蛮夷扇动，边亭夕警，荒徼晨严。公授律徂征，随机致讨，三令既申，一举大定。”^②昆、牂二州，都是黔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州。此外，开元九年镇压兰池州康待宾起义，并于次年徙降户于河南，也属于此类。无论是哪一类的征讨，对羁縻府州的兴废都有很大影响。

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还设置过临时都护府，指挥军事行动，这就是唐高宗时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的金山都护府。

显庆年间，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设立了崑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诸羁縻府州，总隶于安西都护府下。龙朔二年（662），二羁縻都护府内乱，十姓无主，引起天山以北局势的大动荡，唐朝的羁縻统治趋于瓦解。

当时西域形势十分严峻：吐蕃侵入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由龟兹退驻西州。天山以北诸部又投附吐蕃，对唐朝守军有南北夹击之势。当年西突厥攻陷庭州，刺史来济战死，城池被毁坏荒废。唐朝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来恢复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裴行俭的西征和金山都护府的设置。

关于金山都护府的情况，历史记载很不清楚。郭平梁的《唐朝在西域的几项军政建置》，林超民的《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

① 《资治通鉴》卷 199。

② 《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5 期。

西部边疆》，以及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的《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对它做了许多研究，使我们对这个都护府的设置、作用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关于金山都护府设置的时间，有两条材料可考：一为《全唐文》卷228《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曰：“出为西州长史，又改金山都护，又拜安西大都护，西域从政七八年间，穷荒举落，重译向化。”按《旧唐书·裴行俭传》，贬西州长史在高宗显庆二年（657），拜安西大都护在麟德二年（665）。显庆二年初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隶安西都护之下，显然没必要重叠设置金山都护府。金山都护府的设置应在龙朔二年濛池、崑陵二都护府瓦解后至麟德二年之间的三年内。

又《新唐书·王方翼传》：“裴行俭过遮鬲，奏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徙故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方翼筑碎叶城，未几，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裴行俭西征在高宗调露元年，至碎叶，平定阿史那都支和遮鬲的叛乱。在此前后，王方翼、杜怀宝先后担任金山都护，从二人调换职务来看，金山都护府应治庭州，由庭州刺史兼领金山都护。

金山都护府之所以记载不明，因为它是在崑陵、濛池都护府瓦解后，为了平定天山以北的叛乱，重建唐朝统治而设置的临时性机构。当平叛完成后，就不再有金山都护府的称号了。

第四节 册封与纳质

册封，就是皇帝派遣使节，给某个蕃部落的首长或继承人命名一个封号。这一类的记载很多，但是否属于羁縻统治的方式之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必须明了册封的意义和目的。

我们前面谈到，唐初在北方游牧部落设置羁縻府州，实行蕃汉双重官制。对唐朝称为都督刺史，对本部落仍沿用可汗旧制。

可汗的称号，需要得到唐朝的册封，才名正言顺。对蕃部来说，请求册封是以小事大的礼节，也是求得唐朝承认和庇护的一种手段。唐朝则通过册封来笼络部落酋长，达到羁縻统治的目的。

唐太宗、高宗时代，是羁縻统治最有力的时期。一些大部落的酋长，虽被封为可汗，但唐朝给他们的勋官称号从未超过三品大将军。突骑施酋长乌质勒，高宗时内附仅为贺莫达干、嗚鹿州都督，中宗神龙年间被封为怀德郡王，开了蕃部酋长封王的先例。其后玄宗开元年间，皮逻阁被封为云南王，大祚荣被封为渤海郡王，但历史事实表明，他们与唐朝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唐高宗在天山以北设置的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在武则天时代已名存实亡。突骑施部落取而代之。首领乌质勒，原是濛池都护斛瑟罗下的部落首领，后逐渐强大，“其下置都督二十员，各统兵七千人，尝屯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至西、庭州。斛瑟罗以部众削弱，自则天时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①突骑施统一天山以北西突厥十姓部落，取代西突厥成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唐朝无力派军队直接占领，只得借助突骑施的力量，所以才封乌质勒为王，乌质勒死后，其子娑葛袭封。中宗景龙二年（708），娑葛杀唐使者，攻陷安西都护府。又上书申冤，声称造反是为唐朝官员所迫。中宗赦免娑葛，还册封他为十四姓可汗。如果娑葛是唐朝直接控制下的羁縻府州首领，唐朝根本不会对他如此宽容。这个道理，周以悌曾对想投靠唐朝的突骑施将领阙噉忠节说得很清楚：“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众故也。今脱身入朝，一老胡耳。岂惟不保宠禄，死生亦制于人手。”^②

①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二年。

武则天时，李尽忠、孙万荣带领奚、契丹部落反唐，使唐朝在东北的羁縻统治趋于瓦解。营州都督府管下的羁縻州部落只有一些残部入徙幽州。开元四年（716），奚、契丹酋长来降，重置松漠、饶乐二都督府，但是与唐朝的关系已大不如前。唐朝只是册封二部的酋长，对其内部事务则无权干涉。每逢更选首领，无论正常即位，还是阴谋篡夺，唐朝都予以承认。例如开元六年，松漠都督李失活死，从父弟娑固代统其众，玄宗遣使册立。尔后大臣可突于赶走娑固，立娑固从父弟郁于为主，玄宗“令册立郁于，令袭娑固官爵，仍赦可突于之罪”。后郁于病死，弟吐于受册立袭爵，又为可突于驱逐。可突于立邵固为主，又得到唐朝册立。

所以，开元时期将周边几大部族首领册封为王，反映了这些部落的强大已达到独据一方，唐朝无法用武力征服的地步。所以册封成了笼络他们的手段，而不是统治下的恩赐。

但是尽管如此，册封的目的还是为了控制这些大部落，以保证边境安全。唐朝配合册封还实行过和亲政策。开元、天宝之际，玄宗几次出降宗室公主与契丹、奚首领通婚。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

开元五年（717），以永乐公主出降契丹首领李失活，以固安公主出降奚首领李大酺。

开元十一年，以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出降契丹首领李郁干。

开元十四年，以东华公主妻契丹首领李邵固，以东光公主妻奚首领李鲁苏。

和亲政策本身，是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无力直接统治或进行军事征服时，转而采用的一种安抚手段。我们看到高宗时初置松漠、饶乐二府，并没有用和亲政策，表明契丹、奚与唐朝的关系，在玄宗时确实与以前不同。但是公主下嫁除去拢络的目的外，还有监视其部落的意图。开元十八年，“契丹衙官可突于杀

其主李召（邵）固，率部落降于突厥，奚部落亦随众西叛。奚王李鲁苏来奔，召固妻东华公主陈氏与鲁苏妻东光公主韦氏并投平卢军。”^① 玄宗闻讯，发河北兵马讨伐。在此之前，“鲁苏牙官塞默羯谋害鲁苏，翻归突厥。（固安）公主密知之，遂设宴诱，执而杀之。上嘉其功，赏赐累万。”^②

纳质，即蕃部酋长遣子入朝留宿卫制度。唐朝皇帝常常命令蕃部酋长派子弟入朝，被唐朝封以将军郎将称号，留作宿卫。也有蕃部子弟前来朝贡被留宿卫的。这些子弟作为人质，被唐朝用来控制蕃部酋长，使其不得反叛。如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后，以突利可汗弟结社率入朝为中郎将，后因谋反被杀。当时入朝的酋长“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③。据突厥文《曷欲谷碑》自述：“我，英明的曷欲谷，本人受教于唐朝，（那时）突厥人民臣属于唐朝。”^④ 结社率反叛事件发生后，太宗才下令让诸部酋长返回故地，而以其子弟入朝。太宗逝世，高宗立即令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之子啞运入朝，防其反叛。

留宿卫原是一种荣誉，《新唐书·百官志》说：武德、贞观时重资荫，只有贵族官僚子弟才有资格宿卫，“其后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流外虽鄙，不数年给禄廩。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这时再让蕃部子弟充宿卫，纯粹是当人质。而外蕃子弟仍不断入朝，目的是想学习中国制度和文 化。在一些边州都督府，也曾有过类似情况。如唐宪宗时，韦皋任剑南节度使，“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

① 《旧唐书》卷 8，玄宗纪。

② 《通典》卷 200，边防十六，契丹。

③ 《旧唐书》卷 194 上，突厥传。

④ 耿世民译文。

悦羈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①这也是唐朝实行羈縻统治的一种方式。

但是要指出，册封和纳质并不仅是唐朝控制羈縻部落的方式，对一些不曾属于唐朝管下的外蕃和外国，也曾接受唐朝的册封和遣子入侍。甚至一些任正州刺史的部落酋长，也要遣子入侍。如岭南道高州总管冯盎，于贞观五年（631）被征入朝，^②作为人质加以控制。在这方面，羈縻部落与外蕃部落，没有什么区别。

第五节 朝贡关系探讨

朝贡是唐朝周边诸蕃属国与唐朝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在文献记载的朝贡国中，有一部分是唐朝曾设过羈縻府州的。我们从西域地区入手，探讨两个问题：(1)朝贡的性质。(2)朝贡与羈縻统治的关系。

唐朝对朝贡有完整的规定。《太平寰宇记》卷200《杂说并论》曰：“西番诸国通唐使处，悉置铜鱼。雌雄相合，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在内，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者，赉第一鱼。余月准此，闰月即赉本月面已。校与雄合，乃依常礼待之，差谬即推按奏闻。”

验明来使身份，总管接待事务的是礼部的主客郎中。据《新唐书·百官志》：“主客郎中掌诸蕃朝见之事。殊俗入朝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朝集日，视品给以衣冠、袴褶。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诸蕃，则给度碛程粮。”接待外国来使的鸿胪寺要询问收集蕃国的情况，并

^① 《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三年。

^② 《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五年。

通报兵部职方郎中，已见前述。唐朝使节外出，也同样要将经过情况上报。这样，唐朝对西域的情况就了解得相当详细。《新唐书·地理志》曰：“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若将臣之所征讨，敕使之所慰赐，宜有以记其所从出。”

来长安朝贡的不一定都是国家使节。有不少西域商人看到唐朝政府为朝贡者提供食宿及各种优待，便纷纷打着朝贡的旗号住在长安，长期不返，后来居然成了唐朝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滞，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乃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处之。动经十岁，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度支廩给，其费甚广。”^①

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在《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一书中，综合了《新唐书》、《旧唐书》本纪和西域传、西戎传，《册府元龟》的朝贡、褒异二门中有关朝贡的记载，开列了一个详细的《西域诸国朝贡表》，列出编年记。因原文太长，引用不便，今简化统计如下：

国名	朝贡次数	起止年代	朝贡次数最多年代
高昌	10	武德二年——贞观十三年	贞观
焉耆	11	贞观六年——天宝七年	贞观
龟兹	14	武德元年——天宝七年	贞观
疏勒	8	贞观九年——天宝十二年	贞观
于阗	16	贞观六年——天宝七年	贞观
天竺	20	贞观十五年——开元十九年	开元
尉宾	19	武德二年——乾元元年	贞观、永徽、天宝

^① 《资治通鉴》卷225，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续表

国名	朝贡次数	起止年代	朝贡次数最多年代
康国	31	武德七年——大历七年	贞观、开元、天宝
安国	18	武德——乾元二年	开元、天宝
曹国	7	贞观十六年——天宝四年	永徽、天宝
石国	21	贞观八年——天宝十四年	开元、天宝
米国	7	开元六年——天宝五年	开元
何国	2	贞观元年——十五年	贞观
史国	5	贞观十六年——天宝五年	开元
拔汗那	22	显庆元年——宝应元年	天宝
吐火罗	28	贞观九年——乾元元年	开元
怛怛	1	天宝七年	
帆延	1	贞观初	
石汗那	2	开元二十一年——天宝十三年	
识匿	4	贞观二十年——开元十五年	开元
护密	10	调露元年——乾元元年	开元
俱密	5	贞观十六年——天宝十年	开元、天宝
骨咄	5	开元十七年——天宝九年	开元
波斯	26	贞观十三年——大历六年	开元、天宝
西突厥	25	武德二年——开元二年	贞观
葛逻禄	6	天宝四年——十二年	天宝
突骑施	20	圣历二年——乾元二年	开元、天宝

按我们通常的想象，与唐朝关系最密切的蕃属国，来往必定频繁，朝贡次数也一定最多。反之则表明关系疏远。从上表我们

发现。与唐朝关系最密切的蕃属国，朝贡记录反而少。高昌于贞观十四年被唐朝征服，改为西州，姑且不论。安西四府的焉耆、疏勒、龟兹、于阗在贞观二十二年第一次开置四镇前，朝贡频繁，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到天宝十四载（755）110年间，各有零星的四五次朝贡。与之对比的是，与唐朝没有直接蕃属关系的波斯、天竺，朝贡记录很多，而且间隔的年数也很均匀。如果以朝贡来确定唐朝与这个蕃国关系的亲疏，显然解释不通。

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我们以突骑施为例。高宗显庆二年，以突骑施部为唃鹿州都督府，隶于唐朝羁縻统治之下。至唐中宗神龙年间，突骑施统一天山以北诸部。这一段时间，只有两次朝贡记录。而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突骑施有17次朝贡。对于这种关系的变化，《资治通鉴》卷211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突骑施首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部众浸强，虽职贡不乏，阴有窥边之志。

“职贡”与“朝贡”，显然不是一个概念。羁縻府州虽与正州不同，也有向唐朝提供赋税的义务。《大唐六典·户部尚书》曰：“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轻税诸州。远夷则控西域胡戎之贡献焉。”但交纳赋税的形式与正州不同。《新唐书·西域传上·焉耆传》曰：“武后长安时，以其国小人寡，过使客不堪其劳，诏四镇经略使禁止僭使私马，无品者肉食。”为过往使者、军队提供食宿和租用私人马匹，可能就是焉耆对唐朝的贡赋形式。突骑施的职贡则是以和市的方式向唐朝提供马匹。玄宗开元十四年，“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敕，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突骑施可汗苏禄大怒，发兵寇四镇。”^①这种和市显然带有义务性质，是突骑施向唐朝交纳赋税的一种方

^① 《资治通鉴》卷213。

第四章 羁縻府州对唐朝的义务和贡赋

第一节 军事征发

在这一节里，我们谈谈羁縻府州对唐朝的军事义务。

《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记载了唐太宗与李靖的一段对话。贞观二十年（646），“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座。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尔等讨薛延陀，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朕皆从其请。延陀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勣讨之。今北方悉平，然诸部落蕃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凡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为汉戍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李靖的意思，是让羁縻部落保留自己的军队，如有战事，则让部落兵换上唐军旗号，一起出征。后来的事实证明，出征是羁縻府州对唐朝应尽的义务。

《旧唐书·职官志》曰：“符宝郎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八曰天子信宝，发番国兵则用之。”唐初的几次大征讨，均有羁縻部落出兵协助。太宗贞观十八年七月，“上将征高丽，秋，七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形势。”^①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丽，突厥部落酋长、右卫大将军李思摩随军前往。在进攻安市城时，

^① 《资治通鉴》卷197。

太宗“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以突厥千骑尝之，虏常以靺鞨锐兵居前，社尔兵接而北”^①。突厥文《阙特勤碑》叙述说：“突厥人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臣属于唐朝皇帝，（并为他们）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离可汗那里，在西方，一直打到铁门。”^②莫离可汗，即高丽首领泉盖苏文。贞观十六年（642），盖苏文杀高丽王，“自为莫离支，其官如中国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也。于是号令远近，专制国事”^③。由此看来，在征高丽的战争中，突厥兵为唐朝出力不小。

高宗调露元年（679），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支和李遮旬发动叛乱，侵安西都护府，裴行俭奉命征讨。他到西州，召集豪杰子弟千人为随从，又“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近得万人”。裴行俭带领一万多人的军队，奇袭并生擒阿史那都支。“因传其契箭，悉召诸部酋长”，迫使李遮旬投降。^④裴行俭能够取得成功，全靠了西域诸羁縻部落酋长出兵协助。

需要指出，少数民族部落出兵协助唐朝征战，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做为羁縻部落，必须服从唐朝调遣。唐朝用蕃兵作战，其实是以夷治夷，让部落间互相残杀。让东突厥人、回纥人去进攻西突厥，让东突厥、契丹、靺鞨人去进攻高丽，又让回纥人去打东突厥人，而唐朝兵马则损失很少。这肯定会引起民族仇恨。《阙特勤碑》中叙述自己为唐朝出征的情况，自问道：“突厥一般黑民皆我之国民也，皆言今我国安在？我等为何国征伐？我等乃自有其可汗之人民，今我可汗安在？我等所臣事之可汗为谁？彼等既有此悖心，遂起而与大唐天子为敌。……唐国不但不思助我

① 《新唐书》卷220，东夷高丽传。

② 《阙特勤碑》，耿世民译文。

③ 《资治通鉴》卷196。

④ 《资治通鉴》卷202。

等，且愿屠杀突厥人，绝其子孙，幸此恶念皆告失败。”^①后突厥的兴起，使唐朝在漠北设置的羁縻府州全部丧失，就是唐朝以夷治夷政策的一大失败。

唐朝还将内附的部落降户编入军队。《唐六典·户部尚书》曰：“高丽、百济应差征镇者，并令免课役。”同书卷五兵部尚书又记：“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这些高丽兵从何而来？太宗征高丽，曾“简僊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②。高宗总章元年九月，李勣拔平壤，“移其户二万八千人于内地”^③。《旧唐书·高仙芝传》曰：“高仙芝，本高丽人也。父舍鸡，初从河西军，累劳至四镇十将，诸卫将军。”秦、成等六州，是陇右节度使管辖之内。这些高丽兵，显然是从内附的高丽降户中简选来的。他们已不是羁縻部落军队，而是唐朝正规军的一部分。羌兵，文献中没有交代，从其驻防的地域来看，应该是从内附的党项羌部落中抽调的。

内附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有为唐朝驻守边防的义务。贞观年间，唐太宗把东突厥内附部落安置于黄河北岸，就是要让突厥人为唐朝守卫北方。正如突厥酋长阿史那思摩所说：“世世为国一犬，守吠天子北门。”^④

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敕当、悉等州羌首领书》曰：“当、悉、柘、静、维、翼等州首领百姓等，卿等祖父以来为国守境，皆尽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赏相继。”^⑤以上诸州在剑南西山，以内附的党项羌部落置，职责是防御吐蕃。

安南都护府地处悬远，是唐朝军事防守的薄弱地区，由于从

① 《阙特勤碑》，韩儒林译文。

② 《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③ 《唐会要》卷95。

④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

⑤ 《全唐文》卷285。

内地调兵十分困难，当地长官命令少数民族部落与唐朝军队共同防守。《资治通鉴》说峰州：“有林西原，其旁七馆洞蛮，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①裴行立任安南经略使，有杜英策、范廷芝，“皆谿洞蛮也，隶于军”^②。元和年间，杜英策被委任为安南副都护，协助都护张舟修筑安南府新城，维护了安南的安全。杜英策的后代杜存诚，自文宗开成年间至宣宗大中年间协助守卫安南。安南都护马植上奏曰：“当管经略押衙兼都知兵马使杜存诚等，管善良四乡，并是獠户。杜存诚祖父以来，相承管辖，其丁口赋税，与一郡不殊。”^③

唐朝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发，仅限于都护府、都督府直接控制下的羁縻部落，对那些地处遥远，仅在名义上羁縻于唐朝的蕃属国，其助唐出兵的请求往往被拒绝。天宝元年（742），昭武九姓之一的西曹国王上疏请求：“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但被唐玄宗拒绝。^④

第二节 贡赋与徭役

羁縻府州是否向唐朝交纳贡赋？从《新唐书·地理志》看：“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许多人以此论断羁縻府州不向唐朝交纳贡赋。但《唐六典·户部尚书》曰：“凡诸国蕃戎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以上为上户，七等以上为次户，八等以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以上者，上户丁输羊

① 《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② 《新唐书》卷129，裴行立传。

③ 《唐会要》卷73。

④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

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口共一口（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凡岭南诸州税米者，上户一十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轻税诸州。”这样看来，羁縻府州又是承担赋税的。如何解释这两条相互矛盾的史料呢？我认为还是要从“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这个前提入手，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实际例证来说明问题。

贞观二十一年，以漠北诸部置瀚海等6府7州，“岁贡貂皮以充租赋”^①。在安西都护府，“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②。其具体内容不太清楚。《新唐书·西域传上附焉耆传》曰：“武后长安时，以其國小入寡，过使客不堪其劳，诏四镇经略使禁止僦使私马，无品者肉食。”僦即僦人，《旧唐书·职官志》曰：“凡军镇大使、副使已下，皆有僦人、别奏以从之。”就是边将的随从人员。安西四镇，使节往还频繁。供给这些使者食宿马匹，是焉耆都督府对安西都护府承担的义务。乘私马，就是百姓承担的徭役。使节乘私马，百姓还能负担，若使节随身的众多侍从都要供给马匹，则是百姓无法承担的重负。故请求减免。

所谓岭南“夷獠之户”“半输”，就是岭南桂、邕二府及安南都护府管下诸羁縻州户口，按唐朝租税额的半数交纳。《资治通鉴》卷203武后垂拱二年记载：“岭南俚户旧输半课，交趾都护刘延祐使之全输。俚户不从，延祐诛其魁首。其党李思慎等作乱，杀延祐。”

刘延祐被杀，并未使唐朝免除安南府羁縻州的赋税。文宗开成三年（838），安南都护马植奏：“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自臣到镇以来，晓以逆顺，今

① 《资治通鉴》卷198。

②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论。

诸首领愿纳赋税。”他又列举管内杜氏家族的情况说：“杜存诚等管善良四乡，并是獠户。其丁口赋税，与一郡不殊。”^①四个乡的赋税额相当于安南管下的一个正州，赋税额肯定不会太低。

岭南道桂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州如何交纳赋税，唐代文献没有具体记录。《舆地纪胜》卷122引《宜州图经》曰：“羁縻州有州县无廨宇，所有租赋，宜州差人催督，皇朝因之。”所谓“皇朝因之”，就是宋承唐制。

剑南诸都督府管下羁縻州，也要向边州都督交纳赋税。《王仁求碑》说王在河东州“开其资财之道，颡川泽之制，管山林之饶。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贡税”。所谓“事上贡税”，是指河东州向嵩州都督府交纳租税。只有一些远在深山，交通不便，与唐朝很少往来的羁縻州，才免交租税。《太平寰宇记》载泸州管下羁縻州“纳、兰、顺、宋四州输纳半税，其余州在边徼溪洞，不伏供输”。这些州是“萨、定、巩、高、奉、浙六州，隔在山后，有远去五日程者。晏与思峨虽在唐羁縻，然贡赋版籍不上户部”。

羁縻州向唐朝交纳多少贡赋，没有一个明确规定。这正好给边州都督可乘之机，重敛苛剥，掠夺少数民族百姓。武后时，张柬之上疏曰：“今姚府所置之官，既无安边静寇之心，又无（诸）葛亮且纵且擒之计，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②姚州都督府官员不但任意加重租税，而且让羁縻州百姓承担繁重的徭役。睿宗景云年间，监察御史李知古在姚州“请以兵击姚州西洱河蛮，既降附，又请筑城，重税征之”，终于引起反抗，李知古被杀，姚、嵩路断。^③《南诏德化碑》说玄宗时

① 《唐会要》卷73。

② 《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

③ 《旧唐书》卷102，徐坚传。

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越巂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役重赋繁，政苛人弊”。碑文历数唐朝官员六大罪状，其中之一是：“重科白直，倍税^三粮，征求无度，务欲弊我。”^①白直，即在官府服役的杂差。《唐六典·户部尚书》：“凡州县官僚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以下类减）……九品四人。凡州县有公廨，白直及杂职两番上下，执衣三番上下。边州无白直执衣者，取比州充。”姚州都督府管下的羁縻州百姓既要承担平时的租赋，又要额外供给边州军粮，还要承担繁重的筑城、修路、官府听差等徭役。比起正州百姓，还要痛苦得多。

关内道北部单于都护府和灵、夏二都督府管下羁縻部落，也受到边将的压迫剥削。开元初，唐朝边将苛剥诸羁縻部落事，时有发生，以致玄宗于开元五年下诏斥责他们“所视唯利，放纵部曲，阿容子弟；此乃求鹰鹯以驯乳，使豺狼以掌牧；欲其辑宁，庸可得也”！^②但情况并未好转。开元九年，“兰池州州胡苦于赋役，诱降虏余炆，攻夏州反叛”^③。由此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少数民族起义。

唐朝政府对羁縻部落是否承担赋税徭役，的确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羁縻府州既在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的管制下，除交通往来极为不便的少数地区外，大多数羁縻州都要向边州都督和都护交纳赋税，并承担徭役。因为唐朝政府没有具体的数额规定，边州都督府的官吏往往任意加税，或过度驱使羁縻部落民众承担重役，这是引起羁縻府州动乱的一个主要原因。

① 《全唐文》卷 999。

② 《唐大诏令集》卷 107，《诫励诸军州牧将诏》。

③ 《旧唐书》卷 93，王晙传。

第五章 羁縻府州与正州间的转化

第一节 六胡州的沿革与变迁

一般说来，羁縻州的地位低于正州，中央政府对它们的控制并不严，日常事务都由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托管。但是有一些羁縻州，随着唐朝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其所在地区成了边防要地，于是受到唐朝政府重视，加强管理，由羁縻州升为正州。这样的例子发生过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地处关内道北部灵、夏二州境内的六胡州，它不但由羁縻州转为正州，而且还经历了几次反复和迁徙。

《新唐书·地理志》记其沿革曰：“宥州宁朔郡，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康待宾，迁其人于河南及江、淮。十八年复置匡、长二州。二十六年还所迁胡户置宥州及延恩等县，其后侨治经略军。至德二载更郡曰怀德，乾元元年复故名。宝应后废。元和九年于经略军复置，距故州东北三百里。”

过去谈到六胡州的沿革，总是以此为据。但是也不免产生疑问，调露元年置六胡州，以唐人为刺史，说明它是正州。既是正州，为何又要以六个降户小州设置呢？这在唐朝州县中是很少见的。《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发表的洛阳出土《唐六胡州大首

领安菩墓志》，为我们研究六胡州早期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安菩墓志名为《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文曰：“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首领同京官五品，封定远将军，首领如故。曾祖讳钵达于，祖讳系利。君时逢北狄南下，奉敕遣征，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领衙帐百姓，献馘西京。粤以麟德元年十一月，卒于长安金城坊之私第。”后由其子安金藏葬于洛阳。

安菩于高宗麟德元年去世，已有“六胡州大首领”称号，早于《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清楚地说明在麟德元年之前，六胡州就已经建立了。六胡州的初置究竟应在何时，是怎样设置的，则要以志文为依据，对照历史记载考证。

《新唐书·地理志》说，六胡州是以“突厥降户”设置的。《安菩墓志》则说这位六胡州大首领是来自中亚昭武九姓安国人。昭武九姓部落怎么会在关内道北部设置羁縻州呢？志文中的“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这句话揭开了这个奥秘。

唐初东突厥强盛时，有许多昭武九姓人移居到那里，其中一些人成为颉利可汗的亲信贵族。《旧唐书·突厥传》中说的“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指的就是这件事。贞观四年李靖进攻颉利可汗，“其大酋康苏密以隋萧皇后、杨政道降”^①。当年设置的羁縻府州中，以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他们都是昭武九姓粟特人。二州皆寄治夏州境内。按照通常的规律，他们管辖的部落应是昭武九姓部落。由于他们是与东突厥部落一起内附，所以史书上统称为“突厥降户”。这与《安菩墓志》的记载是一致的。所以，六胡州部落的内附应该是在这个时候。

六胡州部落何时成为羁縻州，《安菩墓志》没说清楚。从他

^① 《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

看，贞观四年他就有了“六胡州大首领”这个称号。我们知道当时内附部落首领全部被集中在长安，六胡州是实封还是虚封？六胡州是一个名称还是六个小州的合称，都不清楚。有一件佐证是《全唐文》卷435李至远撰《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碑文与六胡州有关。安侯名叫安附国，“其先出自安息，以国为姓。有隋失驭，中原无何，突厥乘时，雄稽沙漠。侯祖乌唤，为颉利吐发，蕃中官品，称为第二。父肱汗，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余入朝，诏置维州，即以肱汗为刺史，封定襄郡公。亦以贞观四年，与父俱诣阙下，时年一十有八。以调露二年，寝疾终于神都。次子，鲁州刺史思恭。”

安乌唤为颉利吐发，与《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颉利重用胡人相合。东突厥亡，安肱汗率部落入朝，被任命为维州刺史。这个维州不应是剑南道的维州。《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很清楚，剑南道的维州是“武德七年以白苟羌户于姜维故城置”。安肱汗内附，被授维州刺史后于贞观四年入长安，不可能长途跋涉至剑南赴任，这个维州只能是以昭武九姓部落设置于关内道的一个羁縻州。安思恭为鲁州刺史，应该是六胡州之中的一州。安附国死于调露二年（680），思恭已为鲁州刺史，说明六胡州当时是六个小羁縻州，各有刺史，是由内附的昭武九姓首领担任的。

调露元年，以唐人为六胡州刺史，是一个重大变化，表明六胡州已经由羁縻州转为正州，而不是《新唐书·地理志》所说“初置”。根据前引的调露二年安思恭仍为鲁州刺史，我认为唐朝的这次变革是把六个小羁縻州合为一个正州，以唐人刺史总领，下边仍由部落首领担任六个羁縻州刺史。耐人寻味的是，关内道北部的羁縻州已经历了两次动荡，而六胡州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加强。贞观十三年，太宗令阿史那思摩带领“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

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①昭武九姓诸州是否一同北还，尚有疑问。贞观十一年，骨利干入朝，太宗“诏遣云麾将军康苏密劳答，以其地为玄阙州”。^②说明康苏密在长安作官，并未率部落返回。安菩、安附国的墓志记载二人分别去世于长安、洛阳，也没有说他们曾率部返回漠北。

六胡州转为正州的同年，单于都护府管下的突厥阿史那温傅、奉职二部发动反唐叛乱，单于府管内 24 州皆反。唐朝出动了 30 万军队，费了很大力气才平定下去。看来六胡州并未参与其事，仍在唐朝控制之下。随着关内道北部羈縻部落的大量叛逃，后突厥的兴起，六胡州地处北部边防，地位日渐重要，转为正州是势在必行。

武后神功元年（697），后突厥默啜可汗不断袭击关内道北部。“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缿帛、农器、铁。”武后与大臣商量，“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③。这条材料唐朝史书记载不太一致，《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突厥传皆记默啜求丰、胜、灵、夏、朔、代六州降户，唯《旧唐书·田归道传》记默啜求六胡州。究竟是六州降户还是六胡州，我以为应以六州降户为是。因为其中有突厥、铁勒九姓，也包括地处灵、夏之间的六胡州。武后虽将几千降户归还默啜，却不包括六胡州部落。否则，就不会发生后突厥进攻六胡州的事件。

武后久视元年（702），后突厥南下进攻六胡州。这件事唐朝史书中都没有记载，张广达先生根据突厥文碑铭的记载，进行了

① 《资治通鉴》卷 195。

② 《新唐书》回纥传下，附骨利干传。

③ 《资治通鉴》卷 206。

周密研究，在《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刊于《北京大学报》1986年第2期）一文中，第一次论证了这件事。

《阙特勤碑》第31行说：“年十六岁时，我们率军攻六胡州（alti ċub sordaq），战而胜之，我们迎击，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

《毗伽可汗碑》第24行说：“我在十八岁时率军攻六胡州，在那里打败了他们。”

alti ċub sordaq的真正含义，历来解释不同。法国学者沙畹及我国韩儒林先生的《阙特勤碑》译文，岑仲勉先生的《毗伽可汗碑》译文，均译为“六姓昭武和粟特”。^①法国学者勒内·吉罗以此推断后突厥人在701~702年远征了西域的康居粟特人地区，^②张广达先生经过周密研究，认为这组词的真正含义是六胡州，解决了历史上一大疑难问题。

由于唐朝加强六胡州一带的防卫，后突厥的进攻没有取得成功。在神功元年（697），唐朝归还北部六州降户后，凤阁侍郎李峤建议武后“治兵以备之”。^③武后便派李峤出使六胡州，监督筑城。他在《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诗中写道：“奉诏受边服，总徒筑朔方。驱彼犬羊族，正此戎夏疆。三旬无愆期，百雉郁相望。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④

也许会有疑问，“朔方六州”是指六胡州吗？为什么不是灵、夏、丰、胜等州呢？从诗文中我们可以找出以下根据：（1）“驱彼犬羊族”，即指征发少数民族降户筑城，当时灵、夏等六州降户

① 《突厥集史》下册。

② 《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第2章。

③ 《资治通鉴》卷206。

④ 《全唐诗》卷57。

已尽归默啜，只有六胡州降户还在。(2)筑城只有30日，不可能在灵、丰漫长的边境上筑城，只能在六胡州的小范围内。(3)城北便是“大荒”，即沙漠，与六胡州所处位置相符。六胡州遗址在今毛乌素沙漠中，当时夏州北部已逐渐沙漠化，侯仁之先生曾做过详细论证。^①

《阙特勤碑》中没有突厥人掳获六胡州户口回归的记载，说明由于唐朝加强了防卫，突厥人的进攻没达到目的。也说明六胡州地位的重要。

在经历了一段安定时期后，武后长安四年(704)，六胡州“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707)复置兰池都督府，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仍分六州各为一县以隶之。”^②六胡州由正州再次降为羁縻州，而且改变了名称。按《新唐书·地理志》，兰池都督府是以党项内附部落置。当时吐蕃强盛，党项部落被迫由陇右道迁往关内道北部。为了羁縻党项部落，所以将六胡州部落与他们合并，统一管理。

开元九年(721)，“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四月，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玄宗命王晙、郭知运等带兵镇压，杀六胡州1.5万人，斩康待宾。开元十年八月，“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反，自称可汗，张说发兵追讨擒之，其党悉平。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③。兰池州都督府、六胡州都废弃了。

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因为“兰池州胡苦于赋役”^④。一般羁縻州是不向唐朝政府交税服役的，但六胡州情况不同。自定居以

①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54页。

② 《元和郡县志》卷4，新宥州。

③ 《资治通鉴》卷212。

④ 《旧唐书》卷93，王晙传。

来，六胡州人一直为唐朝看管监牧。《新唐书·兵志》曰：“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酬一游击将军。”唐朝向突厥、回纥买马，都以绢帛和市。而向六胡州市马，则只给一个徒有虚名的委任状。这是巧取豪夺，逼迫六胡州人向政府无偿献马。

再者，唐朝经常征发六胡州人从军出征。武后万岁登封元年（696），营州契丹反，唐朝“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隍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①，

此外，六胡州地区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也是造成起义的原因之一。按《通典·州郡典》的记载，六胡州“东至朔方郡（夏州）二百一十里，南至五原郡（盐州）一百四十里”。盐州即今陕西定边县。夏州即故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西北白城子。六胡州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毛乌素沙漠中。从唐初开始，这一带就逐渐沙漠化。李峤筑六胡州城诗有“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之句，元和时戴叔伦《六州胡儿歌》中也有“沙头牧马孤雁飞，风沙满眼断征魂”的描写。在这种半沙漠地带从事农牧业生产，本身就很艰苦，加上沉重赋役，自然民不堪命了。

唐朝镇压六胡州起义后，迁移五万户于河南道诸州，既不利于内地统治，也造成了关内道北方空虚。南迁的六胡州人不断逃回故地。开元二十六年（738），又“于旧六胡州地置宥州”^②，“敕河曲六州胡康待宾散隶诸州者，听还故土”^③。唐朝政府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方法，安置六胡州人。“如闻已有逃在关内诸州，及先招携在灵、庆州界者，宜委侍中牛仙客于盐、夏等州界内，

① 《全唐文》卷211，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

② 《旧唐书》卷8，玄宗纪。

③ 《资治通鉴》卷214。

选土地良沃之处，都置一州，兼量户多少置县。”^① 这次重置，使原来的羁縻六胡州转为正州。

“安史之乱”爆发，叛将阿史那从礼“说诱九姓府、六胡州诸胡数万众，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上命郭子仪诣天德军发兵讨之”^②。结果，诸胡逃离宥州，随安史叛军败退至范阳境，史思明“遣使逆招之范阳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③。“安史之乱”平定后，六州胡又迁移至河东道。德宗贞元二年，马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④。文宗太和年间，沙陀部落迁至河东，“素为九姓、六州所畏”。唐朝以沙陀酋长朱邪执宜治云、朔下废府 11，领九姓、六胡州部落^⑤。从此，昭武九姓人都被并入了沙陀部族，史书上不再有独立的“六州胡”的称呼。至于宪宗元和九年李吉甫置新宥州，其方位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比开元末的宥州又北移了 150 公里，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南乌审旗北的毛乌素沙漠中。新宥州的居民也不是六州胡，而是唐朝神策军将士并家属 9000 人。其主要任务是防御回纥、党项。这已不再是羁縻州，而是一个军镇性质的正州了。

第二节 岭南道大族豪强控制下的正州

岭南道正州的设置有两个特点：(1)虽然地处偏远，人口密度远远低于中原，但设置的州数远远超过其他各道。(2)州郡的设置很不巩固，时常发生变动，诸地理书的统计也不一致，如下表：

① 《全唐文》卷 35，《遣牛仙客往关内诸州安辑六州胡敕》。

② 《资治通鉴》卷 219，唐肃宗至德元载九月。

③ 《资治通鉴》卷 220，唐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

④ 《资治通鉴》卷 232。

⑤ 《新唐书》卷 218，沙陀传。

文献名称	州数	备注
贞观十三年大簿	53	
《旧唐书·地理志》	58	有林、景、德化、郎茫等州
《大唐六典》户部尚书	70	实记 69 州，与《通典》相同
《通典·州郡典》	71	
《新唐书·地理志》	73	大致与《通典》同，较《旧唐书》增思唐、顺、陆、汤、演、武安、庞、南登等州
敦煌《唐郡县公廩本钱簿》	68	残缺
《元和郡县志》	55	残缺

根据唐代地理文献的记载，在岭南诸州中，只有广、桂、容、邕、交（安南）五个都督府建有正式的行政机构，置府、筑城、驻军，这是控制岭南的五个军事据点。而其他正州，除韶州外，都是机构不全，处于荒陋落后的状态，我们举两方面的例证。

其一，诗人的描写。张籍形容象州曰：“瘴水蛮中入洞流，人家多住竹棚头，一山海上无城郭，唯见松牌记象州。”^①李商隐形容昭州说：“桂水春犹早，昭州日正西。虎当官路斗，猿上驿楼啼。”^②

其二，敦煌出土的《唐开元天宝郡县公廩本钱簿》，也为我们提供了具体证据。按《新唐书·食货志五》曰：“天下置公廩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赋粟者常食，余为百官俸料。”并按州县等级和人员编制，规定了公廩本钱的数额。很显然，只有设置官府机构的地方，才有公廩本钱。中原如

① 《全唐诗》卷 386，《蛮州》。

② 《全唐诗》卷 540，《昭郡》。

关内、河东以及淮南道，簿上的记载基本与《新唐书》中的数额一致，唯独岭南道差异很大。诸州多则二三百两，少则几十两。广州府领13县除番禺外，12县本钱额都不足。如再折算利息，这点本钱是供养不起几个官吏的。只有广州、容州、邕州数额较高，大约是有军队驻扎，官员编制比一般州治大些。这样看来，岭南多数州县的官吏编制都不健全。一些州县即使有长吏，也是因为犯罪被贬斥到那里去的。柳宗元说：“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①李德裕被贬为崖州司户，在当地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室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②说明这些唐朝官吏俸禄极微，连家都养不了，更谈不上管理地方了。

既然如此，唐朝岭南道的正州由谁来控制？事实证明，它们是由当地少数民族豪强大姓控制的。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岭南道正州的情况：(1)唐初岭南豪强大姓的分布。(2)他们如何管理州县(领地)？(3)这些正州与羁縻州有何区别？

我们先谈唐初高州冯氏的势力范围。冯盎的祖母就是著名的洗夫人。这个家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隋统一后，冯氏归附，“高祖（杨坚）拜盎为高州刺史，置长史以下官属，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③承认了冯氏的自治权。唐武德五年，李靖南征，冯盎又归附了唐朝。“以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盎为高州总管。”^④

① 《柳宗元集》卷23，《送李渭赴京师序》。

② 《全唐文》卷707，《与姚谏议郢书》。

③ 《隋书》卷80，列女谯国夫人传。

④ 《资治通鉴》卷190。

根据胡三省的解释，高州治今广东高州县，罗州治今广东廉江，春州在广东阳春，白州在广西博白，林州即绣州，在广西玉林北。崖州在海南省琼山县，儋州在儋县，振州在崖县。《旧唐书·冯盎传》说冯氏在唐初“克平五岭二十余州，奴婢万余人，所居地方二千里”。显然不止上述八州。冯盎子冯智彧为东合州刺史，东合州即雷州，今广东海康县。冯盎死后，太宗以其子冯智玳为恩州刺史，冯子猷为潘州刺史。^① 恩州即今广东恩平，潘州在今广东茂名北。到唐玄宗天宝年间，高僧鉴真途经海南岛，看到当地仍由冯氏统治。“天宝七载十一月，至万安州，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② 《新唐书·地理志》万安州“领县四，户二千二百九十七”。看来万安州内领户几乎全部是冯家奴婢。这样的州县虽然名义上是唐的正州，实为冯氏家族领地。

冯盎在隋唐之际，还不断出兵兼并其他豪族领地。仅《新唐书·冯盎传》就记载他先后出兵讨平了潮州（今广东潮阳）、成州（唐之封州，今广东封开）等五州叛獠，和广、新（今广东新兴）的高法澄、洗宝彻等人。这样计算起来，冯氏的领地确有 20 州之地，相当于今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海南省全境和广西玉林地区。

唐朝政府招抚了冯盎，就等于控制了岭南的一半。但是冯盎借唐朝的旗号，四处扩张，引起唐太宗的不安。《文词馆林残卷》中有贞观二年敕，指责冯盎“卿已破新州，复劫数县，恐百姓涂炭，无容不即防御。闻卿有自悔前行，令子入侍，更令旋旆

① 《全唐文》卷 231，《赠潘州刺史冯君盎志》。

② 《唐大和上东征传》。

(师)，不入卿境。自今以后，但宜在卿家将掇，以自怡养，更不得遣山洞群小钞掠州县，仍年别恒令儿子更番来去，又依式遣使参朝，朕即知卿赤心，自然不畏他人表奏。”^①说明当时冯盎的扩张使唐太宗要发兵讨伐他，后冯盎表示悔过，送儿子入朝当人质，唐太宗才罢休。

岭南地区的大族，还有循州的杨氏、钦州的宁氏、桂州李氏、澄州韦氏和邕州西原的黄氏、侬氏。武德五年，“岭南俚帅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被任命为循州总管。^②同年，李靖到桂州、李光度、宁真长来降，宁真长被任命为钦州总管。^③这些大族归顺唐朝后，保留了对旧领地的自治，并协助唐朝做了一些开拓工作。贞观十二年，桂州都督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古寻刘方故道，开拓夷獠，置瀼州”^④。

这些豪族维护统治的方法，一是有自己的武装，二是互相联姻。唐中宗时，曾想发布令“禁岭南酋户不得畜兵”。大臣郑惟忠说：“善为政者因其俗。且吴人所谓家鹤膝、户犀渠，此民风也，禁之得无扰乎？”于是中宗打消了这个念头。^⑤他们不但有武装和奴婢，还互相联姻。例如唐玄宗时著名宦官杨思勖的母亲陈氏是“雷州大首领陈元之女，罗州大首领杨历之妻。五马浮江，侨人占乎南海，两州接眄，二门齐望”。^⑥冯盎的孙子冯君衡“夫人麦氏，铁杖之曾孙女也。”麦铁杖是隋朝名将，韶州始兴郡豪强。贞观五年，太宗曾下令冯盎入朝，以考察对唐朝是否忠诚。实际上是作为人质，用这种方式对岭南豪强加以控制。

这些豪强大族怎样管理其领地内的州县，正史中是没有什么

① 岑仲勉《唐史余藩》。

② ③ 《资治通鉴》卷190。

④ 《资治通鉴》卷203，武后光宅元年十月注。

⑤ 《新唐书》卷128，郑惟忠传。

⑥ 《全唐文》卷227，《颍川郡太夫人陈氏碑》。

明确记载的。198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刊登了保存在广西上林县境内的两块唐碑录文。一为《智城碑》，在上林县智城山。一为《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在上林县麒麟山。它为我们提供了唐朝初年澄州地方豪强韦氏家族在当地进行统治的宝贵资料。

《智城碑》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15宾州上林县：“智城洞，去城四十里，唐韦厥所隐之洞。一山峭壁千仞，勒碑其上。”又曰：“韦厥碑，智城洞去县四十里，碑乃廖州刺史韦敬辨撰。”

这两块碑的主要内容，都是叙述韦氏家族在当地开拓领地，创立宅基的过程。《六合坚固大宅颂》曰：“维我宗祧，昔居京兆，流派南邑，上望无阶，列牧诸邦，数封穷日，开场拓境，置州占构。”他所说的是其先辈韦厥。

关于韦厥的身世，《舆地纪胜》曰：“韦厥，汉韦玄成之裔。唐武德七年，持节压服生蛮，开拓化外，诏领澄州刺史，后隐于智城洞。”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上》，韦玄成，汉丞相，京兆韦氏之祖。韦氏是唐代长安最著名的士族，外戚大僚，多出门下。但表中却无韦厥之名。说明澄州韦氏自称京兆韦氏之后，显然是假冒的。这与云南《王仁求碑》自称太原王氏一样。少数民族酋帅常给自己扯上一个世族的谱系，以壮门面。但澄州韦氏肯定不会得到京兆韦氏的承认，所以“上望无阶”。

唐平岭南，韦厥被任命为澄州刺史，这件事肯定与李靖有关。武德五年，李靖“度岭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抚，其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等皆遣子弟来谒，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怀辑九十六州。”^① 我们知道冯盎是高州首领，李光度是桂州豪族，

^① 《旧唐书》卷67，李靖传。

隋永平郡（唐之藤州）守。^①宁真长是郁林郡大姓。隋岭南守将桂州总管李袭志，交州总管邱和等也在这一年归附唐朝。唐朝承隋之旧，让他们各回本州，担任地方长官。可以推断，韦厥也是此时归顺唐朝，被任命为澄州刺史的。他以唐朝命官的名义，征服境内少数民族部落，开始了家族统治。韦氏家人也都获得封爵。如碑文所载的廖州刺史韦敬辨，无虞县令韦敬一，都云县令韦敬办等。《輿地纪胜》曰：“公与诸子皆封侯庙食，为庙者九。”《六合大宅颂》也说：“皇皇前祖，睦睦后昆，上祚京兆，奕叶高门。流派南地，盖众无论，遍满诸邑，宗庙嘉存。”

韦厥任澄州刺史后，在智城山、麒麟山分别修建大宅。他决不是为了选择山明水秀之地隐居，而是要达到两个目的：作为州县治所，以行使权力；作为防御坞堡，以保证家族安全。

从正史记载中我们看到，岭南各地家族，常常互相攻击，以图兼并。《智城碑》说：“韦使君性该武禁，艺博文枢，覩祸福于未萌，察安危于无像。蓄刃兼年，推锋盈纪，遂乃据兹险奥，爰创州庐。”韦厥在智城山修建的第宅，实际上就是澄州治所。《元和郡县志》曰：“澄州上林县，郭下，本汉领方县地，武德四年分置上林，在上林河口，因以为名。”这话当初看来很费解，既云“郭下”，怎么会在“洞口”呢？看到《智城碑》后，才知澄州无郭，与上林县同治于智城洞附近的韦氏大宅中。

为了维持家族统治，韦氏在住宅修建上颇费苦心。《六合大宅颂》曰：“其近修兹六合坚固大宅，以万世澄居。博文则物色益兴，用武则悬岷渐绝。一人所守，即万夫莫当。实开□于数千，是勿劳余一矢。黎庶甚众，粮粒丰储，纵有十载□收，□从人无菜色。”麒麟山大宅占据险要，兵精粮足，堪称坚固。智城山大宅则是“周回四面，悉愈雕鏤，绝壁千仞，皆同刊削。前临

^① 《旧唐书》卷59，李袭志传。

沃壤，后迳崇隅。涧户汤地，为奸穴之钤键。重门一闭，无复击柝之忧，沟洫再施，永绝穿逾之患”。住宅傍临三面绝壁，仅门前一路可通。加以重门沟洫，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坞堡。

韦氏在选择据点的同时，也注意当地的地理环境，平时从事农业耕种。《智城碑》曰：“或击壤以自娱，时耦耕而尽性。”住宅“前临沃壤，风粟与蝉稻芬敷”。《六合大宅颂》曰：“□桑滋耽耕农尽力。斗争不起，咸统区域。”明代徐霞客曾探访过这一带，明朝称为三里。在他的《粤西游日记四》中描述道：“名三里者，编户三里。一曰上无虞，二曰下无虞。三曰顺业里。后收归上林县。三里周围石峰，中当土山尽处，风气含和，独盛于此。土膏腴懿，生物茁茂，非他处可及，为良区异壤可知。”韦氏在澄州地区的统治和生活情况，在岭南地区是具有代表性的。聚族而居，据险面守，应该是岭南地方豪强控制下的州县的基本状况。

还有一些州虽然在唐代地理书中被称正州，但有名无实。因为唐朝并没有在那些地方设置过行政机构。《通典·州郡十四》，无四至路程的有横、田、武峨、粤、芝、爰、福祿、长、崧、禺、汤、灋、笼、环、振、万安等州。敦煌《唐开元天宝郡县公廩本钱簿》中标明“无本”或“不言户数”的州有环、武峨、芝、粤、琼、万安、汤、福祿、山、长、牢、崧、平琴等州。《新唐书·地理志》邕州管下有显、武、沈州，安南管下有庞、南登州，注曰：“后皆省废”。

无四至路程，说明治所确切地点不明。无户数说明无法征收赋税。无本则说明唐朝没有在那里设置过州县机构。其实这些州郡，只是在一段时间内临时设置，或只是虚挂名目。例如灋州临潭郡，《新唐书·地理志》曰：“贞观十二年，清平公李弘节开夷獠置。贞元后州、县名存而已。”同时设置的还有笼州、田州。

《通典》曰：“隋大将军刘方始开此路，置镇守，寻废不通。大唐贞观中，清平公李弘节寻刘方故道，开置瀼州，以达交趾。今州在郁林之西南、交趾之东北。”但是《旧唐书》、《新唐书》的纪传中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我们前面提到，李弘节派遣钦州首领宁师古开置瀼州，《通典》还记载李弘节“招降豈环州、笼州”。招降就是遣使前往，不是出动军队。宁氏是钦州大族，在邕州以南、交州以北势力最强，所以李弘节命令他通邕州至交州道路是完全可信的。可以想象，宁师古向李弘节报告开置情况，李以其地有瀼水，便给了一个瀼州名号，一个正州就这样开置出来了。这一类州郡是有名无实，名为正州，实际上与羁縻州没什么区别。我们知道澄州治所只是智城山上据险而设的一座宅院。另外一些州是以山洞命名。如《新唐书·地理志》中的勤州，开元年间“治富林洞”。党州，“永淳元年开古堂洞置”。廉州以大廉洞命名。广东、广西山区的岩洞、溶洞，有的可容纳千人，俚獠部落聚族穴居，在当时很普遍。《元和郡县志》中载安南都护府下管州 13，交、爱、驩、峰、陆、演 6 州“朝贡”；长、郡、谅、武安、唐林、武定 7 州“附贡”。还记“兼管羁縻州三十二”。而《新唐书·地理志》则把郡、谅、武定等州均记入羁縻州。可见这一类正州实际上与羁縻州无异。

第六章 羈縻府州的迁徙与变化

第一节 漠北诸部落的内附与迁徙

唐朝设置的羈縻府州，有两个特点。分布在岭南、黔中、剑南道南部的羈縻州，多是居住在丘陵与盆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它们的居住地比较固定，在那里设置的羈縻州除了反叛唐朝，予以废弃外，一般变化比较小，不大迁移。而分布在关内、陇右、河北三道的北方游牧部落，如突厥、回纥、党项、奚和契丹等族，以其部落设置的羈縻府州一直没有固定的住地。特别是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例如后突厥汗国的兴起、吐蕃的入侵和扩张，使这些游牧部落的羈縻府州迁徙流动，分化组合，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管辖它们的都护府、都督府也经常变换。对于这些变化，《新唐书·地理志》虽有提及，但记载得很不清楚，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发生矛盾和混乱。所以，研究这些游牧部落羈縻府州的沿革兴废，必须理清它们的迁徙变化过程。下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漠北诸部落的迁徙。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漠北诸部羈縻府州，没有把它们沿革迁徙说清楚，而是把不同时期的材料混在一起，使人看不出头绪。如关内道灵州都督府管下回纥燕然等6州，均为开元年间侨置。燕然、烛龙2州系贞观末于漠北置，隶于燕然都护府，为什么后来会迁至灵州呢？还有陇右道凉州都督府管下卢山等1府3州，以思结部置，“初隶燕然都护府，总章元年隶凉州都督府”。

显然也是从漠北迁来。谭其骧先生在《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一文中在考证了单于、安北二都护府的迁徙变化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出：“《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回纥州十八、府九。其中隶灵州都督府者六州，皆开元元年所置。其隶夏州都督府者五州四府，隶安北都护府者七州五府，不知其建置之始，要当在永淳、垂拱突厥、铁勒相继叛唐之后。其中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碛北，一部分当自河西辗转迁来。”关于漠北诸部羁縻府州的迁移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贞观末至永徽初在漠北初置羁縻府州。(2)后突厥汗国兴起与漠北诸部落南迁内附。(3)开元初于关内道北部重置安北都护府，漠北内附部落于灵、夏等边州都督府侨置羁縻府州。

贞观二十年（646）六月，李勣进军郁都军山（今蒙古杭爱山），平薛延陀，漠北诸部内附。唐太宗于灵州会见漠北诸部首长，诸部表示归附唐朝，“乞置官司”。贞观二十一年正月：“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兹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蹄林州，白霫为真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于是北荒悉平。”^① 四月，“于今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置燕然都护，以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并隶焉”^②。

贞观二十一年置六府七州，使唐朝在漠北的羁縻统治初步奠定。其后，又有一些部落相继内附。贞观二十一年八月，以骨利干部置玄阙州。次年，以结骨部置坚昆都督府，俱罗勃部置烛龙州，以白霫别部置居延州。对尚未降附的突厥和薛延陀残部，唐朝出兵征讨。贞观二十三年，高侃击突厥车鼻可汗部落，以拔悉

① 《资治通鉴》卷198.

② 《元和郡县志》卷4.

密部置新黎州。永徽元年九月，“执车鼻可汗，处其余众于郁都军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统之”。又以车鼻可汗属下歌逻禄之乌德鞬山左厢部落置浑河州。至此，漠北地区大体平定，“于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瀚海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都督”。^①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薛延陀部落是怎样处置的。《旧唐书·北狄传》：“永徽元年（650），延陀首领先逃逸者请归国，高宗更置溪弹州以安恤之。”又有祁连州，《资治通鉴》贞观二十年六月：“薛延陀多弥可汗引骑数千奔阿史德时健部落。”二十二年二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置祁连州，隶灵州都督”。永徽三年六月，“遣兵部尚书崔敦礼等往茂州，发薛延陀余众渡河，置祁连州以处之”。溪弹州、祁连州只是薛延陀部落的一部分。《册府元龟》卷985：“薛延陀余众二万人渡仙萼河，侵瀚海、金微、幽陵三郡，于是发燕（然）副都护元（礼）臣率九姓铁勒捕（之）。”这件事显然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以后。《资治通鉴》唐高宗开耀元年七月：“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四万帐来降。”《新唐书·地理志》以达浑都督府属夏州，管小州五。既云内附，则达浑府此前置于漠北。崔敦礼永徽三年（652）往茂州，诸地理书均不载，胡三省注：“当置于薛延陀故地。”那么永徽三年以前，薛延陀部肯定已置府州。《资治通鉴》永徽元年瀚海都护府领七府，胡三省注：“领瀚海、金微、新黎、幽陵、龟林、坚昆六府，其一逸。”这缺少的一个只能是以薛延陀部落设置的达浑都督府。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州府皆隶瀚海，碛南隶云中。”麟德元年（664），“改云

^① 《资治通鉴》卷199。

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总章二年（669），“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① 经过这些变更，唐朝在漠北的羁縻统治基本稳定下来，由设在回纥住地的安北都护府管辖漠北诸部的瀚海等七都督府，仙萼等八州。《旧唐书·突厥传》曰：“自永徽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这是漠北诸部设置羁縻府州的第一阶段。

高宗调露元年（679），漠南单于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24州首领皆叛应之。永淳元年（682），突厥骨咄禄等北上建后突厥汗国，唐朝在漠北的羁縻统治瓦解。安北都护府和管下部分羁縻部落，辗转迁徙到陇右道境内。其余大部分部落都投降了后突厥汗国。单于、安北都护府管下的羁縻府州，绝大部分废弃了。我们只谈谈唐朝在陇右侨置安北都护府和羁縻府州的情况。

高宗开耀元年（681）起，漠北连续三年大旱，饥馑和灾荒使同罗、仆固、回纥、多滥葛等部互相劫掠，引起大乱。武后垂拱元年（685），陈子昂在同城上疏描述漠北情况说：“先九姓中遭大旱，经此三年矣。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七八。自有九姓以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今者同罗、仆固都督，早已伏诛，多猎葛复自相讎，人被涂炭，逆顺相半，莫知所安，回纥诸部落又与金（微）州横相屠戮，群生无主，号诉嗷嗷。”九姓残户纷纷向居延海迁移，进入陇右道甘、凉诸州。唐朝在居延海设有同城守捉，地理环境较好。据陈子昂描述，“突厥尝所大入道，莫过同城。今居延海泽接张掖河，中间堪营田处数百千顷，水草畜牧供巨万，此可谓强兵用武之国也。”^② 根据他的建议，垂拱元年，“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

陈子昂没说清楚垂拱元年内附至陇右的是哪些部落，据《资

^① 《资治通鉴》卷201。

^② 《陈子昂集》卷4，《为乔补阙论突厥表》。

治通鉴·开元十五年》记：“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那么，当时除了侨置于同城守捉的安北都护府外，回纥的瀚海都府、契苾部的贺兰州都督府、思结的卢山都督府和蹕林州、浑部的皋兰州是在凉州都督府的羁縻统治下。《新唐书·地理志》说卢山府等“总章元年隶凉州”，误。

契苾部落的内附，最早是在贞观六年（632）。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当时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后以其部置贺兰州，隶凉州都督府。贞观十六年（642），契苾部落部分民众北附薛延陀，何力等不从。从《契苾明碑》看，从契苾何力之弟沙门，至契苾明，明子德，世袭贺兰州都督，并自称武威姑臧人。契苾明在武后证圣元年（695）卒于凉州姑臧县城内，表明契苾部落一直内附在凉州境内。而迁回漠北的那一部分，后置榆溪州。后突厥兴起，他们是否又迁回凉州，史无明文。

回纥、浑、思结三部内徙年代不太清楚，突厥默啜占据漠北、夺铁勒地的时间，据《旧唐书·突厥传上》，武后万岁通天二年（697），默啜掠定州后北还，“又号为拓西可汗”，向西扩张征服突骑施。回纥的内徙应在万岁通天二年以后。这是唐朝对漠北部落进行羁縻统治的第二阶段。

唐朝政府安排回纥等部定居甘、凉二州，是有用意的。当时河西走廊受到吐蕃、突厥的南北夹击，随时可能隔断唐朝与安西、北庭的联系。郭元振说：“今国之外患者，十姓、四镇是也，内患者，甘、凉、瓜、肃是也。”^①以为保卫河西走廊比安西、北庭更为重要。回纥等部落迁往甘、凉后，大大加强了当地的力量。他们还带着漠北的府号，开元十五年（727）。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贺兰都督契苾承明、卢山都督思结归国。又被编入唐朝

^① 《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

的军队，受命出征。契苾部首长契苾何力，太宗时东征西讨，“威青海而安白道，光三部而截九夷”。契苾明又充怀远军经略大使，后为凉、甘、肃、瓜、沙五州经略使。^①回纥部落“嗣圣中伏帝匐，开元中承宗、伏帝难，并继为首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②开元初伏帝匐又被授为河西经略副使兼赤水军使^③。开元四年，伏帝匐、契苾承祖、浑元忠等皆奉诏北伐默啜^④。说明这些部落已由羁縻府州逐渐转为唐朝军队的一部分。

开元十五年，王君奭为河西节度使。诬陷回纥等四部谋反，流放四部首长，引起回纥部落反抗，杀王君奭，“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玄宗命郭知运等讨逐，退保乌德健山”。^⑤以后，回纥脱离唐朝，在漠北建立回纥汗国。契苾、浑、思结三部没有退回漠北，仍在唐河西节度使控制之下。天宝八载（749），浑部首长浑释之“从哥舒翰拔石堡城，迁右武卫大将军，封汝南郡公”^⑥。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哥舒翰“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刺、颡跌、朱邪、契苾、浑、躄林、奚结、沙陀、蓬子、处密、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镇于潼关。”^⑦朱邪、沙陀、处密等部属安西，是高仙芝旧部。躄林是思结别部。哥舒翰败后，契苾、浑、思结等部流散，再没回到陇右。直至文宗开成年间，党项大扰河西，振武节度使刘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部落等诸族万人，径至夏、银讨袭”。^⑧武宗会昌三年（843），回纥大掠云、朔北边，刘沔部将石雄“得沙陀，兼契苾、拓拔杂虏三千骑，径

① 《金石萃编》卷71，契苾明碑。

② ⑤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③ 《唐会要》卷78。

④ 《文苑英华》卷459，命薛讷等北伐制。

⑥ 《新唐书》卷217，回纥传下，附浑传。

⑦ 《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二月考异引《安禄山事迹》。

⑧ 《旧唐书》卷161，刘沔传。

趋乌介之牙”^①。看来唐武宗时，契苾部落已隶于振武军管下。而契苾部如何辗转徙至河朔一带，后来又如何变化，均无从考察了。

未迁移到河西的漠北诸部落，均被后突厥汗国征服。睿宗景云年间，后突厥汗国逐渐分化，诸部落不断逃散并起来反抗突厥人的统治。据《阙特勤碑》记载，30岁时，他与阿热、思结人交战。31岁时，又与“九姓乌护交战五次。征战的对象是阿跌、回纥、同罗”。阙特勤去世于开元二十年，时年47岁。30岁时是开元二年。

九姓乌护 (Toquz Oruz)，又译乌古斯。王治来先生认为：“九姓古斯这个名称，或作九姓乌古斯，即九姓乌护，早就见于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属于公元八世纪的诸突厥文碑铭。其含义较广，是指整个突厥族诸部，而且与回纥一词并提。”^②《阙特勤碑》所说的九姓乌护，是指铁勒九姓，即回纥、仆骨、同罗、拔曳固、阿跌等部落。九姓被突厥战败，从开元二年起纷纷南下，依附于唐朝。

这是唐朝对漠北部落进行羁縻统治的第三阶段。与贞观末年不同的是，这次是漠北部落南下迁徙至唐朝境内，寄治于唐关内道北部的军镇和边州都督府，并侨置羁縻府州。《新唐书·地理志》列举的灵州、夏州管下诸回纥州，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情况。不同的是，在唐代文献记载中，往往称呼其部落，很少称羁縻府号。

开元三年(715)二月：“突厥十姓降者前后万余帐，高丽莫离支文简、十姓之婿也，与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帅众来降，

① 《旧唐书》卷161，石雄传。

② 王治来《“世界领域志”及其所记载的中亚史地》第7节。

制皆以河南地处之。”○三年八月玄宗下诏授予官爵，除高文简、跌跌思泰外，还有郁封施大首领鹘屈力斤^②。十月，又下诏授北蕃投降九姓首领思结都督磨散，契苾都督邪设施，訇利羽都督莫贺突默，薛延陀达浑都督，奴刺大首领前白登州刺史奴孝赖，跌跌首领刺史裴艾等将军称号，“依旧兼刺史，放还蕃”。^③

这些部落首领，有的仍带羁縻府州称号，有的则以部落称呼，说明唐朝的羁縻统治已不像贞观年间那样正规。但是对这些内附部落，仍然保持了它们的完整和酋长世袭制。如《旧唐书·仆固怀恩传》说他家世袭金微都督，居于夏州，给人错觉以为仆固部自贞观末一直在夏州境内。其实，其也是开元初与九姓一起南下的。据颜真卿《臧怀恪神道碑》，开元初，臧怀恪“转右领军中郎将兼安北都护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马使，深为节度使王峻所器。尝以百五十骑遇突厥斩啜八部落十万余众于狼头山。时仆固怀恩父设支适在其中，诸部落持疑不肯，公封羊以盟之，遂与设支部落二千帐来归。”^④

《新唐书·地理志》记开元初于夏、灵二州境内重置的羁縻府州，户口不过数百，说明只是九姓的个别部落或残部。还有一些部落，被安置在沿边军镇的控制下，往往不再有羁縻府州的称号。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张仁愿于黄河北岸筑三受降城，成为关内道北境防守重镇。开元二年（714）重置单于都护府，治东受降城；移安北都护府治中受降城。当时仆固、跌跌部落内附，即寄居于中受降城附近。但是相当大的一批部落，被分隶于

① 《资治通鉴》卷 211。

② 《册府元龟》卷 964。

③ 《册府元龟》卷 974。

④ 《全唐文》卷 342。

河东道北部的军镇。开元六年，玄宗下诏“拨曳固都督颉质略出马骑三千人，同罗都督比言出马骑二千人，回纥都督移健颉利发出马骑一千人，仆固都督曳勒哥出马骑八百人”，分授讨击大使头衔，“取天兵军节度。有兵有事须讨逐探候，量宜追集，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①天兵军设在太原府，天兵军大使是河东节度使前身。这些部落是内附后安置在代北的。天元四年，“回纥、同罗、霁、勃曳固、仆固五部落来附，于大武军北安置”^②。这些部落在贞观末都曾设置羁縻都督府。被编入军队后，仍有都督称号，仍保留其部落。有事召集，无事自管生计，是当时的羁縻形式。但是唐朝对他们的控制比以前加强，开元六年，唐朝政府将蔚州横野军移至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汉兵三万人，以为九姓之援”^③。实际上是监督控制。据《新唐书·地理志》，大武军在朔州马邑县，今山西朔县附近。大安城在蔚州灵丘县北，今山西灵丘县北。二军遥相呼应。

这些军事管制的羁縻制度，比贞观末年的安抚政策要严厉得多，因而很快引起民族冲突。开元四年，后突厥的噶欲谷积极招降九姓部落，“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可汗）立，多复叛归之”^④。这本身反映了唐朝羁縻政策的失败，但唐朝边将更倒行逆施，加紧镇压诸部落。开元四年十月，“单于副都护悉收降户兵杖，令渡河而南，降户怨怒”。跌跌、阿悉烂部群起反抗，俘张知运北还。中途被安北都护王峻拦截，“斩获三千级”。开元八年六月，王峻又借口居住在中受降城附近的仆固、跌跌部落欲引突厥攻城，诱二部落 800 余人于中受降城一起杀掉，“河曲降

① 《册府元龟》卷 992。

② 《旧唐书》卷 8，玄宗纪。

③ 《唐会要》卷 73。

④ 《资治通鉴》卷 211。

户殆尽”。王峻的屠杀引起代北的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的骚动，玄宗派张说前往抚慰，才平息了下去。^①为了强化对关内道北部边防的控制，开元九年十二月，“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以张说为节度使。^②

经过这些变化，原有的一套羁縻制度被改变了。都护府变成了一个普通军镇，原有的羁縻府州称号也逐渐废止了。内附的九姓部落大部分被编入军队。如仆固怀恩成为朔方军将；同罗等部则被编入范阳节度使，后成为安史叛军的一部分。安史之乱中，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诱说九姓府、六胡州诸数万众，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被郭子仪率天德军击败，“九姓府还附”。^③这里指的九姓府，是对曾有羁縻府称号的九姓部落的习惯称呼，实际上已不存在，与唐朝边州居民和军队融合了。所以安史之乱后，关内道北部不再有漠北部落设置的羁縻府州，而由陇右迁来的党项部落填补了这个空白。

第二节 党项羁縻州的迁徙

《旧唐书·地理志》剑南道松州都督府：“贞观二年，置都督府。督岷、懿、崑、濶、麟、雅、丛、可、远、奉、巖、诺、蛾、彭、轨、盖、直、肆、位、玉、璋、祐、台、桥、序二十五羁縻州。”关于这些羁縻州的设置，我们在谈唐初羁縻府州的草创时已交代过。武德、贞观之际，党项羌内附，陇右、剑南道与党项相接的几个边州都督府，都设置过党项羁縻州。我们从《旧唐书·地理志》可以看到：旭、桥、意三州，贞观十二年前隶岷

① ② 《资治通鉴》卷212。

③ 《新唐书》卷156，韩游瓌传。

州都督府。二十二年府废，又转隶于贞观十三年设置的叠州都督府。永徽元年罢叠州都督府，才划归松州都督府管下。这 25 羁縻州，“永徽以后，生羌相继忽叛，屡有废置”，也不是一直存在的。

懿、嵯、麟、可等州，是以党项羌最大的一支拓拔部设置的。“李靖击吐谷浑，党项拓拔赤辞率部内附，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①高宗时吐蕃强盛，不断向东吞并吐谷浑、党项故地。“乾封二年以吐蕃入寇，废都、流、厥、调、濩、般、鬲、器、迺、隗、率、差等十二州，咸亨二年又废蚕、黎二州。”^②党项族被迫向内地迁徙，陆续在关内道北部重置羁縻府州。

《新唐书·党项传》曰：“在西北者，天授中内附，户凡二十万，以其地为朝、吴、浮、归十州，散居灵、夏间。”这 10 州是党项哪些部落，没有交代。

《新唐书·地理志》引关内道羁縻州 51、府 15，注曰：“禄山之乱，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其中灵州管下静边州、嶂州、嵯州，庆州管下西戎州、儒州，均以拓拔部置，我们来考察一下拓拔部的迁徙过程。

《全唐文》卷 16 有中宗《赠拓拔思泰特进制》曰：“党项大酋长，使持节达、洮等十二州诸军事，兼静边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拓拔思泰；顷者，戎丑违命，爰从讨袭，躬亲矢石，奋其忠勇。方申剪馘之勋，俄軫丧元之痛。壮节弥亮，美名可嘉。可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册府元龟》卷 974 以此制颁于九年六月。中宗神龙无九年，这个制诏只能是开元九年玄宗所颁。按《资治通鉴》开元九年四月，六州胡康待宾反唐。七月，“党

① 《新唐书》卷 221 上，党项传。

②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

项乃更与胡战，胡众溃，西走入铁建山。（张）说安集党项，使复其居业。因奏置麟州，以镇抚党项余众”。以上事实证明：(1) 静边州都督府在开元九年之前已迁徙至庆州，管达、洮等 12 州。《新唐书·地理志》以静边州都督府管 25 州，有恤州。达州则记于茂州管下，并注曰：“无版”，误。(2) 拓拔思泰参与镇压康待宾起义阵亡，党项部落离散，后置麟州，以重新安辑。但这些羁糜州是否保留旧名，不详。(3) 《新唐书·地理志》静边州都督府 25 州有朝、吴、浮、归等州。《新书·西域传上》：“白狗（羌）与东会州接，胜兵才千人。在西北者，天授中内附，户凡二十万，以其地为朝、吴、浮、归十州，散居灵、夏间。”25 州中，朝、吴等 10 州不应隶于静边州都督府。又归顺州，“宝应元年诣梁州刺史内附”，也不应隶静边州。去掉这些州，静边都督府管达、恤等 12 州，是迁到庆州境内的实际情况。

《新唐书·西域党项传》曰：“上元元年，在泾、陇部落十万众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降。”以后几次反叛。永泰元年，臧希让为梁州刺史，“于是归顺、乾封、归义、顺化、和宁、和义、保善、宁定、罗云、朔凤凡十州部落诣希让献款，乞节印，诏可”。《新唐书·地理志》中列 10 州名目，但未注归属。看来这 10 州部落是由陇右迁至关内道泾、陇二州境内，被重新列为十州，又南下至山南西道梁州境内，不久又叛离。至于这 10 万党项民众东迁前是松州都督府下哪些羁糜部落，则无法考查。

“安史之乱”爆发后，居住于灵、夏、盐、庆诸州的党项部落部分投靠了吐蕃。反叛唐朝，侵扰关中。后又跟随仆固怀恩叛乱，给唐朝政府造成很大威胁。唐肃宗宝应元年，郭子仪平仆固怀恩反叛，招抚党项部落，徙静边等 6 府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又置永平等 7 都督府于庆州，徙宜定、芳池州部落于绥、延州境。这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尔后，“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夏州者号平夏部。永泰后稍徙石州，后为永安将阿史那思暕赋索

无极，遂亡走河西”^①。

党项部落迁至石州，是为唐朝防御回纥，后迁至河西，具体是哪里呢？《旧唐书·范希朝传》：“振武有党项，室韦交居阜。”振武军，即原单于大都护府，今内蒙托克托境内。党项首领为拓拔忠敬。^② 宪宗元和年间，拓拔部又迁回至盐、夏二州境内。元和五年五月，“灵州奏：渭北党项拓拔公政等一十三府连状称：管渭北押下帐幕收放，经今十五余年，在盐州界。今准敕割属夏州，情愿依前在盐州充百姓。”^③ 所谓“一十三府”，应该是前述静边等13羁縻都督府，这是党项部落以羁縻府自称的最后一条史料。

党项部落迁至关内道以后，与唐朝的关系日益密切，唐人沈亚之在《夏平》一文中说，夏州境内党项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尝与华、夷贸易。”^④ 杜牧《贺平党项表》说党项迁至关内道后，“国家纳之，置于内地，爰受冠带，兼伏征徭。”^⑤ 前述党项由河东石州逃往振武军，是因为不堪征赋勒索，说明他们逐步由羁縻部落转为国家编户。元和年后，史书记载党项都称为某部落或某族，不再提羁縻府州称号。党项首长也由羁縻州都督刺史转为正州刺史。如《元和姓纂》卷10记载：“开元后，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拔守寂亦东北番也。孙乾晖，银州刺史。侄澄岷，今任银州刺史。”《元和姓纂》成书于唐文宗开成年间，就是拓拔澄岷任银州刺史的时间。可以认为，党项部落在关内道设置的羁縻府州，在宪宗和年间予以废止。党项部落融合于唐朝编户之中。

① 《新唐书》卷221上，西域党项传。

② 《全唐文》卷664，《与范希朝诏》。

③ 《册府元龟》卷977。

④ 《文苑英华》卷37。

⑤ 《樊川文集》卷15。

第三节 安东都护府的沿革与迁徙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征高丽，首次在辽东高丽故地开置羁縻府州。

《资治通鉴》说：“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

辽州，以高丽辽东城置。胡三省注：“今大元辽阳府。”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当时是高丽的一座军事重镇。

盖州，以高丽盖牟城置。贾耽《四夷路程》：“营州东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辽东城）五百里，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则盖牟应在今辽阳东北。张博泉《东北地方史》引证考古资料，确定唐新城遗址在抚顺北高尔山城。《新唐书·韦挺传》：“帝破盖牟城，诏挺将兵镇守，城与贼新城接。”则盖牟城应与新城邻近。最近考古工作者在抚顺劳动公园发掘一汉代古城遗址，有高丽遗物，城与高尔山城隔浑河相望，可以确定为盖牟城遗址。

岩州，以白岩城置。金毓黻《奉天通志》说在辽阳东北 57 里石城山上，即今辽阳市东北大安平镇石城子。

这三州的性质，从《资治通鉴》记载来看，唐军攻白岩城，“城主孙代音潜遣心腹请降”，于是唐太宗以孙为岩州刺史。孙代音既是高丽城主，这个州显然是羁縻州。

唐太宗征高丽，拔高丽 10 城，据《奉天通志》，10 城范围皆在鸭绿江以北辽东境内。唐朝只设置了 3 个羁縻州，原因是其中一部分并非唐朝军队攻克。安市城会战，高丽军大败，“高丽

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遁拔去，数百里无复人烟。”^① 这些无人把守的空城也名义上为唐朝据有。

唐军班师，“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贞观二十年，“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表面看来，唐朝又放弃了已占领的辽东 10 城，但仔细看看史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唐太宗班师原因，固然是由于冬季来临，不宜作战。迁 3 州户口入内地，则是不让高丽卷土重来。因为唐军并没有完全占据辽东，安市城一直在高丽控制之下。长孙无忌说：“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如果唐太宗不将 3 州户口内迁，让高丽重新控制，唐军等于前功尽弃。

迁 3 州户口，罢辽、岩二羁縻州是否证明唐朝放弃了辽东？司马光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指出：“《实录》上云：‘徙三州户口入内地者，前后七万人。’下癸丑诏书云：‘获户十万，口十有八万。’盖并不徙者言之耳。”李勣克辽东城，“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拔盖牟城，“获二万余口”，岩州户口不详。太宗诏书说的 18 万口，应指 10 城而言。那么还有 11 万口没有内迁，唐朝没有废掉盖州，辽、岩 2 州也是班师后第二年才罢，说明唐朝还控制着这些城市，作为再征高丽的据点。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指出，唐高宗征高丽，辽、盖、岩 3 城没有发生战斗的记载，也是唐朝一直占有其地的反证，是可信的。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李勣率大军攻克平壤，灭高丽。“高丽国旧分为五部，有城百七十六，户六十九万七千；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渠首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② 这是

^① 《资治通鉴》卷 198。

^② 《新唐书》卷 220，高丽传。

唐朝初置安东都护府的概况。

《新唐书·地理志》有新城州、辽城州等九都督府，与上述相合。羁縻州只有南苏、盖牟等 14 州，远低于 42 州之数。《三国史记》卷 37 保留了总章二年李勣的奏章，记录了当时已设置或准备开置羁縻府州的城邑清单，共计 39 城。我们对照一下，来看看总章年间初置安东都护府的辖境。

新城、辽城（又作辽东城）、歌勿（又作甘勿）三都督府，南苏、磨米、积利、犁山、木底、安市六州，是《新唐书》与《三国史记》都有的，这都是唐朝征高丽攻克的城池，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唐朝进军路线，它们都在今辽东半岛和辽宁省东部。《三国史记》也注明它们都在鸭绿水以北。

越喜州都督府和拂涅、铁利二州，从名称看应该是以靺鞨的越喜、拂涅、铁利三部设置的。以《新唐书·渤海传》的说法，铁利府在今黑龙江省的依兰一带，拂涅故地为东平府，在兴凯湖附近，与安东都护府相距甚远，唐朝的羁縻统治当时不可能延伸到那里。《辽史·地理志》曰：“信州，本越喜故城。”《大清一统志》奉天府二：“信州故城，在开原县南界，铁岭县东北界。”即今辽宁省铁岭市东北。《新唐书·北狄传》曰：“黑水靺鞨，太宗贞观二年，乃臣附，以其地为燕州。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燕州，初置于营州附近。可见黑水诸部当初都聚集在那一地区。所以《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反映了唐太宗时，越喜、拂涅等部依附高丽，居住于今铁岭一带的状况。唐平高丽，即以降附的靺鞨部落置羁縻府州，隶于安东都护府管下。至于渤海以越喜、铁利等部置府，则是靺鞨东迁以后的事。

《三国史记》记录了安东府管下鸭绿江以北诸城后，又列都督府和所辖 13 县，及东明、鲁山、古泗、沙泮、支浣、带方、分嗟 7 州。金毓黻以为“都督府”即指安东都护府的治所平壤。我们对照《东国輿地胜览》，确认“都督府”是在百济故地设置

的熊津州都督府。

《三国史记》熊津都督府下领 13 县，其中尹城（悦已）、麟德（古良夫里）、散昆（新村）3 县，记载于《东国輿地胜览》中，位置分别在今韩国忠清南道的公州、广川、大川一带。其余 7 州，根据《东国輿地胜览》，也能确认其方位。

东明州，在今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市一带。

支浚州，即加林、任存等城之境，在今忠清南道礼山一带。

鲁山州，在今全州一带。

古四州，在今全罗北道金堤、新泰仁一带。

沙泮州，在今全罗南道罗州一带。

分嵯州，在今全罗南道光州市附近。

详细情况，我们列入后面的《安东都护府管下羁縻府州考》中。通过以上考证，可知安东都护府初置时，领有高丽、百济故地，西与营州交界，东至国内城（今集安），朝鲜半岛除东南部的的新罗外，全纳入了安东府管辖范围。

但是，唐朝的羁縻统治并不是巩固的。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鸭绿江以北都分为几种情况。国内、南苏、木底等 11 城为“已降”，银城等 3 城的“打得”，都是唐朝控制之下。积利、木银、犁山等 7 城为“逃城”，即户口逃散。新城、辽东等 11 城“未降”。可见唐朝军队虽然打下了平壤，但高丽境内还有许多城州未在唐朝直接控制之下。在百济故地，除熊津、带方二州有唐朝军队控制，其余皆在百济人控制下。苏定方虽然平了百济，但黑齿常之等百济将领“依任存山自固，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复二百余城”。^① 高宗龙朔年间，遣使招抚，黑齿常之才归降唐朝，被授为沙泮州刺史。^② 可见在百济设置的其他羁縻州，

① 《新唐书》卷 110，黑齿常之传。

② 《黑齿常之墓志》。

也都是以百济官员为刺史、县令的。在这种背景下，由于高丽、百济人的反抗和新罗的助攻，安东都护府被迫内徙至辽东。

关于安东都护府的迁徙，《旧唐书·地理志》：“上元三年二月，移安东府于辽东郡故城置。仪凤二年，又移置于新城。圣历元年六月，改为安东都督府。神龙元年，复为安东都护府。开元二年，移安东都护于平州置，天宝二年，移于辽西故郡城置。”我们沿着这条线索，来论证一下安东府迁徙的原因及特点：

安东府第一次迁徙的年代，《新唐书·高丽传》曰：“总章二年，徙高丽民三万于江淮山南，大长钳牟岑率众反。诏高侃东州道，李谨行燕州道，并为行军总管讨之。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新唐书·高宗纪》记高侃东征和迁都护府在咸亨元年四月。

为什么历史记载与《地理志》不合呢？我们知道唐朝在平壤设安东府仅是一种军事占领，很不巩固。高丽故地还有许多城在进行反抗，迫使唐朝军队有撤军迁户之举。总章二年四月，“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①平壤实际上已成为一座空城，于是高丽民众纷纷起来反唐复国。咸亨元年六月，“高丽谋反，总杀汉官”。原来与唐朝结盟的新罗也乘机兼并高丽、百济的领地，“纳高句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元二年，薛仁贵、李谨行率唐军征讨新罗，新罗“与唐兵大小十八战，皆胜之”^②。在这种形势下，唐军退出朝鲜半岛。上元三年（676）二月，“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

① 《资治通鉴》卷 201。

②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七。

州者，皆置于建安。”^① 辽东故城，即今辽阳市。建安故城，即今辽宁盖县东北7.5公里高丽山城。熊津府自龙朔二年置，在百济故地存在了四年，麟德二年唐军撤退，百济酋长扶余隆不能守，也随唐朝军队内迁了。上元三年只是正式定居的记录而已。而安东府在平壤的统治仅存在了一年多。

《新唐书·高丽传》说咸亨元年安东府徙辽东州，《地理志》说上元三年徙辽东东郡故城，怎样解释这个矛盾呢？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指出：“辽东州虽以辽东城得名，而府治在州境，初无定所，故不必与辽东城俱在一地。实录曰府移于辽东州，以示别于下文之辽东城也。实录言咸亨元年移府者，是溯其自平壤内徙之始，地理志言上元三年徙府者，是究其治辽东城之终。”他的意思是，咸亨元年高侃迁安东府入辽东州境，是侨置，无固定治所。上元二年薛仁贵东征，有意在平壤重建统治，因战争失败，遂于上元二年将安东府定治于辽东故城。而早已内迁的百济民众，定治于建安城，重置熊津府称号。

安东府在辽东城仅一年后，又迁往新城。“仪凤二年授高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②

第二次迁徙的目的，是由唐朝委任的高丽贵族为首领，达到羁縻统治的效果，但高藏随即反叛，被唐朝流放。又改派泉男生“安抚辽东、并置州县”。^③ 安东都护府迁新城后，经泉男生安抚整顿，出现了一段稳定时期。

武后神功元年（697），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唐，攻陷营州，唐朝军队退入河北，无法控制辽东形势，宰相狄仁杰上疏请

① 《资治通鉴》卷202。

② 《新唐书》卷220，高丽传。

③ 《新唐书》卷110，泉男生传。

罢安东都护府。武后没有采纳，圣历二年（699），授高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①。

以高德武为安东都督，表明都护府已降为羁縻都督府，在没有唐朝军事庇护的情况下，维持羁縻统治是不可能的。高丽降户四散逃走，说明唐朝在辽东的羁縻统治，已经宣告结束。

唐朝并没有废弃安东都护府的称号。平定契丹叛乱后，武后长安四年（704），以唐休璟为幽、营二州都督兼安东都护。^②唐休璟赴幽州上任，即是第二年——中宗神龙元年，也即是《地理志》所谓恢复安东都护之说。

置于新城的安东都督府，早已不存在了。唐休璟兼领安东都护，是否表明安东府移治幽州了呢？恐怕不对。唐朝平定契丹之乱，营州、安东领地又在唐朝控制之下，即使还未能重置官府、驻军，也要先恢复名义上的统治。营州是唐朝正州，又进行了重建。安东府领户逃散，恢复旧制已不可能。

《旧唐书·地理志》曰：“开元二年，移安东都护府于平州置。天宝二年，移于辽西故郡城置。至德后废。”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述及这两次迁徙，不解其原因。推论曰：“或因其时唐廷已作恢复营州之计，而营州南滨海之道，可与辽东交通，故移都护府于是，以便控制欤。”

《旧唐书·地理志》举天宝十一载地理：“唐土东至安东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注云：“汉地东至乐浪、玄菟、今高丽、渤海是也，今在辽东，非唐土也。”“辽西郡故城在营州东二百七十里”，即今辽宁省义县境内，是天宝年间唐朝实际控制的东部疆界。

① 《旧唐书》卷：99上，高丽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7。

天宝年间的安东都护府管下有安东守捉、怀远军、保定军。开元初，贾循为榆关守捉使，因“斩木开道”有功，“范阳节度使李适之荐为安东副大都护。安禄山兼平卢节度，表为副”。^①平卢节度当时驻平州，也是安东都护府所在。都护是由节度使兼任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命令平卢节度副使吕知晦“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警”^②，这时的安东府是在辽西故城。安东副都护皆由驻军长官担任，表明安东都护府在开元天宝之际，已由一个地方行政机构转为军事机构。其职责也不再是统治高丽、百济余众，而是作为平卢节度使的下属，“镇抚室韦、靺鞨”。

天宝时安东都护府还有没有羁縻州呢？《旧唐书·地理志》记14羁縻府州，户5718，“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5000户比起唐初几次移民的户口，是很小的一部分残余。绝大部分户口或逃亡，或与内地汉族融合了。《唐故右武卫将军高府君墓志》可作佐证：“公讳钦德，曾祖瑗，建安州都督。祖怀，袭爵建安州都督，公以开元廿一年终于柳城郡官舍。”

高氏一家应是高丽贵族、高瑗、高怀为建安州都督，是在高宗时代。高钦德没有承袭羁縻州都督，说明建安州已经废掉了。他也离开了建安州故地，辗转成为营州都督府下一名军官。

“安史之乱”，唐朝失去对河北的控制，安东都护府被废弃了。其原因与平卢节度的迁移有关，乾元元年（758），平卢军使侯希逸带兵二万入青州，唐朝“诏就加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节度使，皆带平卢之名也”^③。代宗大历十年（775），李正己为“平卢淄青节度观察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④。当时

① 《新唐书》卷192，贾循传。

② 《旧唐书》卷145，刘全谅传。

③ 《旧唐书》卷124，侯希逸传。

④ 《旧唐书》卷11，代宗纪。

因陆路不通，渤海、新罗入中国的商人使节改由鸭绿江口或辽东半岛走海路至山东登州，李正己恰巧是高丽人，故追加押两蕃使头衔。但这不是羁縻统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关系。《唐高震墓志》记载大历八年，前辽东都督高藏之孙高震死于洛阳，被授以“右金吾卫大将军安东都护”头衔。^①这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第四节 营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府州的设置与迁徙

奚和契丹，是唐初东北地区的两个游牧民族。奚族的活动范围在土护真水（今老哈河）。东至松径岭与契丹交界，西抵大洛泊（今达里诺尔）与突厥为邻；西北至冷陁山（巴林西北），南至白狼水（今大凌河）。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即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唐朝史书把它们称为“北狄”。

隋末唐初，奚、契丹受东突厥的压迫，居住于营州境内的靺鞨人又被高丽排挤，不断向营州内附，因此在贞观二十一年唐朝普遍设置羁縻府州之前，营州境内就已经设置了几个羁縻州。

第一个设置的是燕州，高祖武德四年（621），“靺鞨渠帅突地稽为燕州总管”^②。设置的地点在营州境内的汝罗故城，即今辽宁省义县东南。武德六年五月，“刘黑闥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③。此后改隶于幽州都督府。

武德、贞观之初，营州都督府境内又陆续设置了几个羁縻州，按《旧唐书·地理志》排列如下：

威州，武德二年以契丹内稽部落置，初名辽州，贞观元年更

① 《唐海东藩志存》

② 《资治通鉴》卷189。

③ 《资治通鉴》卷190。

名。寄治营州城内。

慎州，武德初以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置，隶营州。

崇州、鲜州，武德五年以奚可汗部落置，隶营州都督。寄治营州东北阳师镇。

玄州，隋旧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唐因之。后废，贞观二十二年重置。

昌州：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落。

师州：贞观三年以契丹室韦部落置，治营州东北废阳师镇。

还有两个以突厥部落设置的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列入关内道，实应隶于营州：

顺州：贞观四年以突厥突利可汗部落置，侨治营州南五柳戍。

瑞州，贞观十年以乌突汗达干部落置，在营州界。

以上诸州，分布于营州都督府（今辽宁省朝阳市）周围，每州多则五六百户，少则100余户，实际上是在营州都督府庇护下的内附部落居住地。

武德年间是否设过羁縻都督府？孙玉良同志在《唐朝在东北民族地区设置的府州》一文中，根据《旧唐书·地理书》“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认为唐朝开国后即在饶乐水（西拉木伦河）奚人居地设置了羁縻都督府。并解释说：“此时李渊尚未改郡为州，故称为饶乐郡，当设于武德五年以前，隶营州总管府。”^①

我对此说有不同看法。自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即“罢郡、置州，以太守为刺史”^②。于军事要地置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不会有武德五年尚称郡之事。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86。

营州总管府置于武德元年（618）十二月，是隋襄平太守邓弼上表归降。当时河北境内罗艺据幽州，高开道据妫州，窦建德据洛州，唐朝既未占有河北，更谈不上据有营州，这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归属。

武德、贞观初于营州境内设置的羁縻州，户口很少，都是东北各族的一些零星部落，而奚、契丹的大部分仍在原地过着游牧生活，不属唐朝管辖。据《资治通鉴》武德六年，高开道借奚兵侵幽州，如果五年已置都督府，怎么会有助高开道攻唐朝的事情？

所以，《旧唐书·地理志》关于武德五年设饶乐郡都督府一事，是错误的，不可作为依据，应根据本纪，列传的记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贞观十九年（645），唐征高丽，使辽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威胁奚、契丹、靺鞨诸部的东突厥、高丽均已衰落，东北诸族纷纷归顺唐朝。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契丹辱纥主曲据帅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隶于营州都督府”。这是以新部落重置。同年，“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帅众内属，以契丹为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别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以奚部为饶乐府，以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别帅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辛丑，置东夷校尉官于营州。”^①

东夷校尉，是承魏晋旧制。《晋书·地理志》曰：“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居辽东，东夷九种皆服事焉。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及文懿灭后，有护东夷校尉，居襄平。”汉襄平城即今辽阳市，东夷校尉是当时中原王朝管理东北各族的行政长官。唐朝第一位东夷校尉是张俭。《旧唐书·张俭传》称他贞观年间“迁营州都督，兼护东夷校尉”。这件

^① 《资治通鉴》卷199。

事在贞观十九年征高丽之前。“护东夷校尉”与贞观八年设于关内道北部部落的“宁朔大使”职能是一样的，都是唐朝派出的管理羁縻部落的官员。当时没有设置都护府。这样看来，置东夷校尉的时间应该比《资治通鉴》的记载要早。

《旧唐书·张俭传》又说：“其后，改东夷校尉为东夷都护，仍以俭为之。永徽初，加金紫光禄大夫。”校尉升格为都护，应与贞观二十二年大量设置羁縻府州有关。升都护在高宗即位之前，也可以做一旁证。

张俭之后，由程务挺继任都护。《旧唐书·程名振传》：“父务挺，永徽六年，累除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

东夷都护除了统领贞观初置于营州附近的9州外，兼领松漠、饶乐2羁縻都督府地。

饶乐府下领5州：

弱水州，以阿会部置。

祁黎州，以处和部置。

洛瓌州，以奥失部置。

太鲁州，以度稽部置。

渴野州，以元俟析部置。

松漠都督府下领8州：

峭落州，以达稽部置。

无逢州，以独活部置。

羽陵州，以芬间部置。

白连州，以突便部置。

徙河州，以芮奚部置。

万丹州，以坠斤部置。

匹黎州，以伏部置。

赤山州，以伏部置。

营州境内9州，是有固定治所的，而松漠、饶乐二府及下属

13 州部落则是“逐水草畜牧，射猎居无常处”。没有固定治所。

唐高宗麟德年间，以靺鞨酋长突地稽之子李谨行为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①李谨行身为唐朝官员，仍然带领部落进驻营州，这是唐朝以夷治夷的政策。他没有兼任东夷都护，说明麟德年间东夷都护府已废，仍由营州都督府管辖奚、契丹部落羁縻府州。

自贞观二十二年至武后万岁通天元年 48 年内，唐朝营州都督府的羁縻统治是比较稳定的。在营州附近的羁縻州，实行“华官参治”。我们在第 3 章中已经谈过，此不赘述。契丹兵为唐朝镇守城池。永徽五年，高丽王“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为契丹所乘，大败”^②。新城是安东都护府管下的羁縻州之一，当时是由契丹人为唐朝把守的。这与出征一样，是羁縻部落对唐朝所尽的义务。

武后时期，契丹松漠都督府迁至营州城侧。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翊。尽忠，万荣之妹夫也，皆居于营州城侧。文翊刚复，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③

李尽忠、孙万荣的起兵，沉重打击了唐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营州都督府、安东都护府失守内迁，侨治幽州。营州都督府管下诸羁縻州，也来了一次大迁徙。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乃迁玄州于徐、宋之境，威州于幽州之境，昌、师、带、鲜、信五州于青州之境，崇、慎二州于淄、青之境，夷宾州于徐州之境，黎州于宋州之境。”“以顺州隶幽州都督府，徙瑞州于宋州之

① 《旧唐书》卷 199 下，北狄传。

② 《新唐书》卷 220，高丽传。

③ 《资治通鉴》卷 205。

境。”这些羁縻州侨治河南道境内达八年之久，直至唐中宗神龙年间，才北还至幽州。《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突厥顺、瑞2州，奚部鲜、崇、顺化、归义4州，契丹玄、威、昌、师、带、归顺、信、沃、青山9州，靺鞨慎、夷宾、黎3州，共18州侨居幽州各县的地点，反映了自中宗神龙二年至玄宗开元四年这一段营州管下羁縻府州的情况。而松漠、饶乐二府，随着二部的反抗而废止了。在他们反唐南下时，突厥部落乘虚袭击了奚、契丹故地，李尽忠、孙万荣失败后，“其余众及奚，霫皆降于突厥”。^①唐朝统治者对东北各族政策的错误，使贞观年间取得的安东、东夷二都护的广大地区全部丧失，又收缩至平、蓟二州境内。

玄宗即位，唐朝政局稳定，国力强盛，契丹、奚又表示归顺。开元四年七月，“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率所部来降，复置松漠、饶乐二府。以契丹八部酋长为刺史”。开元五年，唐玄宗命宋庆礼等官员“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俄拜庆礼御史中丞，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聘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廩颇实，居人渐殷。”^②

唐朝重置营州都督府，恢复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并把侨置于幽州境内的原营州管下羁縻州迁回东北一部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只有一些零星材料可以证明。《新唐书·安禄山传》说开元末，安禄山“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顺化州应在营州境内。同书《史思明传》说他是“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与禄山同乡里”。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可见宁夷州也在营州境内。《资治通鉴》天宝十载八月，“安禄山过土护真

① 《资治通鉴》卷206，武后神功元年六月。

② 《旧唐书》卷185下，宋庆礼传。

水三百里，至契丹牙帐，契丹与奚合击唐兵，禄山大败，退入师州”。《旧唐书·安禄山传》说安败后，“夜走平卢”，可见师州已由幽州迁回营州境内。

也有一部分侨居幽州的部落没有返回营州，由于长时间居于内地，有的已经汉化，在官府或军队中任职。《唐故涿司马刘建墓志》：“府君讳建，汉室本宗，彭城是望，今即燕人也。自大父以前，荒口不明，难为具载昭穆。故顺化州刺史兼侍御史讳瓌，即其先人。”^① 我们知道顺化州是以奚部落设置的羁縻州，刘建祖上是奚人无疑。从墓志全文来看，亲戚中多在涿州任官，这个部落应该是武后时由营州迁至幽州境内的。涿州原是幽州范阳县。刘建不承认其出身，而冒与彭城刘氏连宗，表明他已汉化。另外一些侨居幽州的奚、契丹部落，被唐朝召募为兵。如李希烈是燕州辽西人，“少籍平卢军”。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也，为卢龙府果毅”。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武俊甫十五，隶李宝臣帐下为裨将。”^②

开元年间重置松漠、饶乐二都督府，羁縻统治的程度与以前大不相同。由于二部的强大，唐朝由原来的直接统治改为册封、和亲、互市等方式。关于唐朝册封二部首长为都督和郡王封号，以公主出降，我们前面也谈过了。除此之外，唐朝政府还经常给契丹、奚各部落酋长授予州刺史、县令等称号，表明唐朝的一套羁縻州县行政制度，仍在奚、契丹部落中实行。据《册府元龟》卷975记录，开元十四年正月：“奚御史、郡王父李缀进位右武卫员外大将军及奚弱水州刺史。”弱水州是唐初饶乐都督府下一州，开元中名号仍存。“开元十二年三月，遣使赉锦八万段，分

① 《唐文续拾》卷5。

② 《新唐书》卷211，潘镇镇冀传。

赐奚及契丹。一万段与燕（郡）公主，松漠王衙官、刺史、县令。”“开元十四年七月，契丹部落刺史出利，县令苏因多等来朝。”所谓刺史、县令，就是唐初设置的羁縻州的刺史、县令。直至唐文宗开成四年，唐朝还“授奚、契丹、室韦等告身八十九通”。可见册封制度一直没有停止过。

关于和市，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契丹露布》中说：“自开复营州 20 年内，部落不耸，安农互商，金帛山积，我国家之于货惠，亦深矣。”^①按《旧唐书·郭知运传》，薛楚玉与契丹交战在开元二十一年，《露布》所说 20 年间的和市情况，显然指开元初重置营州后。这种和市的性质与当时唐朝与突骑施的一样，是唐朝与蕃属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同于以前的羁縻部落交纳贡赋。

天宝元年（742），玄宗置十节度，以统边军。“范阳节度使制临奚、契丹、治幽州。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②安东都护府虽有其名，因新罗独立，无所统，仅领兵八千，驻营州。实际上东北诸部，均由安禄山管辖。“天宝元年，以平卢为节度，禄山为之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③天宝二年，兼领范阳节度使，于是奚、契丹诸部改由幽州管辖。由于安禄山的倒行逆施和邀功求宠，在范阳节度使管理时期，唐与奚、契丹的关系急剧恶化。安禄山起初与史思明“俱为捉生”。所谓捉生将，就是公然掠夺奚、契丹百姓。为节度使后，“乃给契丹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斩其首，先后杀数千人，献首阙下。”^④又“诛其君李日越，料所俘骁壮

① 《全唐文》卷 352。

② 《资治通鉴》卷 215。

③ 《新唐书》卷 225 上，安禄山传。

④ 《旧唐书》卷 200 上，安禄山传。

戍云南”。安禄山还挑拨奚与契丹的关系，发兵十余万，“以奚为向导，大战潢水南，禄山败，死者数千”。^①此后，契丹开始依附于回纥，与唐朝的关系日益疏远。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反于范阳”^②。安禄山屡次侵扰奚、契丹部落，没有史料表明住在塞外的奚、契丹部落参加了叛乱。史书上所说的诸族兵，应是幽州和营州境内的诸羁縻州部落居民。《旧唐书·地理志》曰：“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也就是说，河北道的羁縻府州，在“安史之乱”后就完全废止了。

“安史之乱”后，唐朝处于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擅地务自安，鞞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岁选酋豪数十人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③与东北诸族关系趋于稳定，但已不存在羁縻关系了。

① 《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

② 《资治通鉴》卷217。

③ 《新唐书》卷219，契丹传。

第七章 羁縻府州与唐朝疆域的关系

第一节 羁縻府州的兴废与唐朝疆域的伸缩

在这一章里，我们来探讨一下羁縻府州与唐朝疆域的关系。

在唐朝 300 年的历史中，其疆域发生过相当大的变化。《旧唐书·地理志》叙述唐朝前期疆域的变化说：“至（贞观）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县。自北珍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高宗时，平高丽、百济，辽海以东皆为州。俄而复叛，不入提封。”《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州县内容，以玄宗天宝十一载（752 年）为标准年代。述其疆域四至：“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并注：“汉地东至乐浪，玄菟，今高丽、渤海是也。今在辽东，非唐土也。汉境西至敦煌郡，今沙州，是唐土。又龟兹，是西过汉之盛也。”

根据唐朝各时期地理文献的记载，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绘制了三幅唐时期全图，分别画出了总章二年（669）、开元二十九年（741）、元和十五年（820）的疆域政区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及其所建立的政权。而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羁縻府州的迁徙兴废。

通过前面几章的论述，我们看到羁縻府州的情况是千变万

化、十分复杂的：因部族而异，因地而异，又因时而异，差别很大。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 800 多个羁縻府州，存在于不同的时期。《新唐书·地理志》的序言说：“今录招降开置之日，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它说的“不能详见”，恰恰是我们要详细探讨的问题。因为羁縻府州的置废，与唐朝边疆的开拓与内缩有着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我们看到唐朝各地的羁縻府州有的一直处于唐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最后升为唐朝的正州或被并入唐朝的边州都督府。有的则因部族的强大和迁徙，逐渐脱离了唐朝的控制，建立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但仍与唐朝保持藩属关系。还有一些由于地域遥远，从开始就是名义上归附于唐朝，与唐朝一直保持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尽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把羁縻府州都划归唐朝疆域范围之内，也显示出它们与唐朝正州、边州都督府的区别，但在研究唐朝疆域与羁縻府州的关系时，还是有必要注意一下它们的兴废变化。而论及它们与唐朝关系的亲疏远近，应该有个判断的标准。总结一下唐朝的羁縻政策和羁縻府州对唐朝的义务，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唐朝是否一直在那里拥有统治权，或虽然有时发生动乱分化，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还相对稳定。

(2)唐朝的羁縻政策，如驻扎军队、华官参治、使节监督等等，是否得到切实的实行。

(3)羁縻州是否承担对唐朝的义务，如交纳贡赋，应召出兵，承担徭役等。

根据这三条标准，我们可将羁縻府州分为三种类型：(1)一直处于唐朝控制之下的；(2)一度为唐朝据有，后来发生变化的。(3)只在名义上与唐朝有羁縻关系的。

第一类是设置于唐朝边州都督府领地之内的羁縻府州。这类

羈縻州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边州都督府以管内少数民族部落开置的；一是境外少数民族部落迁徙至边州都督府辖境内，侨居设置的。属于前一种的有黔州都督府管下的牂、琰、庄、充、应、矩六州，武德贞观时置为正州，开元天宝中陆续降为羈縻。剑南道泸州都督府所领的纳、萨、巩、晏等州，仪凤初置为正州，先天年间降为羈縻。茂州都督府所领维、翼二州本为羈縻，后为正州。涂、炎、徼、向、冉、穹、笮七州，《旧唐书·地理志》注其“相次为正”，《新唐书·地理志》仍划归羈縻。唐朝政府能根据需要将它们晋升正州或退入羈縻，说明对其控制有力。

岭南道桂、邕二都督府管下的羈縻州，分布在柳州以西的金龙江、江水河之间的山区和南宁以西邕江上游的丘陵地带。由于地形复杂、交通困难，唐朝无力直接统治，故设立羈縻州。范成大《桂海虞志》谈到宋朝平定邕州侬氏，“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推其长雄者首领，籍其民壮丁，以藩篱内部，防障外蛮。其酋皆世袭”。我们前面谈到岭南大部分正州刺史都是由当地土著豪强担任刺史的，唐朝在对正州和羈縻州的管理上，没有很大区别。使节巡行，定期召集和赋税制度，都在岭南羈縻州实行着。由于豪强大姓经常扩张自己的领地或与其他大姓进行兼并，常有战争发生，使唐朝政府一度失去控制，战争平息后，他们往往又回归唐朝统治之下。从天宝年间直到唐末，西原黄氏不断向东扩张，攻城略地。当时被黄氏驱逐兼并的不仅是韦、周二族，钦州宁氏也被黄氏消灭。据《资治通鉴》记载，贞元十年（794）五月，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七月，“黄少卿陷钦、横、浔、贵州”，并威逼邕州。唐朝邕州刺史徐申通过招抚黄氏，才稳定了局势。“黄氏既至，群盗皆服，于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宁息无寇害。”^① 宪宗元和

^① 《全唐文》卷 639，《徐申行状》。

三年（808），“以黄少卿为归顺州刺史”^①。大历十二年（777），桂州管内 18 个羁縻州“羁縻反复，历代不宾”，桂州都督李昌巖奉命征讨，“擒获元恶并其下将帅八十四人，其余逼逐俘虏二十余万，并给耕牛种粮，令还旧居”。^② 以上事实表明，岭南道桂州、邕州管下的羁縻州，都是唐朝领土的一部分。

属于后一种的有关内道夏州境内的六胡州、兰池州，我们已经详细地探讨了它们的内附、置州、迁徙、转正州的过程，清楚了其与唐朝的关系。

陇右道凉州都督府下贺兰州都督府，贞观时以契苾部落内附置，世代居甘、凉之间。开元十五年（727），贺兰府都督契苾承明被流放藤州，其后不闻贺兰府之名。契苾部被编入陇右军队。安史之乱，契苾部随哥舒翰至潼关参战。

河北道营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州有奚部的鲜、崇、顺化等州，契丹部落的玄、威、昌、师等州，靺鞨的慎、夷宾等州，初内附于营州都督府内。武后时李尽忠、孙万荣反，诸州内徙，侨置于幽州都督府境内，又一度移至河南道青、淄、黎州境内。中宗神龙初还隶幽州。《旧唐书·地理志》曰：“安史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

以上列举的这些羁縻州，都是内附部落设置，它们处于边州都督府的直接控制下，虽经分化离合，结果或升为正州，或纳入唐朝军队，都成为国家直接控制下的编户。这反映了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这些侨置于边州都督府境内的羁縻府州，有唐一代基本处于唐朝政府的管辖之下。

在唐朝边境以少数民族设立的羁縻府州，情况比较复杂。《大唐六典·主客郎中》条曰：“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

① 《资治通鉴》卷 237。

② 《全唐文》卷 441，韩云卿《平蛮颂》。

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七十余蕃。”下列 70 余蕃名目。其中曾被唐朝设置为羁縻府州或被唐朝授予羁縻府州名义的有三姓葛逻禄、处密、处月，三姓咽蔑，坚昆、奚、契丹、渤海靺鞨、室韦、新罗、波斯、拔汗那、康国、安国、石国、吐火罗、曹国、米国、史国、龟兹、疏勒、于阗、焉耆、突骑施 24 蕃。

这 70 余蕃的名单反映了什么时候的情况？名单中有杀下突厥，而没有两个著名的大族——回纥和南诏。杀下突厥，即小杀突厥毗伽可汗，开元四年即位。回纥当时是唐陇右道羁縻州，处于甘、凉之间。开元十五年后，杀凉州都督王君奭，退回漠北，建立回纥汗国，取代后突厥。南诏原隶剑南道姚、戎二都督府管下，天宝九载反唐，建立南诏国。突骑施在开元五年后遂渐脱离唐朝羁縻统治，开元七年唐朝册封苏禄为忠顺可汗，标志突骑施汗国为唐朝承认。《大唐六典》反映的情况，应在开元五年至十五年这一段时间内。

这 20 余蕃国虽然“各有土境”，但他们与唐朝都有或近或远的羁縻关系，我们从这 20 余蕃入手，来做些具体分析，看看它们哪些属于第二类，唐朝一度据有又发生变化的；哪些属于第三类，与唐朝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

第二节 安西四镇

《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四镇都督府，是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以南、帕米尔以东的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府及下辖 34 个羁縻州。隋末唐初，这个地区在西突厥控制下。贞观十四年平高昌，置西州，以此为据点，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经营。贞观十六年（642），始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旧唐书·郭孝恪传》：“贞观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安

西都护和西州刺史虽由一人兼任，但西州是一个正州，不应归都护府管辖。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唐朝是以西州为据点，开始经营西域，并遂渐把这一广大地区纳入羁縻统治之下的。

贞观十八年，焉耆王投靠西突厥，郭孝恪发兵征讨，俘焉耆王，“留粟婆准摄国事而还”，焉耆归于唐朝控制。贞观二十年，西突厥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①，说明唐朝要把这五国从西突厥的控制转为自己的统治区。当时在唐朝控制下的焉耆不在其中，也是一个证明。

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以阿史那社尔为崑丘道行军大总管，以讨龟兹。二十二年十二月，破龟兹国都拨换城。于是，太宗“始徙安西都护于其都，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②。至此，它们由西突厥控制转为唐朝的领土。

但是《旧唐书》、《新唐书》“地理志”以及《通典·州郡典》却一致记载安西四镇为高宗显庆年间置。其实贞观二十二年置四镇的材料是很充分的。《旧唐书·吐蕃传上》曰：“贞观中，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新唐书·吐蕃传上》引崔融议曰：“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移安西都护府至龟兹后，都护仍是郭孝恪。《旧唐书·郭孝恪传》曰：“俄又以孝恪为崑丘道副大总管以讨龟兹，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余军分道别进。”

值得注意的是，首次设立的四镇中有碎叶。《新唐书·地理志》把它归入焉耆之下，以致以讹传讹，造成两个碎叶的错误概念。碎叶只有一个，即今中亚的托克马克。阿史那社尔的这次远征名为讨龟兹，实际是与西突厥争夺整个西域的广大地区。《资

① 《资治通鉴》卷198。

② 《旧唐书》卷198，西域传上·龟兹传。

治通鉴》说：“阿史那社尔既破处月、处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分兵为五道，出其不意。”又说：“阿史那社尔前后破其大城五，遣左卫郎将权祗甫诣诸城，开示祸福，皆相帅请降，凡得七百余城（《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作七十余城），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① 这充分说明，平龟兹后，唐军分头西进，一直到了中亚昭武九国附近，碎叶包括在内。武后时，王孝杰克碎叶，复四镇，武后奖励他说：“昔贞观中，贝绶得此蕃城，其后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尽复其旧，边境自然无事。”^② 武后指的就是碎叶，但贝绶是什么人，无从知晓。《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阿史那社尔出讨西域，太宗“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贝绶可能是蕃将之一。

第一次置安西四镇的时间很短，《旧唐书·龟兹传》曰：“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四镇失守的原因是郭孝恪被杀。据新、旧《唐书》郭孝恪传的记载，阿史那社尔还军后，郭孝恪留守龟兹，龟兹国相那利与城中里应外合，袭杀郭孝恪。“太宗闻之，初责孝恪不加警备，以致颠覆，后又怜之，为其家举哀。”太宗死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那么郭孝恪必死于五月之前，所以，第一次设安西四镇大约只有五个月的时间。这大概也是唐代诸地理书中不载的原因。

郭孝恪死后，龟兹等国处于混乱状态，“唐兵既还，其酋长争立，更相攻击”。^③ 高宗显庆二年（657），瑶池都督、西突厥

① 《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

② 《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

③ 《资治通鉴》卷200。

可汗阿史那贺鲁叛唐，据有西域。“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直至显庆二年苏定方破阿史那贺鲁，平定西域，显庆三年五月：“徙安西都护于龟兹，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这次设置的四镇是龟兹、焉耆、于阗、疏勒。这时，西域又受到吐蕃的侵扰，四镇的统治很不巩固，疏勒首先附于吐蕃。高宗麟德二年（665）闰三月，“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①

这次罢四镇只是暂时的。咸亨二年（671），匭延都督，居于碎叶附近的西突厥处木昆部酋长阿史那都支与吐蕃联合，寇安西，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之。裴行俭至西州，“徐召四镇诸胡酋长”，以行猎为名，奇袭阿史那都支，擒之，“执送碎叶城”，“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②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1）裴行俭召四镇酋长出兵，可见吐蕃并未长驻四镇，退兵之后，安西四镇又属唐朝控制。（2）王方翼是裴的副手，头衔是安西都护。由西州集合出兵，可见龟兹失陷后，安西都护迁至西州。（3）王方翼筑碎叶城，以安西都护名义镇守，说明高宗调露元年，安西都护府治碎叶。《旧唐书·良吏王方翼传》描述王方翼筑碎叶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竞来观之，因献方物。”碎叶镇的设立，使唐朝不仅能控制四镇，而且控制了中亚诸国，具有重要意义。

武后垂拱二年（686），由于吐蕃进攻，安西四镇又发生了动乱。吐鲁番阿斯塔那 100 号墓出土的《汜德达告身》记载：“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军拔于阗、安西、疏勒、碎叶等四

^① 《资治通鉴》卷 201。

^② 《新唐书》卷 215 下，突厥传下。

镇，每镇酬勋一转。”《全唐文》卷185《蜀州青城县令达奚思敬碑》称他于垂拱二年任金牙道行军司兵，“设策请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千唐志斋藏石》中又有《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曰：“属蕃落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再谋拔四镇。公乃按以戎律，导以泉井，百战无死败之忧，全军得生还之路。”吐鲁番文书中出土的西州征镇名籍，征发的壮丁分别被派往金山道、疏勒道、金牙道、崑丘道行军和救援龟兹，可见当时斗争十分激烈。最后，唐朝被迫放弃了四镇。黄惠贤先生在《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中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一文中将其过程考证甚详，此不赘述。^①结果，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其余众，以安西土，迁西州都督”^②。安西都护府再次废弃，又迁回西州。表明西域形势不利于唐朝时，西州是唐朝最后坚守的阵地。

四镇失陷六年后，“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武后长寿元年（692）十月，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③。此后直至天宝末年，天山以南的龟兹、于阗、疏勒一直在唐朝控制之下。而碎叶则因为天山以北地区局势的变化，突骑施的强盛，后突厥的西征而数次易手。最后在开元七年（719），突骑施“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④。碎叶成为突骑施牙帐驻地，安西四镇又变成了龟兹、疏勒、于阗、焉耆。

唐朝在安西四镇置军驻守。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安西都护为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

①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② 《旧唐书》卷93，唐休璟传。

③ 《资治通鉴》卷205。

④ 《新唐书》卷221上，焉耆传。

管戍兵二万四千人”。^①在四镇之间往来道路上，又设置若干军、镇、守捉。“于阗东界有兰城，坎城二守捉城。西有葱岭守捉城，有胡弩、固城、吉良三镇。东有且末镇。西南有皮山镇。焉耆西有于术、榆林、龙泉、东夷僻、西夷僻、赤岸六守捉城。”^②吐鲁番文书中记载高宗咸亨年间，安西都护府管下有玉河军、箫乡军。^③贾耽《四夷路程》曰：“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表明帕米尔以东、天山以南，都在安西都护府的有效管辖之下。

安西都护府的守军多是从内地征发来的，开元二十五年五月，“敕以方隅底定，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量军镇闲剧利害，审计兵防定额，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④黄文弼先生在库车明田阿达古城发现一汉文残纸，上有“左卫率府广济府卫士□□”。^⑤按《旧唐书·职官三》：“太子左右卫率府，掌东官兵杖翊卫之政令，凡亲勋翊府及广济等五府属焉。”残纸上写的这名卫士应该是由长安东宫卫队中调去守卫龟兹的，但仍保持其原府号。吐鲁番文书中也常有征调西州人驻守四镇的记录，如哈拉和卓 103 号墓出土的一份《唐自书历官状》曰：“从咸亨三年简点蒙补旅帅已来，至四年中从果毅薛逊入疏勒，经余三年以上。”^⑥这是一个西州府兵军官，奉命到疏勒驻守三年。

安西四镇的唐朝守军，并不是驻在四国都城内，而是在旁边另驻军城，保护四个羁縻都督府。黄文弼先生在焉耆、库车（龟

① 《旧唐书》卷 40，地理志。

②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

③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6 册第 476 页，66TAM61：24（b）号文书。

④ 《资治通鉴》卷 214。

⑤ 《新疆考古发掘报告》第 4 章。

⑥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6 册第 596 页。

兹)的考古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此不赘述。

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都城內,设有羁縻都督府,都督即是其国王。其属吏中一部分是汉人。吐鲁番出土阿斯塔那239号墓文书有一份《唐西州高昌县成默仁诵经功德疏》曰:“西州高昌县安西乡成默仁,前任别敕授焉耆都督府录事,去景龙四年二月廿七日制改授沙州寿昌县令。”这说明“华官参治”的政策也在安西都护府內实行着。都护府管內的行政管理,有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辨词事》可证。唐高宗年間,昭武九姓人曹禄山与汉人李绍谨在弓月城因借贷事发生冲突,弓月城当时是安西都护府管下羁縻焉耆州辖地,当地官府将他们捉住,因官司涉及胡、汉关系,当局将其转至安西府处理。因当时安西府暂驻西州,故由西州高昌县受理审讯。黄惠贤先生在详细考证了文书内容后指出:“这说明无论是胡人之间,或者胡、汉之间发生争端,无论是刑事案件,或者是民事诉讼,唐官府都予以受理。因此,唐朝官府在高昌、弓月地区都充分行使着权力。其次,通过牒稿记录的全部案件审理过程可以看出,唐王朝的地方官府在处理胡、汉纠纷中,把双方都视为自己的臣民,并不因为李绍谨是汉人而曲意袒护。唐朝的这个地方官府,在处理这件民事诉讼中,可以说是较为妥当的。”^①从上述驻军、华官参治、处理民政事务的实例中可以说,唐朝安西都护府在天山以南地区统治相当有力,在“安史之乱”后吐蕃攻陷西域前的一百年间,这里是在唐朝的疆域版图之内。

《新唐书·地理志》记四镇都督府管下有34羁縻州,名目不存。关于34州,唐朝史料记载很少。《旧唐书·高宗纪》:“咸亨

^①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361页。

元年四月，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拨换镇，陷之。”白州应该是羁縻州之一。吐蕃既占有于阗，又攻龟兹，说明18州是咸亨元年以前在于阗、龟兹境内设置的。

疏勒府领州15，可考者只有金州。《册府元龟》卷97：“天宝十二载正月，疏勒首领摄耀建州司马裴国良。金州首领阿满耳车鼻施并来贺正。”但金州方位也不清楚。

《新唐书·地理志》中还有河西内属诸胡州12、府2。没有记载设置年代，贾耽《四夷路程》记其方位，皆在安西四镇境内，安西道路的记载，只能是天宝年间的情况。既云“内属”，应当是从其他地区迁入四镇的。《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七年九月：“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诸部先隶突骑施者，皆帅众内附，乃请徙居安西管内。”前引疏勒府金州首领阿满耳车鼻施，显然不是当地人，车鼻施是突骑施别种。可以推断，河西内属12州2府，是开元二十七年后以西突厥十姓、突骑施别部内附于四镇境内部落设置的。

第三节 天山以北地区和北庭都护府

唐朝在天山以北地区的羁縻统治，没有天山以南那样稳定。在沿革上经历了瑶池都督府、崑陵、濛池二都护府、金山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碣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这样一个复杂过程。我们沿着这条线索，探讨天山以北地区与唐朝的隶属关系。

隋末唐初，天山以北地区是西突厥的领地。贞观十四年(640)九月，侯君集平高昌，以高昌都城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即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庭州与西州一样，是唐朝为控制天山以北地区设置的一个据点。贞观二十二年四月，西突厥分裂，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处之庭州莫贺城。贞观二十三年(649)二月，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以贺鲁为瑶池都督，

使招讨西突厥未服者。这是唐朝在天山以北设置的第一个羁縻都督府。

阿史那贺鲁部落“居于多逻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统处密、处月、姑苏、歌逻禄、弩失毕五姓之众”^①。多逻斯川，冯承钧考订为今新疆北部额尔齐斯河。瑶池都督府的辖境应在今准噶尔盆地一带。

当时唐朝北平突厥，东征高丽，又置安西都护府，无力再派重兵直接统治天山以北地区，因而委派阿史那贺鲁代唐朝管理西突厥诸部，而总隶于安西都护府之下。这样，天山以北地区纳入了唐朝版图。

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企图在天山以北地区重建西突厥的统治。七月，贺鲁部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致使庭州“萧条荒废”。贺鲁想用这种手段将唐朝军队赶回内地。为了反击阿史那贺鲁的分裂叛乱，唐朝派大军与阿史那贺鲁进行了七年战争，终于在显庆二年（658）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次胜利具有重大意义。(1)彻底消灭了西突厥这一支西域最强大的力量，唐朝重新统一了西域，并维持了多年的稳定局面。(2)唐朝直接控制了天山南北地区，并且将中亚地区从西突厥手中接管过来，归于唐朝的庇护之下。(3)唐朝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加强对那里的统治。

显庆二年，苏定方平阿史那贺鲁，西突厥十姓部落纷纷来归附。“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然后，高宗下令“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

^①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下。

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①

《新唐书·突厥传下》：“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又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以统之。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驃骑大将军，崑陵都护，领五咄陆部；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驃骑大将军，濛池都护，领五弩失毕部。”西突厥十部的分界是在太宗贞观年间，“沙钵罗啞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左五咄陆部，居碎叶东；右五弩失毕部，居碎叶西。”^② 这里的碎叶是指碎叶川，实际上是指楚河。崑陵、濛池二都护府的分界是沿袭了西突厥的旧制。

濛池、崑陵二都护府下，又以西厥十姓、突骑施、葛逻禄等部分置羁縻都督府。《新唐书·地理志》记录了匭延、洁山等 23 个都督府名称。其中金满州是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阴山、大漠二府是显庆二年正月以葛逻禄二部置^③，此时并入二都护府下。另外据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一文考证，尚有千泉、俱兰、颉利三都督府。总计唐朝显庆二年在天山以北共设了 2 个羁縻都护府，26 个羁縻都督府。

这些羁縻府州，是以天山以北的诸游牧部落设置的。天山南北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塔里木盆地中央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只有在缘边的南北两条交通线上，分布着一块块的绿洲。在这些绿洲上，居住着西域大多数人口，并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唐朝只要在这些绿洲上设置军镇，就控制了天山以南的全部领土。天山以北则不同，那里是强大的草原游牧部落活动地区，在这一大片广阔地带，都是草原、沙漠，极少有人口定居的城镇。先后在这

① 《资治通鉴》卷 200。

② 《新唐书》卷 215 下，突厥传。

③ 《资治通鉴》卷 200。

里活动的西突厥、突骑施、葛逻禄等迁徙无常，又多次南下抄掠，威胁天山以南诸国安全，要想控制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对唐朝政府来说，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唐朝只能在西州、庭州至碎叶的天山北路交通线上设置军镇、守捉，维护唐朝与中亚交通往来。至于北部广大地区，只有通过笼络强大的部落，授以官衔名号，来控制其他部落。

显庆二年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和诸羈縻都督府，是唐朝在天山以北实施全面羈縻统治的开始。对于唐朝，二都护府受制于安西都护府。对诸部落，二都护又兼有可汗称号，可见实行的是蕃汉双重制度，目的在于维持民族习俗，便于管理。之所以设二都护府，是唐朝吸取阿史那贺鲁独领诸部，势力过大以致反叛的教训，使其分而治之。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虽是西突厥贵族，在贞观年间就已内附，成为唐军中的蕃将，让他们返回部落，成为唐朝统治的代理人，显得更为可靠一些。但是唐朝忽略了阿史那步真有独占西突厥故地的野心，时隔五年，便发生了动乱。

高宗龙朔二年（662），继往绝可汗、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诬陷兴昔亡可汗、崑陵都护阿史那弥射谋反，唐将苏海政杀了兴昔亡可汗，引起诸部骚乱。继往绝可汗不久死去，“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与李遮旬收其余众附于吐蕃”^①。唐朝的羈縻统治第二次瓦解了。

从龙朔二年到仪凤二年裴行俭西征这 14 年间，除庭州外，天山以北诸部不在唐朝控制之下。为了恢复羈縻统治，唐朝在庭州设置了金山都护府，作为军事指挥部。关于金山都护府的设置及作用，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在《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中做了专门考证，比不赘述。

^① 《资治通鉴》卷 201。

裴行俭的西征，平定了阿史那都支的叛乱，重置碎叶镇，旨在恢复唐朝对天山以北地区的控制。但是形势并没有稳定，永淳二年（683），阿史那车簿又帅西突厥十姓反，被安西都护王方翼平定。为了尽快结束动乱局面，武后垂拱元年，重置崑陵、濛池二府，授阿史那弥射子元庆为崑陵都护，“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步真子斛瑟罗兼濛池都护，押五弩失毕部落”。^①阿史那元庆于长寿元年（即如意元年）为来俊臣诬陷，腰斩于长安，所以阿史那元庆很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崑陵都护，根本没有返回西突厥故地，《旧唐书》的记载是有问题的。按《资治通鉴》，斛瑟罗领濛池都护是在垂拱二年九月，当时由于后突厥默啜的西进，“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时在武后天授元年，史称“西突厥阿史那氏由是遂绝”。以阿史那氏建立的崑陵、濛池二府，不复存在。其领地为突骑施和后突厥瓜分。武后久视元年（700）正月，“以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②。当时西突厥余部阿悉吉薄露反叛，剽掠碎叶，唐将田扬名引斛瑟罗之众攻薄露。可见斛瑟罗已成为唐军将领，不再是濛池都护了。

崑陵、濛池都护府两次设置，均以失败告终。后来郭元振总结教训，认为不应当让内附于唐朝的西突厥可汗子弟担任天山以北诸部的首领。因为他们久居长安，脱离部落，虽得唐朝信任，却不为诸部落所拥护。郭元振说：“此等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唯与四镇却生疮痍，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携十姓之算也。”所以郭元振建议依靠天山以北最强大的部落，来维持唐朝统治。唐朝建北庭都护府，

① 《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

② 《资治通鉴》卷206。

联合突骑施共同维护天山以北疆域，就是体现了这种策略。

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原是濠池都护斛瑟罗管下的温鹿州都督。垂拱二年后，斛瑟罗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突骑施成为天山以北最强大部落，与此同时，唐朝设北庭都护府，取代金山都护，行使羁縻统治。唐朝派使节册封突骑施可汗，并派使节到突骑施部落处理内政。这种政策起到了比军事讨伐更好的效果，突骑施归顺唐朝，“职责不乏”，又代唐朝庇护昭武九国和吐火罗地区的安全。自垂拱二年到开元五年 30 多年间，除后突厥入侵造成暂时的动荡，唐朝在天山以北地区基本保持了羁縻统治。

开元五年（717），突骑施可汗苏禄“部众浸强，虽职责不乏，阴有窥边之志”。唐朝无法控制他的扩张。开元二年十月，“突厥十姓胡禄屋等部诣北庭请降。”开元三年，西突厥十姓部落大量内徙，原因是后突厥默啜西侵，杀突骑施可汗娑葛，驱赶西突厥十姓部落。吐鲁番阿斯塔那 341 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份开元五年西州文书：“小德今月二日牵车城东埴地，其日斋时，贼从东北面齐出，遂捉小德并牛，至夜在苇东食，宿至三日明，即发入突播山。至四日夜，在小岭谷宿，□□□小德自解手足上山，经三日上山，投得维么戍烽。”唐小德是西州农户，被贼掠走北去，入突播山，应在西州之北，即今吐鲁番北的博格达山。小德逃回后，又翻山至维么戍，应在吐鲁番东北博格达山南麓。由此可知，西州控制的范围不过周围百里之内，烽戍以外，便无人把守了。以此类推，庭州也是如此。

开元十四年，突骑施可汗苏禄发兵攻安西四镇，与唐朝公开决裂。唐朝又失去了对天山以北地区的控制。所以《旧唐书·地理志》曰：“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防制”与“统御”不是一个概念。《通典·边防九·石国》引《杜

环经行记》曰：“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勃达岭。岭南是大唐北界，岭北是突骑施南界，西南至葱岭二千余里，勃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又有碎叶城。”冯承钧《西域地名》以勃达岭即今天山之拔达岭（Badal）。所以开元年间，唐朝史书中已不再有北庭府管下的羁縻州称号，仍恢复其部落名。

开元二十七年（739），唐朝出兵大举进攻突骑施，当时突骑施可汗苏禄病死，内部混乱，唐朝乘机集合四镇兵马，大举进攻。《文苑英华》卷917《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神道碑》曰：“公名和。初开元中，群胡方盛，南寇于阗，公以中军副鼓行而前。二十七年，有诏四镇诸军大出汉南垒，问罪苏禄，洗兵滇河，旌甲数万人，城池五十国。”这一战唐朝大胜，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攻碎叶，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一直进军到中亚的怛罗斯城和曳建城。杨和神道碑所谓“五十余国”，是指唐朝不但控制了突骑施领地，而且又控制了河中地区的50多个大小城邦。所以史称“威震西陲”。“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诸部先隶突骑施者，皆帅众内附。”^①唐北庭都护府又达到了高宗显庆年间的势力范围。但是由于玄宗的好大喜功，边将们对西域诸国无端发动侵略战争，引起当地民众反抗。天宝十载（751），高仙芝远征军大败于怛罗斯，大食占领了河中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势力急剧内缩，安西、北庭大部分地区被吐蕃、葛逻禄分别占领。

综上所述，唐朝在天山以北地区，除北庭府及天山北路部分军镇为唐朝直接统治外，大部分游牧部落的羁縻统治是不稳固的。真正实行羁縻统治的时间可分为以下几段：

- (1)贞观二十三年至永徽二年的瑶池都督府时期，共计3年。
- (2)显庆二年至龙朔二年崑陵、濛池二都护府时期，共5年。

^①《资治通鉴》卷214。

(3)调露元年裴行俭西征至天授元年后突厥西侵、十姓内徙，共 11 年。

(4)长安二年置北庭都护府，至开元五年与突骑施联合统治，共 15 年。

(5)开元二十七年征突骑施至天宝十载怛罗斯之战，共 13 年。

第四节 中亚昭武九国

唐代西域昭武九国，地处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唐初处于西突厥的统治之下。《北史·西突厥传》说处罗可汗曾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诸胡国即指昭武九国。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平阿史那贺鲁。原为西突厥控制的昭武九国，也被唐朝接管。唐朝在这里开始设置羁縻府州。按《资治通鉴》显庆四年的记载：“诏以为、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

这个记载显然有问题：(1)疏勒于贞观九年内附，贞观二十二年成为安西四镇之一，何来显庆四年置州之事？(2)同书龙朔元年六月条又曰：“吐火罗、呾哒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悒怛、呾哒、悒阇同是一地，怎么会两次置府呢？

《唐会要》卷 99 有两条记载：康国，“显庆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纒为都督”。史国，“显庆三年，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治所为佉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为刺史”。

这两条记载是准确的，因为它们与同书卷 36 的记载一致：“显庆三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去吐火罗的是王名远，置阿姆河以南府州。去康国的就是董寄生，置阿姆河以北诸府

州。

显庆三年在昭武九国设置的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中没有记载。根据《新唐书·西域传》统计，有康居、大宛、休循州3个羁縻都督府，佉沙、南谿、贵霜、安息、木鹿5个羁縻州。它们隶属于唐安西都护府，因为当时唐朝是通过碎叶镇来控制中亚地区的。

《文苑英华》卷913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方翼神道碑》曰：“裴吏部名立波斯，突取遮旬，诏公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大城碎叶，街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三十六蕃，承风谒贺，洎如海东肃如也。”36蕃中，当然就应有昭武9国。高宗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平阿史那都支，筑碎叶城，唐朝安西都护府移治碎叶，并先后设置过天山军、瀚海军、保大军等机构。到武后长安三年（703）乌质勒占领碎叶，建立突骑施汗国，24年时间，九姓诸国是在唐朝控制之下。

唐朝在昭武九姓地区实行什么样的羁縻统治，历史记载很不清楚。李光庭《汉西域图考》引元人耶律楚材《西游录》曰：“又西三百里塔拉斯，数百里皆平川，冈领回互，甚得形势，川北头有钜丽大城，城外皆平原可田。唐时凿道南山，夹为石牐以行水，牐脊跨坚岸，有唐节度参谋、检校刑部员外郎、假绯鱼袋太原王济之碑。”塔拉斯，即怛罗斯，今江布尔城，当时是中亚军事重镇。王济事迹无考，从记载来看，显然是唐朝在那里驻军屯田。驻军的时间，只能是唐朝直接控制碎叶的这一段时间里。

在昭武九国城镇，没有唐驻军的记载，这与安西四镇情况不同，说明中亚地处边远，唐朝无力常驻重兵。天宝元年（742），西曹国王遣使见玄宗曰：“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①被玄宗拒绝。至于昭武九国是否要向唐朝

^①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

交纳贡赋，助军出征，《旧唐书·郭元振传》引唐中宗景龙二年（708）上疏曰：“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税甲税马以充军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与忠节擅入拔汗那税甲税马，臣在疏勒具访，不闻得一甲入军。又虔瓘往入之际，拔汗那四面无贼可勾，恣意侵吞，如独行无人之境。”拔汗那即休循州都督府，景龙二年时已依附突骑施、吐蕃。郭虔瓘入拔汗那，有明显的掠夺性质，未必能说明拔汗那是在向唐朝交纳贡赋，只能说明这个小国同时受到唐朝、吐蕃、突骑施三方的压迫。1933年，考古学者在撒马尔罕东140公里穆格山城堡遗址出土一批文书，其中有三件汉文书，其中之一为中宗神龙二年牒，通知伍润、交城、大斗守捉使，有东都监察御使即将前往视查。^①按《新唐书·地理志》，三守捉均在凉州，与粟特毫无关系。有人认为这是西域商人把唐朝文书带往粟特，当地君王收藏起来，以示对唐朝的尊重。但是粟特贵族收藏与己无关的旧牒文，似乎于理不通。郭平梁先生提出一种新见解：文书年代为中宗神龙二年，当时郭元振以凉州都督迁安西都护，带的是凉州军队。郭虔瓘曾到休循州税甲税马，也可能到过粟特。文书是唐军留下的。^②唐军轮流到西域驻守，为了调遣方便，仍保留其内地称号编制，这在吐鲁番文书中屡见不鲜，我本人同意后一种意见，但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新出土文献证实。

从中宗神龙二年（706）开始，大食开始向东扩张，占领了吐火罗地区。大食呼罗珊总督库太巴（Kutayba ibn Muslim el-bahili，中国史书称为屈底波）带领阿拉伯军队攻占了石汗那，布哈拉、撒马尔罕等中亚重镇。阿拉伯史书中称为“库太巴的征服”。中亚诸国向唐朝和后突厥、突骑施等强大部落求援，引起

① 万斯年《唐代文献丛考》。

② 郭平梁《唐代在西域的几项军政设置》（新疆历史论文集）。

一场巨大战争。英国学者珀西·塞克斯在《阿富汗史》中写道：“库太巴的征服占领了下吐火罗斯坦和石汗那，强固地守住布哈拉，并有移民居住。撒马尔罕也派军队加以防守。但其周围地区却没有被征服。锡尔河以外的诸王国不仅没有被征服，而且持着敌对态度，他们的统治者受到突厥人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到中国人的支持。”开元二年（714），库太巴死去。这时后突厥人在曷欲谷、阙特勤率领下，在征服了突骑施、杀其可汗娑葛后，向中亚大举进军，赶走了大食占领军。《曷欲谷碑》中说：“我们渡过珍珠河，翻过称作天子的圣 ak-taq 山，我们一直到达铁门（关），从那里，我们回师，大食人，吐火罗人，以及住在这边的 asuk 为首的粟特人，全都臣服了。”^①

后突厥战胜后，便撤退回北方草原。唐朝军队又向大食占领的中亚城市拔汗那进攻。开元三年，唐军由安西都护府出征。“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罪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安西’。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②

这是唐朝在中亚的一次重大胜利。1933年在撒马尔罕东140公里穆格山城堡遗址出土的一份粟特文文书，据考证是唐开元年间米国国王迪瓦什梯奇致哈赫塞尔爵爷的一封信。信中说：“来了这样多的军队，有突厥的，也有中国的。而从拔汗那王那几十日向这儿的 rw'nk（突厥人）处派来了军官，但我这里把军官捉

① 《曷欲谷碑》，耿世民译文。

② 《资治通鉴》卷211。

住了。”据研究，他指的就是唐朝向拔汗那的这次远征。^①英国学者吉布在他的《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一书中说：“不可忘记，粟特人同东方的商业贸易联系，要比同西方的联系强得多，这也就促使他们在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努力培植同突厥和中国人的关系，而不是去同阿拉伯人拉关系。”

库太巴死后，中亚各国纷纷起来反抗大食人。他们向唐朝和突骑施求援。从开元七年到开元九年，康国、东安、石、吐火罗等国君都上表请求唐朝出兵。东安国王上表曰：“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吐火罗叶护上表曰：“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②当时苏禄为突骑施可汗，已重整旗鼓，与唐朝分庭抗礼。唐朝控制不了突骑施，自然无力顾及中亚地区，只得请突骑施来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在这一点上，突骑施与唐朝立场一致。开元十二年，苏禄在拔汗那大败阿拉伯军队，在阿拉伯史书上，“这次灾难被称为‘渴水日’（之战），实际上这是若干年内阿拉伯人最后一次远征河中地区，是对阿拉伯人威望的一次沉重的打击。”^③苏禄抗击大食侵略，不仅维护了河中的安全，也维护了唐朝西部边疆的安全。

玄宗天宝年间，突骑施内乱衰败，唐朝又进军河中。为了迎合玄宗的扩张欲望，唐朝将领对河中诸国大肆侵掠。天宝九年，高仙芝侵石国，“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引起诸国的愤怒，“潜引大食欲攻四镇”。天宝十载，高仙芝率唐与大食军在怛罗斯会战，唐军大败，从此唐朝势力退出了中亚。

① 马小鹤《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研究》。

② 《册府元龟》卷999。

③ 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

第五节 西域吐火罗地区

吐火罗地区，即今阿富汗的北部，唐初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贞观四年玄奘途经这里，描述当地“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①。西突厥可汗在缚喝国置南牙，令一叶护驻守。^②西突厥汗国瓦解后，吐火罗诸国表示愿意归附唐朝。唐高宗显庆三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诸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③

王名远出使吐火罗设置羁縻府州的情况，唐代史书中记载过于简略。《新唐书·地理志》中虽保留了各府州的具体名目，但也有不少错误。它把王名远出使时间定在唐高宗龙朔元年。而据《唐会要》卷36的记载是“显庆三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许敬宗监领之，书成，学者称其博焉。”同书卷99《吐火罗》条曰：“（显庆）三年，其叶护那史乌涇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县使王名远到其国，以所理阿缓大城为月氏都督府，仍分其小城为二十四州，以乌涇波为都督。龙朔元年，授乌涇波使持节二十五州诸军事，月氏都督。”

从以上记载与《资治通鉴》、《新唐书·地理志》相对照，王名远是在高宗显庆三年五月前往吐火罗设置府州，返回长安后，将行程及置州情况写成《西域图志》一书，由宰相许敬宗呈上，

① 《大唐西域记》卷1。

② 道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③ 《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

高宗发布诏布予以承认。

从王名远行程的时间来看，他是在吐火罗都城召见诸国君臣，给予府州命名后便于吐火罗立碑，纪功而还了。在他命名的府州中，有不少是以汉朝和北魏时期的西域国名而定的，但是前代西域诸国有的不存，有的不在其地，变化很大，以汉代西域诸国的地理位置去对照唐代同名羁縻府州方位，往往偏差很大。有的都督府与其属州地理位置相距很远，很难说它们同属于一国。唐代正史中极少有这些府州的具体记载，考证这些府州方位，主要依据《大唐西域记》和一些游记。阿拉伯人在公元 985 年写的《世界境域志》(Hudud al alam) 保存了许多唐代中亚地区的地理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吐火罗地区的具体情况。

唐朝在吐火罗地区设置府州与其他地区不同，唐朝不是通过武力征服占有这片领土，而是在击败西突厥后，接管了它的领地和势力范围。虽然王名远巡行了吐火罗地区，命名州县，也只是象征性的。唐朝并未在那里驻扎军队，派驻官员，征收赋税。吐火罗只是派使节到长安朝贡，我们在前边已经进行了统计和叙述。周连宽先生认为，“从以上史实来看，从 7 世纪初至 8 世纪中叶，吐火罗仍作为一个国家，与隋唐两朝交往”^①。唐朝与吐火罗的关系，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唐朝不能直接占领吐火罗地区，主要是地理条件的制约。吐火罗与唐安西四镇被帕米尔高原隔开，中间唯有瓦罕走廊这一道通道。看看《大唐西域记》卷 12 对这条路的描述，就知道这样险恶的山路和气候，是唐朝军队无法通过的。所以《通典》以葱岭守捉为“安西极边之戍”。吐火罗与唐朝的贸易往来，大多先北至昭武九国，再向东北至碎叶，然后再经北庭都护府或龟兹进入中国。唐朝要真正控制吐火罗，必先控制碎叶和昭武九国，但

^① 《大唐西域记与地研究丛稿》，第 132 页。

是唐朝在昭武九国都没能建立巩固的军事统治，更谈不上南下据有吐火罗地区。

唐朝在这里设置的羁縻都督府，多数是仅有名义而无具体的羁縻制度。还有一些是虚设。例如波斯都督府，在设置前，波斯已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子率残部逃往吐火罗。适逢王名远出使，便置波斯府于疾陵城。很快又为大食所灭，王子逃到长安，至死未返。

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国力强盛，向西扩张。天宝八载十一月，吐火罗叶护上表说竭师王附吐蕃，围攻小勃律，请安西发兵救援。玄宗应其请求，天宝九载（750），高仙芝出兵破竭师国。^①唐朝之所以出兵，是因为小勃律一直是唐与吐蕃争夺的对象。开元初，唐朝于小勃律置绥远军，不久又为吐蕃占有。天宝六载，高仙芝再征小勃律，又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②唐朝在安西西境的征讨，到此为止，并未深入到吐火罗境内。唐平小勃律后，“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

第六节 渤海、黑水、室韦

渤海是粟末靺鞨人建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隋末唐初，靺鞨部落生活在辽东地区，不断受到高丽的排挤和压迫。唐灭高丽，靺鞨部落依附于唐朝营州督府的管制之下。武后万岁通天年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反唐，靺鞨酋长大祚荣率部落东迁，开始脱离唐朝控制，在天门岭打败了李楷固率领的唐朝讨伐军队，“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

① 《资治通鉴》卷 216。

② 《新唐书》卷 221 下，西域传。

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①即今吉林敦化。大祚荣自立为振国国王。以后逐步拓宽疆域，“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②

渤海的强大，使唐朝无力征服，于是承认其独立。玄宗开元元年，“以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③。以后渤海每易一王，都由唐朝册封。名号是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在唐朝正史中，渤海的羁縻府号一直是忽汗州都督府，《新唐书·地理志》记为渤海都督府，是错误的。

渤海政权沿用唐朝政治制度，与唐朝政权保持朝贡关系，并与唐朝有密切的文化、经济交往。从唐朝与渤海的关系来看，唐朝并未对渤海实行直接统治。《旧唐书·地理志》曰：“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所谓“镇抚”，就不是“统领”。据《续日本纪》，唐肃宗至德元载，“平卢留后事徐归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县兼四府经略判官张元润来聘渤海。且征兵马曰：今载十月，当击禄山，王须发四万骑来援平贼，渤海疑其有异心，且留未归。”^④可见平卢节度使不能指挥渤海军队，当然就谈不上统领其国。唐朝与渤海的关系，是接受渤海使者的朝贡，册封新即位的渤海国王，并与渤海进行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完全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

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靺鞨部落设置。“开元十年，其酋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拜勃利州刺史。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为置长史监之，赐府都督姓李氏，名

① 《旧唐书》卷199下，渤海传。

②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

③ 《资治通鉴》卷210。

④ 金毓麒《渤海国志长编》前编卷2。

口献诚，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① 黑水靺鞨属于今黑龙江流域下游，据张博泉先生考证，勃利州即今伯力，现为哈巴罗夫斯克一带。黑水府在辽为哈州，即今俄罗斯阿纽依河口附近。^② 唐置黑水都督府，引起渤海王大武艺的不安，以为唐与黑水欲联合进攻渤海，因而发兵征讨黑水部落。当时唐朝发兵进攻渤海，以援黑水，而黑水部则引兵投奔唐朝。据韩愈撰《乌氏庙碑铭》，谈到乌承玘“开元中，尚书管平卢先锋军属，破奚、契丹，从战捺禄，走可突于渤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黑水室韦以骑五千来属麾下，边威益张。”按《新唐书·乌承玘传》，是役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它说明，黑水都督府初置时，与唐朝有军事隶属关系。《新唐书·方镇表》曰：“（开元）二十八年，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藩、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但是除了朝贡关系外，黑水部落与唐朝没什么更多的联系，只是名义上的归属，而且贞元年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③ 黑水都督府的领地大部为渤海占有，这个羁縻都督府可能就不存在了。

室韦都督府的记载很少。《新唐书·地理志》中无其名。《旧唐书·室韦传》曰：“贞元八年闰十二月，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一十人来朝。太和九月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成等三十人来朝。”《唐会要》卷96“室韦”条又补充道：“开成四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袞虫等来朝。会昌二年十二月，引见室韦大都督热论等十五人。”室韦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包括20多个部落，生活于今外兴安岭、嫩江、黑龙江上游的广大地区，部落有酋长，但互不统属，说明其社会发展还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

① ③ 《新唐书》卷219，黑水靺鞨传。

② 《东北地方史稿》第5章第5节。

唐朝何时设室韦都督府，史无明文。《资治通鉴》天宝元年记十节度之设，“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据此，室韦都督府应置于开元年间。《唐会要》只记录了从贞元至会昌这几十年间室韦来朝贡的情况，说明以前室韦地处边远，与唐朝往来极少。《新唐书·室韦传》以室韦“非显夷”，表示对其并不重视。所以，室韦都督府也只是名义上的设置。

第七节 云南境内的羁縻府州

唐朝在今云南境内设置的羁縻府州，分隶剑南道的嵩、姚、戎三州都督府。在此之前，隋朝云南爨氏领地分南宁州置恭、协、昆三州，唐朝的羁縻统治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大发展了。

《旧唐书·地理志》曰：“武德元年开南中，置南宁州，四年置总管府，五年罢总管，其年冬复置，寄治益州；七年改为都督，八年自益州称都督于今治（即味县）。贞观六年罢都督，置刺史，八年改南宁州为郎州。”南宁州是唐初云南境内一个很重要的羁縻都督府，需要研究一下它的沿革过程。

《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显然有错误。武德元年（618）唐朝尚未据有中原，何来“开南中”之说？按《资治通鉴》，隋文帝讨伐爨氏，杀南宁州大族爨翫，诸子没为奴。唐武德三年八月，高祖释放诸爨，以爨翫之子弘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尔后唐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这就是“武德年开南中”的内容，实际上是恢复爨氏在南宁州的统治。

唐初对南宁州的控制，主要通过派遣使节招抚。武德四年，嵩州治中吉弘纬使南宁，招抚昆弥（即昆明蛮）部落，“在爨之

西洱河为界”^①。武德七年八月，“以嶺州都督府长史韦仁寿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嶲，使之岁一至其地慰抚之”。韦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历数千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来见仁寿。仁寿承制置七州十五县，各以豪帅为刺史、县令”。于是唐高祖“命仁寿徙镇南宁，以兵戍之。”^②

韦仁寿的出使和置南宁州都督府，使唐朝在云南的羁縻统治初具规模。据《旧唐书·地理志》，南宁州总管府，武德四年领南宁、恭、协、昆、尹、曾、姚、西濮、西宗九州。七年，改为都督，督西宁、豫、西平、西利、南云、磨、南笼七州。“并前九州，合十六州。”其范围南至今云南省的玉溪、通海，东南至南盘江，东至今贵州省的兴义、普安，西至云南楚雄。韦仁寿以嶺州都督府长史，检校南宁州都督，后又徙镇南宁，说明南宁州最初隶属于嶺州都督府，而不是《旧唐书·地理志》所说的“寄治益州”。

韦仁寿以唐朝官吏身份出镇南宁州，又和“诸酋长相与筑城，立廨舍”^③。其目的是想把南宁州变为一个正州。当时正州与羁縻州还没有明显的差别，但韦仁寿驻守南宁州一年便去世了。以后，爨弘达仍任南宁州都督，又恢复了大族统治。

《旧唐书·地理志》说，南宁州“贞观六年，罢都督、置刺史。八年，改南宁州为郎州”。贞观末年，郎州又升为都督府。贞观二十三年，爨蛮之西的部落内附，“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高宗永徽年间，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伐大勃弄、小勃弄部落，“西南夷遂定，罢郎州都督，更置

① 《通典》卷187，边防三，昆弥。

② 《资治通鉴》卷191。

③ 《旧唐书》卷185上，良吏韦仁寿传。

戎州都督”。^①

南宁州刺史——郎州都督——戎州都督府的沿革表明，唐初云南东部诸部落的内附，使南宁州的领地迅速扩大了，故重置郎州都督府。但内附部落不仅是爨氏，还有其他部落，把它们交给南宁州爨氏统领是不合适的，需要设一个正州都督府来统一管辖，这就是戎州都督府的由来。此后，南宁州旧领诸州与新羁縻州均隶于戎府管下。

唐高宗时姚州都督府的开置，反映了唐朝在云南中、西部设置羁縻州的情况。在姚州未设府前，先设了一个麋州都督府。麋州即今云南元谋，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唐朝由嵩州南下东至滇池、西至洱海的交通要道。按《新唐书·地理志》，麋州本西豫州，隶南宁州都督府，南接姚州。初置都督府时，管麋、望、諝罗三州。而望州则是贞观末以内附部落置，则麋州为都督府亦应在贞观之后。《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永徽初，“大勃弄杨承颠私署将帅，寇麻州，都督任怀玉招之，不听。高宗以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与怀玉讨之”。方国瑜先生以为麻州应为麋州，很有道理。并指出：(1)麋州都督府之设置，应在贞观二十三年设望州之后，可能在永徽之初。(2)任怀玉是首任麋州都督。(3)此战之后，即废都督府。^②

麋州都督府废后，即是姚州都督府的设置。姚州原来也是南宁州都督府下一个羁縻州，唐高宗时，河东州豪酋王仁求开置姚府以西 20 余州，见于《王仁求碑》，我们前面已经详细叙述。按《旧唐书·张柬之传》，姚州都督府的设置是在高宗龙朔年间。麟德年间，移州治于共范川（今云南姚安），成为一个重要的边州都督府。

^① 《新唐书》卷 222 下，南蛮传。

^②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 90 页。

姚州都督府所领羈縻州数，唐代文献记载不一。《王仁求碑》说开置姚府以西 20 余州是高宗时的情况。《唐姚州刺史皇甫文备墓志》记曰：“万岁通天二年迁守邛州刺史，又迁姚府都督，使持节姚、宗、匡、縻州六州诸军事。”姚、宗、匡、縻四州，原来都是南宁州管下，说明武后万岁通天年间，将原属戎州管内的一部分羈縻州划归于姚州。但究竟姚府管下哪些是由戎州划来，哪些是新开置，不得其详。

《旧唐书·张柬之传》引武后神功年间张柬之上疏，称“姚府总管五十七州”。看来武后时期，姚府羈縻州数上升很快。但是张柬之列举了一系列姚州动乱、唐朝官吏被杀、都督府屡有废置情况，说明唐朝尽管在姚州开拓羈縻州，但统治并不稳固。这也是我们无法搞清姚州所领羈縻州详细情况的主要原因。

玄宗开元年间是唐朝在云南地区羈縻统治的极盛时代。唐朝将诸部落的羈縻州按地理区域划分，分别隶于姚、戎二府和安南都护府。《全唐文》卷 287 有张九龄撰《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按《旧唐书·张九龄传》，张于开元二十二年任中书令，这篇敕书应该是在这一年起草的。它生动地反映了唐朝在云南地区的羈縻统治情况。敕书中列举了属安南都护府的岢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误，属姚府管下的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属戎府管下的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威州刺史爨崇道等，指出他们管下的部落“时有背叛”，原因是部落之间“明仇相嫌”，“兵戎相防”，而“都府不平，处置有失”。唐朝政府遣掖庭令安道训为使，“往彼宣问，并令口具，有不稳便，可一一奏闻”。并告诫他们“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土”。有些部落虽无羈縻州称号，仍保留了其部落名称和“首领”、“大鬼主”的头衔，唐朝也把他們同羈縻州一样对待。

开元年间南诏的兴起，使云南形势发生变化。原蒙舍州刺史

皮逻阁统一了洱海附近的六诏，被唐朝封为云南王。南诏向东扩张，占据了爨氏领地，与唐朝政权发生了矛盾。加上唐朝边将对南诏的横征暴敛，繁重赋役，导致了天宝九载（750）的反唐战争。阁罗凤率兵“攻陷云南”，即姚州云南郡；“取夷州三十二”。^①“安史之乱”爆发后，南诏、吐蕃联合进攻唐朝。代宗大历年间，“成都既南失姚、协，西亡维、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尽为蛮有”^②。文宗太和年间，唐与南诏以大渡河为界。原姚、戎二府管下的羁縻州，绝大部分为南诏据有。

① 《资治通鉴》卷 216。

② 《新唐书》卷 180，李德裕传。

下 篇

唐代羈縻府州考证

说 明

《新唐书·地理志》专述羁縻府州，开列 800 多个羁縻府州名目，按道划分，归属于诸都护府、边州都督府之下。今作唐代羁縻府州考证，说明如下：

1. 根据唐代文献资料、历代地理著作以及今人研究成果、考古文物资料，尽可能搜集到有关各羁縻府州的资料，述其建置沿革、迁徙、分合，并考证其方位所在。

2. 《新唐书·地理志》的划分，因无标准年代，有许多地方并不确切。在考证过程中，虽然大体依其顺序，也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一些改动。如：

贞观四年平东突厥，于关内道北部设定襄、云中都督府及诸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不载，而将部分州目列入单于都护府及夏州都督府。当时尚无单于都护府，亦无确切隶属，故列专篇考证。

松州都督府管下诸党项州，分布在陇右、剑南道交界处。松州唐初隶于陇右，后改隶剑南道。《新唐书·地理志》于剑南道述松州沿革，而将羁縻州隶于陇右道，自相矛盾。今将松州管下诸羁縻州划在剑南道。诸州后多迁至关内道，亦一并在剑南道内述其迁徙，不另在关内道篇内考证。

《新唐书·地理志》将西域吐火罗诸府州隶于安西都护府管下，只是名义上的隶属，为了从地域划分上叙述得更清楚，故列一专篇。

3.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州目并不完全，今据历史文献

及考古资料，补辑 40 余州，按其地望，归入诸都护府、都督府下，予以考证说明。《新唐书》纪、传中记载的羁縻府州，凡《地理志》遗漏的，也一起补入，按其归属划入诸都护府、都督府，或专篇考证。例如：

昭武九国所置诸羁縻州，应隶于安西都护府。《新唐书·地理志》未载，今列单篇考证。

《三国史记》中记载于高丽故地设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多有遗漏。今补辑，列入安东都护府管下。

新罗置鸡林州都督府，管下九州，名目见《新唐书·新罗传》。因为仅是名义上的隶属，《新唐书·地理志》未列入羁縻州内。今列专篇，予以考证。

4. 诸羁縻府州所在方位，凡有出土碑志、古城遗址可做证明者，注其详细地点。其余根据地理文献及今人研究成果，述其大略方位，注明“确址不详”。文献记载极为缺乏、无法考证者，如剑南道黎、雅二州都督府管下诸羁縻州，均做一综述说明。

5. 诸羁縻府州史料，凡前面章节引用过的，本篇从略。

6. 为节省文字，引文中《旧唐书·地理志》简称《旧志》；《新唐书·地理志》简称《新志》；《资治通鉴》简称《通鉴》。

关内道

贞观四年置羁縻府州考

定襄都督府：贞观四年置，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颉利所统，初在黄河以北，不在夏州境内。李百药曰：“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李百药所言定襄，应为定襄故城。《括地志》曰：“定襄故城在朔州阳县北三百八十里。”《大清一统志》归化六厅：“定襄故城，在归化城东。汉置县，属定襄郡，后汉属云中郡，建安末省”。即今呼和浩特郊区美岱古城。其南 15 公里东黄合少乡遗址出土有“定襄丞印”的封泥，推测汉定襄故城应在东黄合少乡汉旧城遗址。李靖、李勣出马邑、云中，破突厥颉利部于阴山，虏五万余口而还。羁縻定襄都督府应置于汉定襄故城附近。

云中都督府：《括地志》：“云中故城在胜州榆林县东北四十里，秦云中郡。”《通鉴》唐高宗麟德元年正月：“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初，李靖破突厥，迁三百帐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之长。至是，部落渐众，阿史德氏诣阙，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上召见，谓曰：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故更为单于都护府。”据此，知汉之云中故城，唐初李靖迁突厥户于此，置云中都督府，后徙瀚海都护于此，更名云中都护，麟德元年，改为单于都护府。唐代诸地理书，记载不一，今正之。《山西通志》卷 30 以古云中城在托克托厅东北，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

顺州：贞观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按《新志》，顺州分处营、并、代三州地，不应划入关内道。岑仲勉《突厥集史》卷5注，以为河北道、河东道同时有两顺州，曰：“不然，代州都督安能遥领营州南之顺州也。”据《旧唐书·突厥传》，突利牙在幽州东北，死后赠北平郡王，则内附时顺州初置于营州。贞观五年入朝至并州卒，其随行部族驻于阳曲，于其地侨置顺州。《旧唐书·张俭传》曰：“俭前在朔州，属李靖平突厥之后，有思结部落贫穷离散，俭招慰安集之。”侨置怀化县于忻州定襄县，与阳曲突利部落并属顺州。《旧志》代州：“贞观十二年，省顺州，以怀化县来属。”则河东道之顺州废，而河北道顺州犹存。

长州：《旧志》：“夏州长泽县，贞观七年，置长州都督府。十三年，废长州，县还夏州。”《金石萃编》卷38《阿史那忠碑》：“（贞观）十一年，检校长州都督。”长泽，在今陕西省靖边县西。

化州（北开州）：《旧志》：“夏州德静县，贞观七年，属北开州。八年，改北开州为化州。十三年，废化州，以县属夏州。”《通鉴》贞观四年五月：“阿史那思摩拜右武侯大将军，寻以为北开州都督。”贞观十三年七月：“诏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突厥及诸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新唐书·突厥传》：“贞观十五年，思摩帅众十余万，牲兵四万，马九万匹始渡河，牙于故定襄城。”《旧唐书·突厥传》：“时思摩下部众渡河者凡十万，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请分处于胜、夏二州之间。”据上述，贞观四年置北开州于德静，即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贞观八年改为化州，十五年北徙至故定襄城，十八年，突厥户南迁，州废。

北宁州：《通鉴》贞观四年六月：“以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旧唐书·阿史那苏尼失传》：“贞观初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及颉利为李靖所破，苏尼失遂举其众归国。太宗赏

赐优厚，拜北宁州都督、右卫大将军、封怀德郡王、贞观八年卒。”此后北宁州不见于记载，当省。

北安州：《旧唐书·李靖传》：“贞观三年，突厥诸部离叛，其所亲康苏密来降。”《通鉴》贞观四年六月：“以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治所不详。

北抚州：《通鉴》贞观四年六月：“以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治所不详。贞观十五年，李思摩率突厥降户北迁，诸州应皆废。

单于、安北都护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阿德州：以阿史德部置。按《通鉴》唐高宗麟德元年：“初，李靖破突厥，迁三百帐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之长。”《旧唐书·突厥传》曰：“时有阿史德元珍，在单于检校降户部落。”阿德州当以此阿史德部置，在单于都护府城旁安置。调露元年阿史德温傅及 24 州反叛，其州当废。

执失州：《新唐书·执失思力传》：“执失思力，突厥酋长也。会颉利败，太宗令思力谕降浑、斛萨部落。”《通鉴》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新志》以执失州隶夏州都督府，当以执失思力部落置。调露元年州废。

苏农州：以突厥苏农部置。《新志》并州阳曲县下注：“贞观六年以苏农部落置燕然县，隶顺州，八年侨治阳曲，十七年省。”则苏农州初置于今山西省阳曲县境内。《旧志》曰：“定襄都督府，寄治宁朔县界，管小州四：阿德州、执失州、苏农州、拔延州。”诸府州何时徙至夏州境内，不详。

云中都督府：前述唐高宗永徽元年，云中都督府隶于单于都护府管下。《旧唐书·突厥传》：“骨咄禄者，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单于右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则云中都督府当在单

于府城旁。

白登州：《册府元龟》卷 977：“贞观二十一年十月，奴刺啜匄候友率其部兵千余，口一万内附。”卷 974：“开元三年十月，授奴赖（刺）大首领前白登州刺史奴赖孝为左领军将军，放还蕃。”则白登州当为贞观二十一年后以奴刺部置，确址不详。

桑乾都督府：《通典·州郡典》：“云州云中郡，东至桑乾都督府一百五十里。”《旧唐书·唐休璟传》：“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璟将兵击破之于独护山。斩获甚众。”《新唐书·王方翼传》：“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诏进击，因降桑乾、舍利二部。”云州即今山西省大同市，桑乾府应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调露元年废。

郁射州：《新志》：“以郁射施部置，初隶定襄，后来属。”《旧唐书·窦静传》：“寻转夏州都督，值突厥携贰，郁射设所部郁孤尼等九俟斤并率众归款。”《册府元龟》卷 977 记其事在贞观三年九月，郁射设部内附于夏州境内，与《新志》记载相合。调露元年州叛，开元三年又归附。《册府元龟》卷 964 开元三年八月玄宗诏曰：“郁射施大首领鹘屈力斤……可左骁卫将军员外置兼刺史，封阴山郡开国公。”郁射州开元年间治所无考。

卑失州：《新志》：“以卑失部置，初隶定襄，后来属。”《册府元龟》卷 974：“开元四年四月，突厥卑失州大首领伊罗友阙颉斤十囊来降。”确址无考。

呼延州都督府：《新志》：“贞观二十年置，领州三。”《旧唐书·徐敬业传》：“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至盐州西横槽烽，蕃将号徐舍人者，环集汉俘于呼延州，谓僧延素曰：‘此地蕃汉交境，放师还乡。’”盐州治在今陕西省定边县，呼延州应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

跌跌州：《通鉴》唐玄宗开元三年二月：“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帅众来降，削皆以河南地处之。”开元八年六月：“突厥降

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阴引突厥，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按《旧唐书·王峻传》，受降城即中受降城。跌跌州开元三年以河曲降户跌跌部置于中受降城附近，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巴尔朱海城附近。开元八年废。

贺鲁州：《唐会要》卷 73：“贞观二十三年，诸突厥归化，以贺鲁部置贺鲁州，并隶云中都督府。”《册府元龟》卷 986：开元六年二月诏书中有“右骁卫大将军贺鲁室合真”。同书卷 977：“开元六年四月，突厥贺鲁阿波属下首领倍罗贺鲁辞等投降。”贺鲁州当为贞观末初置，开元三年又以突厥内附诸部中之贺鲁部重置，治所不详。

葛逻州：按《唐会要》卷 73，贞观二十三年与贺鲁州等同置，高宗调露元年，单于府 24 州叛，当废。《册府元龟》卷 974：“（开元）三年正月，突厥葛逻禄下领裴达干来降，授果毅兼葛（逻）州长史，放还蕃。”葛逻部开元初与突厥降户同内附，当安置于灵、夏境内，确址无考。

瀚海都督府：《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其俟利发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瀚海府原隶燕然都护，唐置燕然都护于漠北单于台，即今蒙古哈尔和林一带。高宗龙朔三年，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府。后为安北都护府，瀚海都督府隶于其下。《新唐书》回纥传：“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时安北都护府侨治同城守捉，瀚海府隶凉州都督府管下。“开元中承宗、伏帝难，并继为首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开元中，回纥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奭，退保乌德鞬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回纥返回故地，不受唐朝节制，瀚海府遂废。

燕然都督府：《新唐书·回纥传下》：“多览葛亦曰多滥，在薛

延陀东，滨同罗水，延陀已灭，其酋俟斤多滥葛末与回纥皆朝，以其地为燕然都督府。”薛延陀建牙于乌德鞬山，多滥葛在东，应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一带，确址不详。《新志》：“燕然州，开元元年来属，侨治回乐。”回乐，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境内。

金微都督府：以仆骨（仆固）部置。《册府元龟》卷985：“（贞观二十年）六月，薛延陀余人二万人渡鲜嵎河，侵瀚海、金微、幽陵三郡。都督各发兵逆击，大破之。”鲜嵎河，即色楞格河；金微府应在河以东，今蒙古鄂嫩河流域。《唐会要》卷72诸蕃马印：“拔曳固马在瀚海南幽陵山拔曳固川。仆骨马小于拔曳固，住在幽陵山南。”幽陵山确址不详。《陈子昂集》卷6《燕然军人画像铭并序》：“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载，是岁也，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傲，惑乱其人，天子命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自居延海入以讨之。”同书卷4《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今者同罗、仆固都督，早已伏诛，回纥诸部落又与金（微）州横相屠戮，群生无主，号诉嗷嗷。”其年为武后垂拱二年。其后仆骨部内附。《旧唐书·仆固怀恩传》所记置府于夏州，当在开元初。安史之乱，怀恩帅所部从朔方军，不带金微府之号。

幽陵都督府：以拔野古部置。《通典·边防十五》：“拔野古亦铁勒之别部，在仆骨东境。”《唐会要》卷72：“杖曳固马在瀚海南幽陵山杖曳固川。”幽陵山之方位不详，幽陵府确址难以肯定。贞观二十一年置府，拜屈利失为都督。后突厥兴起，安北府南迁，幽陵府名号亦不存。开元初南迁内附。《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四年六月，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回纥、同罗、靺鞨、拔曳固、仆骨五部落来附，于大武军北安置。”《通鉴》开元八年六月：“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军之侧者，天兵节度大使张说持节即其部落抚慰之。”《新志》：“蔚州兴唐县，治横野军。”横野军在蔚州南，即今山西蔚县。开元四年后，拔曳固部幽陵都督府侨治于此。

龟林都督府：以同罗部置。《通鉴》贞观三年九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帅众来降。”未见置府之说，置府实应在贞观二十一年。《唐会要》卷72：“同罗马在洪诺河东南，曲越山北，幽陵山东。”确址不详。《通典》卷199：“多滥葛在薛延陀东界，居近同罗水。”岑仲勉《突厥集史·唐代漠北突厥诸部占地概说》曰：“部既以同罗为名，应居同罗水，即今之通勒河，其部殆在库伦（今乌兰巴托）与肯特山之间。”今从其说。开元五年，同罗与回纥等部内附后皆置于横野军侧。《新唐书·同罗传》：“安禄山反，劫其兵用之，号‘曳落河’者也。”

庐山都督府：以思结部置。《通鉴》贞观四年九月：“思结部落饥贫，朔州刺史张俭招集之，其不来者，仍居碛北。及俭徙胜州都督，州司奏思结将叛，徙之代州。”《新志》忻州秀容县：“贞观五年以思结部落于县境置怀化县，隶顺州。”《旧志》代州：“贞观六年，又督顺州，十二年省顺州，以怀化县业属。”按居于代北乃思结别部，贞观二十一年以思结部置庐山府，乃碛北之思结部。《新唐书·回纥传下》：“思结在延陀故牙。”即郁督斤山附近。《唐会要》卷72：“思结马，碛南突厥马也，煨漫山西南，阎洪达井东雨。”确址无考。《通鉴》玄宗开元三年七月：“九姓思结都督磨散等来降。”此后与回纥等徙居甘、凉之间，隶属河西节度使。后附属陇右节度使。《通鉴》天宝十四载引《安禄山事迹》：“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思结等十三部落，镇于潼关。”

坚昆都督府：《通鉴》贞观二十二年二月：“以结骨为坚昆都督府，隶燕然都护。”《太平寰宇记》卷199：“黠戛斯，本名结骨，又谓之坚昆。”《通典》卷200：“结骨在回纥西北三千里。”贾耽《四夷路程》：“坚昆部落有牢山、剑水。”冯承钧《西域地名》：剑水，即今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穆河。突厥默啜反，安北府南迁，未闻坚昆府内附。《阙特勤碑》记征服黠戛斯，并有其

国，马长寿考证在景云元年。碑曰：“我们出征黠戛斯，越过曲漫山，取得了他的国家。”曲漫山，法国学者勒内·吉罗考证为今蒙古唐努乌拉山，坚昆府当在此山北。《新唐书·回纥传下》：“坚昆，乾元中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都督府遂废。

新黎州：贞观二十三年以拔悉密部置。拔悉密，亦称驳马，方位诸书记载不一，以其在北庭以北、结骨东南，殊难考证。

狼山州、浑河州：《通鉴》永徽元年九月：“高侃执车鼻可汗，处其余众于郁都罕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统之。”《新志》：“浑河州，以车鼻可汗余众哥逻禄之乌德健山左厢部落置。狼山州，以葛逻禄右厢部落置，为都督府，隶云中都护，显庆三年为州。”郁都罕山，即今蒙古杭爱山，二州确址不详。《通鉴》开元二年：“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异常，葛逻禄等部诣凉州降。”三年二月注引实录：“突厥葛逻禄下首领裴罗达干来降。”时三姓葛逻禄居北庭府以北，称“突厥葛逻禄”者，应即狼山、浑河二州部落。《新志》陇右道鞬鞞州曰：“开元中又有火拔州、葛禄州，后不复见。”葛禄州，当为开元初突厥葛逻禄部落内附凉州者置。狼山、浑河州不见记载，当废。《新唐书·葛逻禄传》：“天宝时，与九姓复立回纥叶护，所谓怀仁可汗者也。于是葛禄之处乌德健山者，臣回纥。”按《通鉴》，回纥部落自凉州北还在开元十五年，葛逻禄部亦随之北还，故葛禄州不见于记载。

榆溪州：《新唐书·回纥传下》曰榆溪州为贞观六年内附于凉州之契苾何力部置，误，《通鉴》贞观二十一年以契苾部为榆溪州，《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十年八月，幸灵州。契苾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册府元龟》卷12贞观二十年八月诏曰：“其契苾车苾俟斤及铁勒诸姓，总统百万余户，散出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榆溪州以漠北之契苾部置，非内附于甘、凉者。《唐会要》卷72：“契苾马与阿跌马相似，在阎洪达井以北，独乐水以南，今榆溪州。”独乐河即图勒河，榆溪州应位于今蒙古图勒

河、乌兰巴托以南，确址不详。

寘颜州：以白霫部置。

居延州：以白霫别部置。《新唐书·回纥传下》：“白霫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骨接，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陁山，南契丹，北乌罗浑，东靺鞨，西拔野古。其部三：曰居延、曰无若没、曰潢水。贞观中再来朝，后列其地为寘颜州，以别部为居延州。显庆五年，授酋长李含珠为居延都督。”文字混乱，殊难考证。按《通鉴》，寘颜州与漠北诸部同置于贞观二十一年，居延州置于二十二年。岑仲勉《突厥集史》考证寘颜州以白霫部置，居延州以霫部置。白霫与同罗、仆骨、拔野古接，霫部与契丹、靺鞨接，在奥支水冷陁山。二部非同族，不可混淆。《通鉴》贞观四年八月：“突厥既亡，营州都督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霫即居延部，其地应在今西拉木伦河、内蒙古巴林左旗以北。寘颜州之白霫应在其西部，即今大兴安岭以西、蒙古克鲁伦河以东，确址不详。

高阙州：以斛薛部置。《旧唐书·良吏崔知温传》：“麟德中，累转灵州都督府司马。州界有浑、斛薛部落万余帐，知温表请徙于河北。”灵州黄河北有故高阙戍，《通典·州郡三》丰州注：“高阙当在河之西地。”即今内蒙古杭锦旗后旗黄河西北。高阙州当于高阙故地置。

稽落州：《新志》：“本高阙州，以斛薛部置。永徽元年废高阙州，更置稽落州，后又废。三年，以阿特部复置。”《新唐书·回纥传下》：“斛薛处多览葛北。”《新志》以漠北斛薛与南迁灵州之斛薛为一谈，有误。阿特，即阿跌。《通典》卷199：“阿跌，亦铁勒之别部，在多滥葛西北。”斛薛与阿跌同居多览葛之北，稽落州当先以漠北斛薛部置，后以阿跌部置。《旧唐书·突厥传上》记开元八年，唐军北征后突厥毗伽可汗瞰欲谷，“掩突厥衙帐于稽落河上。”稽落州以稽落水为名，确址不详。

玄阙州：《新唐书·回纥传下》：“骨利干处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以其地为玄阙州。龙朔中，以玄阙州更为余吾州，隶瀚海都督府。《元史·地理志》。”昂可刺者，因水为名，附庸于吉利吉斯，即唐史所载骨利干国也。”冯承钧《西域地名》考证在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

浚稽州：《唐会要》卷72：“浑马与斛薛马同类，今皋兰都督又分部落在皋兰山（买）浚鸡山。”岑仲勉《突厥集史》以为“‘买’字疑西南之误合。回纥州有浚稽州，或与此浚鸡山有关。”《阙特勤碑》：“我们出征黠戛斯，越过曲漫山，我们与其可汗战于Sunga山。”岑仲勉考证Sunga为浚鸡山之对音，前述曲漫山即今蒙古唐努拉山，浚鸡山当在其附近，确址不详。

仙萼州：州当以仙娥河为名。贾耽《四夷路程》：“回纥牙帐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冯承钧《西域地名》考证即蒙古色楞格河。确址无考。

鸡鹿州：以奚结部置。《新唐书·回纥传下》：“奚结处同罗北。”《唐会要》卷72：“奚结马，在鸡服山南赫连枝川北住，今鸡禄州。”《太平寰宇记》卷196附突厥地名有鸡扶山，确址无考。开元初内附于灵州回乐。

鸡田州：以阿跌部置。《太平寰宇记》卷198：“阿跌亦铁勒之别部也，在多滥葛西北。”《唐会要》卷72：“阿跌马在莫贺库寒山东南安置，今鸡田州。”佐藤种治《满蒙历史地理词典》以阿跌部在外蒙古以北，俄领后贝加尔地区居住，相当于今蒙古鄂尔浑河流域。《通鉴》开元三年，“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帅众来降，制皆以河南地处之”。《旧唐书·李光进传》：“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旧志》灵州：“鸡田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

皋兰州：《新唐书·回纥传下》：“浑在诸部最南者，突厥颉利败时，有俟利发阿贪支款塞。薛延陀之灭，大俟利发浑汪举部内

向,以其地为皋兰都督府,后分东、西州。”《唐会要》卷 73:“贞观二十三年二月,以阿史德特健俟斤部落置皋兰、祁连二州,隶灵州都督府,至永徽元年废。”按《新志》:浑部皋兰州隶灵州,阿史德部皋兰州隶凉州,《唐会要》之阿史德部皋兰州,应在凉州境内。《唐会要》卷 73:“斛薛马,与磧南突厥同类,今在故金门城北阴山安置,今皋兰州。”金门城确址不详。又曰:“永徽元年三月三日,以皋兰州为都督府。”《旧志》灵州曰:“永徽二年,废皋兰等三州。”按《旧唐书·浑瑊传》:“浑瑊,皋兰州人也,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高祖大俟利发浑阿贪支,贞观中为皋兰州史,曾祖元庆,祖大寿,父释之,皆代为皋兰都督。”《通鉴》天宝十三载三月:“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知永徽初改皋兰州为都督府,未尝废。《旧志》又曰:“开元初废(六胡州),复置东皋兰等六州,并寄灵州界。东皋兰州寄在鸣沙界,户一千三百四十二。”则开元初皋兰由漠北南徙。

烛龙州:贞观二十二年以俱罗勃部置。《唐会要》卷 72:“俱罗勃马与回纥相似,在特勒山北。回纥马与仆骨相类,同在乌特勒山北安置。”岑仲勉《突厥集史》考证乌特勒山,即乌德犍山,今蒙古杭爱山。回纥在山北,则俱罗勃在其东北,今图勒河流域。开元初内附于灵州。《旧志》:“烛龙州在温池界,亦九姓所处。”

燕山州:《旧志》:“在温池县界,亦九姓所处,户四百三十。”初置之事无考。

达浑都督府:《通鉴》唐高宗开耀元年七月:“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四万帐来降。”《旧志》夏州:“达浑都督府,延陀部落,寄在宁朔县界,管小州五:姑衍州,步乞若州,奚弹州,鹈州,低粟州。户一百二十四。”奚弹州,按《旧唐书·北狄传》:“永徽元年,延陀首领先逃逸者请归国,高宗更置奚弹州以安恤之。”达浑府内附五州不应有奚弹州。《通鉴》既云达浑等五州内附,则此五州已先置于漠北。然贞观二十一年置府,无达浑名号。按达浑府既以薛延陀部落置,《通鉴》高宗永徽三年六月:“遣兵部尚书崔敦礼等将并、汾步骑万

人往茂州，发薛延陀余众渡河，置祁连州以处之。”茂州，诸地理书均不载，胡三省注：“当置于薛延陀故地也。”永徽初，薛延陀部落亦置府州，由此可证。吐浑府五州应去溪弹州，而补以茂州。祁连州以突厥阿史德时健部落置。《通鉴》贞观二十年六月，李道宗等北击薛延陀，多弥可汗“引数千骑奔阿史德时健部落”。永徽三年南迁置祁连州，乃阿史德时健部并薛延陀残部。而薛延陀大部仍居漠北，《唐会要》卷96：“总章二年十二月，延陀部落余众扰乱，诏发突厥进袭，至乌罗德健山，大破之。”延陀部落穷困，遂于开耀元年内附。

仆固州都督府：贞观二十一年以仆固部置金微都督府于漠北，武后垂拱年间内附，仆固怀恩家族世袭金微都督，见前金微府考。此仆固州都督府，当为仆固别部置。《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四年存，其回纥、仆固五部落来附，于大武军北安置。”《册府元龟》卷992开元六年二月诏：“仆固都督曳勒哥出马骑八百八，充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大武军在代州。《通鉴》开元八年六月，朔方大使王峻诱仆固都督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杀之，据上述，知仆固州开元四年以内附仆固部置，侨置代州大武军。开元六年后，受朔方军节度，移于中受降城侧，八年废。《旧志》以仆固州置于夏州朔方县，应为朔方军之误。

归德州：《新志》列入党项州，注曰：“侨治银州境。”《全唐文》卷277张说《拨川郡王碑》：“拨川王论弓仁者，圣历二年，以所统吐浑七千帐归于我。开元五年，兼归德州都督。”归德州为开元五年以吐谷浑部落置。确址不详。

安乐州：《新志》：“威州，本安乐州。初，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之境。咸亨三年以灵州之故鸣沙县地置州以居之。”《新唐书·吐谷浑传》：“诺曷钵请内徙。咸亨三年，乃徙浩亶水南。又徙灵州，帝为置安乐州，即拜刺史，欲共安且乐云。”《元和郡县志》灵州回乐县：“安乐川，在灵州南稍东一百八十

里。长乐山,旧名达乐山,旧吐谷浑部落所居,今吐蕃置兵守之。”《新唐书·吐蕃传下》引徐舍人语,盐州西 45 公里有横槽烽,复 45 公里至安乐州。则安乐州在盐州西 90 公里。即今宁夏同心县大罗山东。

长乐州:《宁夏文物述略》1974 年同心县韦州出土《唐慕容威墓志》:“仍充长乐州游奕副使,以乾元元年,同斃于州之南原。”《通鉴》乾元二年六月注:“开元二十二年,以安乐、长乐二州隶原州。”《旧唐书·吐谷浑传》:“及吐蕃陷我安乐州,其部众又东徙,散在朔方、河东之境。贞元十四年,以慕容复为袭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未几,卒,其封袭遂绝。”《宋史·郑文宝传》:“威州在清远军西北八十里,乐山之西。唐大中时,灵武朱叔明收长乐州,即其地也。”《元和郡县志》以安乐川和长乐山比邻,《慕容威墓志》述其曾祖即诺曷钵,知长乐州与安乐州俱以吐谷浑部落置,均在韦州一带。

泽州:《新志》:“仪凤中自凉州内附者,处于金明西境置。”延州注:“又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府于金明西境,曰羌部落、曰阇门。”《读史方輿纪要》卷 57:“金明寨在延安府西北,本金明县地。”即今陕西省延安市西北。

宁朔州:《新志》:“初隶乐容都督府,代宗时来属,隶夏州都督府。”《新唐书·突厥传上》:“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等部)相踵款边,诏内之河南,拜道奴左武卫将军兼刺史,云中郡公。”宁朔州疑即吐谷浑慕容道奴部置,确址不详。

阴山都督府:宪宗元和三年以沙陀部落置。初为沙陀都督府,隶北庭。《旧五代史·后唐太祖纪》:“始祖拔野,贞观中为墨离军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新唐书·沙陀传》:“贞元中,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庭,陷之,吐蕃徙其部甘州。元和三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款灵州塞,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

河 北 道

营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靺鞨州 4:

燕州：唐武德四年以粟末靺鞨内附部落置。见前引《太平寰宇记》卷 71 附隋《北蕃风俗记》。《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以靺鞨渠帅突地稽为燕州总管。”为燕州设置之始。《新志》幽州：“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汝罗城，按《太平寰宇记》卷 71 燕州辽西县：“属辽西郡，与郡同在汝罗故城之（东）。”《大清一统志》锦州府古迹，考隋辽西县在义县东南四十里，即今辽宁省义县东南。《新志》曰，“武德六年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改隶幽州都督府管下。《旧志》：“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当在今北京市北，顺义、昌平二县之间。《太平寰宇记》卷 69 曰：“建中初为朱滔所破，寻灭，州废。”

慎州：《旧志》：“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辽史·地理志》：“榆州高平军，唐载初二年，析慎州置黎州，处靺鞨部落，后为奚人所据，统县二：合众、永和。”清人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卷三：“以和众、永和两属县地理参考，辽榆州当在今直隶永平府、承德府东北边及内蒙古喀喇沁左翼东北境。”以此推之，慎州初置于今辽宁省凌源、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一带。《旧志》又曰：“契丹陷营州后南迁，寄治良乡县

之故都乡城，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大清一统志》顺天府三：“西乡故城，在涿州西北。水经注：侠河东迳西乡县故城北，世谓之都乡城。按地理志，涿郡有西乡县而无都乡城，盖世传之非也。”慎州当侨置于今北京市良乡县与河北省涿州之间，确址不详。

黎州：《旧志》：“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宋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天宝领县一：新黎。自宋州迁寄治于良乡县之故都乡城。”治所与慎州同。

夷宾州：《旧志》：“乾封中，于营州界内置。处靺鞨愁思岭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领县一：来苏。自徐州还，寄于良乡县之古广阳城。”《大清一统志》顺天府三：“广阳故城在良乡县东北十里。”即今北京市良乡东北。

突厥州 2：

顺州：“贞观四年以突利部落置。六年，顺州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后徙至幽州境内。《旧志》：“天宝元年，改为顺义郡。乾元元年，复为顺州。旧领县一：宾义。郡所理，在幽州城内。”《大清一统志》以顺州在顺天府顺义县。曰：“开元二十五年，移置燕州于此。建中二年州省，属河北道。唐末五代亦称顺州。”《通典·州郡典》虽以顺州寄治幽州城内，又曰：“顺州之北境，天宝初置归化郡。”则顺州不应在幽州城内，应于开元二十五年与燕州共同迁于幽州之北。燕州在昌平、顺义之间，顺州则治今顺义县。故《辽史地理志考》曰：“盖顺州虽本在幽州城内，而自废为幽都县，乃将顺州移北，治于归顺。后乃复旧名，称顺州耳。”今从其说。

瑞州：《旧志》：“贞观十年，置于营州界，隶营州都督，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旧领县一：来远。”《辽史·地理志》：“来州

来宾县，本唐来远县地。”《辽史地理志考》卷3：“今盛京锦州府宁远州西南一百三十里为唐之瑞州，以来远县为州治。有故城周五里。”在今辽宁省绥中县境内。《旧志》又曰：“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来远旧县在营州界。州陷契丹，移治于良乡县之故广阳城。”《大清一统志》顺天府三：“广阳故城在良乡县东北十里。”即今北京市良乡县东北。

奚州9、府1：

崇州：《旧志》：“武德五年，分饶乐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旧领县一：昌黎。贞观二年置北黎州，寄治营州东北度阳师镇。八年，改为崇州，置昌黎县。契丹陷营州，徙治于潞县之古潞城，为县。”按《通鉴》及《旧唐书·北狄传》，饶乐都督府置于贞观二十二年，《旧志》有误。阳师镇当以阳师水为名。《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十月，诏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东趣断契丹走路。至阳师水，大破之。”《奉天通志》卷53：“阳师水，疑即今养息牧河。阳师与养息音近故也。唐之师州，当于是地求之，则应在今彰武县境。”崇、师二州同置于阳师镇。《通鉴》武后万岁通天元年九月：“许钦寂与契丹成于崇州，军败，被擒。”此后崇州徙至幽州境内。潞城，《大清一统志》顺天府三：“潞县故城在通州东。今州东八里甘棠乡有古城，周四里许，如县故墟，盖隋唐时潞县治。”即今北京市通县东。

鲜州：《旧志》：“分饶乐都督府奚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天宝领县一：宾从。初置营州界，自青州还寄治潞县之古潞城。”见崇州考。

顺化州：《新志》：“顺化州，县一：怀远。”《唐文续拾》卷5《唐故行涿州司马金紫光禄大夫彭城郡刘公墓志铭》：“府君讳建，故顺化州刺史兼侍御史讳瓌，即其先人。”《新唐书·安禄山传》：“乃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旧唐书·安禄

山传》，记其事在开元二十八年。《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二年，省燕州、顺化州。”按燕州初置于营州，有怀远县，贞观元年省。《新志》营州都督府有怀远守捉城，疑归顺州为分燕州怀远县置。《奉天通志》卷70以辽中县“为隋唐怀远镇地”，即今辽宁省辽中县境内。

饶乐都督府：《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率其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以奚部置饶乐都督。”贾耽《四夷路程》：“营州西北百里曰松陁岭，其西奚，其东契丹。”《辽史·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拓拔氏乘辽建牙于北。当饶乐水之南，温榆河之北。奚长可度帅众内附，为置饶乐都督府。”按辽中京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大明城。《辽史·地理志一》又引宋人薛映记曰：“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七十里至崇信馆，九十里至广宁馆，五十里至姚家寨馆，五十里至咸宁馆，三十里度潢水石桥，旁有饶州，唐于契丹尝置饶乐州，今渤海人居之。”又曰：“饶州匡义军，本唐饶乐府地。贞观中置松漠府。有潢水。”《辽史》记载混乱，以薛映记，饶州在潢水北，即今西拉木伦河北。《辽史地理志考》以其地在今内蒙古翁牛特旗右翼北界潢水之北。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考订饶乐府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西南30公里小城子英桃大队旧城址。宁城、林西二说均有所据。按《旧唐书·北狄传》：“奚国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靺鞨。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以至其国。风俗并于突厥，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故其无固定治所。

领州5：

弱水州：以阿会部置。

祁黎州：以处和部置。

洛瓌州：以奥失部置。

太鲁州：以度稽部置。

渴野州：以元俟析部置。

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考订曰：“弱水州以阿会部置。《隋书》阿会氏五部中为盛，诸部皆归之。弱水即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祁黎州以处和部置当以《魏书·勿吉传》的祁黎山得名，山在今老哈河下游与松岭山脉北麓之间。洛瓌州以奥失部置，因洛瓌水得名，《唐志》有弱水州又有洛瓌州，当时二水流经必有区别。《辽史·地理志》：高州有乐水，即今英金河，在赤峰境内，此当是弱洛水（饶乐水）的南源，洛瓌州可能在此乐水上。太鲁州以度稽部置。在今洮儿河。”《册府元龟》卷975：“开元十四年正月，奚御史郡王父李缀进位右武卫员外大将军及奚弱水州刺史。”以示开元年间，饶乐府下仍有诸州名号。《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二年九月，改饶乐都督府为奉诚都督府。”

归义州：《新志》：“总章中以新罗户置，侨治良乡之广阳城，县一：归义。后废。”按《新唐书·东夷高丽传》：总章二年，高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疑归义州以此新罗户置，应在安东府附近。《辽史·地理志》：“惠州惠和军，本唐归义州地。”《辽史地理志考》：“辽惠州故城在今直隶承德府建昌县北三百四十里，接内蒙古敖汉部境，地名博罗科旧城，周四里。或唐时归义州未侨治良乡之前，本在博罗科，则未可料，而唐志无明文也。”侨治良乡，应在万岁通天元年后。李尽忠陷幽州，诸州迁往山东河南，而归义州废。《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二月，“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充归义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新唐书·王武俊传》：“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开元中，与饶乐府都督李诗等五千帐求袭冠带，入居蓟。”则开元后以奚部重置归义州，应侨治幽州蓟县境内，即今北京市。《新志》以归义州后更名归义郡。按燕州天宝元年更名归义郡，新志混为一谈，有误。

契丹州 17、府 1：

玄州：《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契丹辱纥主曲据帅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旧志》：“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天宝领县一：静蕃。州治所，范阳县之鲁泊村。”范阳县后为涿州治，即今河北省涿县，确址不详。

威州：《旧志》：“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自燕支城徙寄治营州城内。七年，废总管府。贞观元年，改为威州。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旧领县一：威化。后契丹陷营州乃南迁，寄治于良乡县石窟堡。《新志》，营州东“有镇安军，本燕郡守捉城”。唐初营州管下有辽、燕二州，疑燕郡守捉城即燕支城，当在今辽宁省朝阳市东。

昌州：《新志》：“贞观二年以松漠部落置，侨治营州之静蕃戍，七年徙于三合镇。”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考订即今朝阳北奈曼旗境内。《旧志》：“万岁通天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旧领县一：龙山。营州陷契丹，迁于安次县古常道城。”《大清一统志》：“常道城在东安县西北五十里。”即今河北省廊坊市西。

师州：《旧志》：“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贞观初置州于营州东北废阳师镇，故号师州。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中自青州寄治于良乡县之故东闾城。旧领县一：阳师。”营州阳师镇在今辽宁省彰武县境，见前崇州考。良乡即今北京市良乡县。东闾城确址无考。《新唐书·史思明传》：“天宝初，从禄山讨契丹，禄山败，单骑走师州。思明逃山中，追见禄山平卢。”按《新志》：玄宗开元五年，营州都督府自渔阳还治柳城，有平卢军。此时师州应从幽州迁回柳城。《通鉴》唐玄宗天宝十载八月：“契丹围师州，禄山使思明击郤之。”即此证也。

带州：《旧志》：“贞观十九年，于营州界内安置，处契丹乙失革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放还，隶幽州都督。天宝领县一：孤竹。寄治于昌平县之清水店。”即今北京市昌平区境内。

归顺州：《旧志》：“开元四年置，为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落。天宝元年，改为归化郡。乾元元年，复为归顺州。天宝领县一：怀柔。”《大清一统志》顺天府三：“归顺州，今怀柔县治。”即今北京市怀柔县。

沃州：《旧志》：“载初中，析昌州置，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按前述，昌州初置于营州静蕃戍。《辽史地理志考》卷3：“唐之静蕃戍，在今直隶承德府朝阳县东北。”《旧志》又曰：“州陷契丹，乃迁于幽州。天宝领县一：滨海。迁于薊县东南回城。”《大清一统志》顺天府三：“回城在大兴县东南五十里。”即今北京市大兴县境内。

信州：《旧志》：“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辽史·地理志》中京道高州，“唐信州之地”。《辽史地理志考》卷3：“高州在今内蒙古喀喇沁右翼故大宁城之西北。”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北。《旧志》又曰：“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幽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天宝领县一：黄龙。寄治范阳县。”范阳县唐大历后置涿州，即今河北省涿州市。

青山州：《旧志》：“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领县一：青山。寄治于范阳县界水门村。”《辽史·地理志》：“中京大定府金源县，本唐青山县境。”“川州长宁军，本唐青山州地。”按唐青山州置于景云年间，时营州已陷契丹，诸州均迁至幽州境内。开元年间，营州方迁回柳城。则青山州应初置于范阳，即今河北省涿州。《辽史》所指青山，见于《北史·契丹传》：“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亲戎北讨，至平州，遂西趣长陉。诏司徒潘相乐帅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相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

别部。所虏生口，皆分置诸州。”《辽史地理志考》卷3曰：“辽金源县在今内蒙古喀喇沁右翼最东境。喀喇沁右翼东南一百五十里有大青山。唐青山县，即青山州治，当在大青山下也。”开元四年唐重置营州都督府于柳城，师州、归顺州北还，见于《旧唐书·安禄山传》。然青山州是否北还置于大青山下，史无明文。

松漠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以契丹部置，并置峭落等九州。《旧唐书·契丹传》：“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通鉴》玄宗天宝十载八月：“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过平卢千余里，至土护真水，遇雨。禄山引兵昼夜兼行三百余里，至契丹牙帐。”潢水即今西拉木伦河，土护真水即今老哈河。契丹部落居于二水之间。《辽史地理志考》卷3曰：“自今直隶永平府迁安县西北一百七十里之喜峰口外，迤北一百二十里，为辽之松亭关。山多大松，连绵内蒙古喀喇沁右翼、翁牛特左右翼及克什克腾部西南札鲁特左翼，古谓之千里松林，又谓之松漠。唐置松漠都督府，命名以此。”《新志》：“松漠都督府领州八：峭落州，以达稽部置。无逢州，以独活部置。羽陵州，以芬间部置。白连州，以突便部置。徙何州，以芮奚部置。万丹州，以坠斤部置。疋黎、赤山州，以伏部置。”契丹部落“逐猎往来，居无常处”，故确址均不详。武后万岁通天元年，松漠都督李尽忠反，陷营州，诸州皆废。《通鉴》开元四年七月，“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帅所部来降，制以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酋长，拜为刺史。”

归诚州：《旧唐书·契丹传》：“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授归诚州刺史。”按此，归诚州当置于营州附近。万岁通天元年，孙万荣反，州废，后未有重置记载。

降胡州 1：

灤州：《旧志》：“天宝初置于范阳县界，处降胡。领县一。”无考。

宁夷州：《旧唐书·史思明传》：“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与安禄山同乡里。”同书《安禄山传》：“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知宁夷州侨置于营州城旁，以处胡人。《新志》不载，今补。

礼州：《千唐志苻藏志·大唐故邵武县令靳君墓志铭》：“君讳崑，字大廉。麟德元年释褐带方州录事，俄转进礼州司马。途分韩俗，境接燕垂，盛简贤才，寄深戎旅。”据此，礼州应在辽东，确址无考。

安东都护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按《新志》及《三国史记》卷37地理志，择其可考者如下：

盖牟州：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征高丽以盖牟城为盖州。九月班师，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贞观二十年，罢辽州都督府及岫州。盖州废止年代不载。《三国史记》总章元年安东府所领州无盖牟之名，似与辽、岫二州同罢。《大清一统志》以盖牟在盖平，考贾耽《四夷路程》：“营州东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新唐书·韦挺传》：“帝破盖牟城，诏挺将兵镇守。城与贼新城接，日夜转斗无休时。”安东都护府治辽东城，盖牟城应在辽东城东北，与新城邻近。盖平即今辽宁省盖州，在辽阳西南，方位不合。《大清一统志》之说不妥。唐新城遗址在今抚顺市城北高尔山。据考古发掘，今抚顺市劳动公园有一汉代古城遗址，有高丽遗物。古城与高尔山城隔浑河相望，与唐文献相符。故唐盖牟城应在抚顺劳动公园古城遗址。

新城州都督府：《旧唐书·高丽传》：“乾封二年二月，勣度辽

至新城，谓诸将曰：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遂引兵于新城西南，据山筑栅，且攻且守。”《旧唐书·程名振传》：“永徽六年，又率兵破高丽于贵端水，焚其新城。”贵端水即今浑河。知新城在浑河北岸。《奉天通志》卷53：“今抚顺城北有高丽古城，依山为垣，谓即新城。证以唐代用兵之形势及贾耽所记，无一不合。”即抚顺市北高尔山山城。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第5章第2节记其遗迹：“山城上面环山，城墙随山势起伏用土筑造，周围约八里。有东、南、北门。南门是正门，也是山水外泄的水道。城西南有土筑壕堑，当是唐兵于城西南据山筑栅的遗迹。”总章元年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新城州为都督府。《三国史记》曰：“新城州本仇次忽，或云敦城。”仪凤二年正月，移安东都护府治新城。

辽城州都督府：《三国史记》作辽东城州，即辽东城。贾耽《四夷路程》：“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即指辽东城。贞观十九年征高丽李勣克之，以其城为辽州。胡三省注：今大元辽阳府。贞观二十年，罢辽州都督府。总章元年，李勣列辽东州县。《三国史记》有辽东城州，当为复置。《新唐书·高丽传》：总章二年，高品徙都护府治辽东州。《通鉴》作仪凤元年（上元三年）二月徙治。二年，又徙府治于新城。辽东州，即今辽阳市老城。

建安州都督府：贾耽《四夷路程》：“安东都护府西至建安城三百里，故中郭县也。”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以建安州为今盖州东北7.5公里青石关堡高丽城村的东山高句丽山城。《唐故右武卫将军高府君墓志铭》：“公讳钦德，曾祖瑗，建安州都督。祖怀，袭爵建安州都督。公以开元二十一年终于柳城郡官舍。”应是高丽酋长世袭。《通鉴》唐高宗仪凤元年二月：“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安市州：《辽史·地理志》：“铁州，本汉安市县，高丽为安市

城。在（东）京西南六十里。”辽东京即辽阳，安市城址当在今辽宁海城县。《奉天通志》卷53曰：“今海城南十五里之营城子，考此古城，循山为垣。周五六里。其中时有矢镞铁釜及唐代泉币出土。登城而望，四面有山，映照颇与新旧两唐书所纪战争之形势相近。”

哥勿州都督府：《新唐书·泉男生传》：“男生走保国内城，率其众与契丹、靺鞨兵内附，举哥勿、南苏、苍岩等城以降。”《三国史记》卷13：“（东明）王见沸流水中有菜叶遂流而下，知有其人在上流者，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二年六月，（沸流王）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高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三国史记·地理志》有甘勿主城，本甘勿伊忽。多勿、甘勿，应为哥勿音转，其城当与国内城邻近。沸流水即今浑江。《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浑江中游考古调查》以今吉林通化市快大茂区三合堡有古高丽山城遗址，应为哥勿城，待考。

越喜州都督府：《新唐书·渤海传》：“扶余故地为扶余府，高丽故地为西京，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铁利故地为铁利府，越喜故地为怀远府。”《辽史·地理志》：“信州，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怀远府，今废。”《大清一统志》奉天府二：“信州故城，在开原县南界、铁岭县东北界。”即今辽宁省铁岭市东北嵩山堡一带。

舍利州都督府：《新唐书·渤海传》：“铁利故地为铁利府。”铁利似为舍利之误。故地应与越喜州相去不远，待考。

南苏州：《新唐书·高丽传》：“（贞观二十一年）三月，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由新城道以进。次南苏、木底、虜兵战不胜，焚其郭。乾封三年二月，薛仁贵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引兵略地。”以李勣行军路线，南苏、木底二城当在新城东北。《旧唐书·契苾何力传》：“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皆大破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

应为邻近。按南苏城以南苏水为名。《大清一统志》兴京山川有苏子河：“苏子河在（兴京）城北半里，汉志高句丽县有南苏水，疑即此。”《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资料汇编》从其说，定南苏城于今辽宁省抚顺市东浑河与苏子河交汇处。地名有南杂木，疑为南苏音转。

木底州：前述南苏与木底邻近，今辽宁新宾县有木奇镇，在清为驿站。附近有高丽山城遗址，应为木底城所在，疑木奇即木底之音转。

苍岩州：《考古》1962年第11期《吉林辑安高句丽霸王朝山城》调查集安县西北六十里新开河口霸王朝山城，以为山城“居高临下，不但将这一带浑江水面一览无余，而且恰好扼住了这里通往新开河谷的咽喉，势殊险要”。城堡属于高句丽时代，又南苏、木底之间，应为苍岩城所在。

磨米州：《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岫、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大周故□□将军行左豹韬卫郎将赠左玉钤卫将军高公墓志铭》：“公讳慈，字智捷，朝鲜人也。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奉敕差父充泸河道讨击大使，寻以寇贼恐陵，父子俱陷，不屈贼庭，以万岁通天二年五月廿三日终于磨米城南。”城确址无考。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陷营州，磨米州亦陷，州当废于是时。

积利州：《通鉴》贞观二十一年：“七月，牛进达、李海岸入高丽境，凡百余战，无不捷。攻石城，拔之。进至积利城下。”《三国史记》曰积利城本赤里忽，在鸭绿水北，应在辽东半岛。今辽宁省复县龙潭山一带有得利营城故址，为高丽古城，《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资料汇编》定得利古城址为唐积利州。

石城：石城与积利城近，已见前述。《三国史记》有似城，本史忽。似城与石城音相近，疑即一地。《辽东志》盖州古迹曰：

“石城，在盖州城东南二百里阡河山。”《奉天通志》卷 83：“城儿河山，源出（庄河）县西行九十里，屈曲于城儿山北山峡中。右岸为夹河山，两山上旧各有城，今城儿山遗迹犹存，传为高丽盖苏文筑。”牛进达由海登陆，先攻石城，再攻积利，城儿山古城在庄河县西北五十里，应为石城所在。

黎山州：《三国史记》有犁山城，本加尸达忽，在鸭绿水以北，确址不详。

延津州：《辽史·地理志》：“银州，本渤海富州，统县三；延津县，本渤海富寿县，境有延津故城，更名。”当为唐延津城所在。辽银州即今辽宁省铁岭县，则延津州即今铁岭。

拂涅州：《辽史·地理志》：“辽州，本拂涅国城，渤海为东平府。”辽州治在今辽宁省新民县东北五十八里辽滨塔村，其地与越喜故地邻近，应为唐初黑水靺鞨所居。

岫州：以高丽白岫城置。《通鉴》贞观十九年六月，“白岫城请降，以白岫为岫州”。二十年闰二月：“罢辽州都督府及岫州。”《旧唐书·高丽传》曰：“其城因山临水，四面险绝。”唐军克辽城而后至白岫，其地必在今辽阳以东。《奉天通志》卷 53：“盛京通志谓岫州城在辽阳东北五十七里石城山上，周四里，一门，是也。今考城在安平之北，太子河北岸，俗称燕州城。盖读燕为去声故耳。”即今辽阳市东北五十七里大安平镇对河石城子。

北扶余城州：《旧唐书·高丽传》，贞观五年，高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即此。《新唐书·渤海传》：“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捍契丹，领扶、仙二州。”知扶余与契丹交界。《辽史·地理志》：“通州，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奉天通志》卷 53：“今据许亢宗奉使行程录及武经总要所纪考定，今昌图城北四十里之四面城为扶余府故地。”《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资料汇编》以扶余城在今吉林四平市西侧一面城古城，并考之甚详。

国内州：以高丽国内城置。《通典·边防二·高句丽》：“马訾水一名鸭绿水，去辽东五百里，经国内城南，又西与一水合，即盐难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贾耽《四夷路程》：“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泝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沟口，得渤海之境。又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三国史记》卷37：“孺留王二十二年，移都国内城。都国内城历四百二十五年，长寿三十五年，移都平壤。”知丸都即国内城，即今吉林省集安县。

熊津州都督府：唐高宗显庆五年八月，苏定方以百济故都置府，仪凤元年二月，徙至辽东建安故城。《东国輿地胜览》卷17：“公州牧，本百济熊川，唐高宗遣苏定方与新罗金庾信攻灭百济，置熊津都督府。留兵镇之。唐师既去，新罗尽有其地。”即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三国史记》卷37记领13县，可考者3：尹城、麟德、散昆。

《三国史记》曰：“尹城本悦已。”《东国輿地胜览》卷18：“定山县，本百济悦已县。东至公州界二十一里。”当在今公州西。

《三国史记》：“麟德县本古良夫里。”《东国輿地胜览》卷19：“洪州青阳县，本百济古良夫里县。西至洪州界十一里。”当在今忠清南道广川一带。

《三国史记》：“散昆县本新村。”《东国輿地胜览》卷20：“洪州保宁县，本百济村县。东至青阳县界四十七里，至洪州界三十二里，西至海岸十九里。”当在今大川一带。

东明州：领四县，可考者一：“久迟县本仇知。”《东国輿地胜览》卷18：“全义县，本百济仇知县。东至清州界十八里。”清州即今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市，即东明州所在。

支浿州：领九县，可考者三：“已汶县本今勿。马津县本孤山。隆化县本居斯勿。”

《东国輿地胜览》卷 17：“林川郡本百济加林郡。古跡有今勿村处，在郡东二十里”。

同书卷 20：“礼山县本百济乌山县，新罗改孤山，为任城郡领县。

同书卷 30 任城郡大兴县古迹有居叱勿所，“在县东二十一里”。

以上三城，林川郡即加林城，任城郡即任存城，《旧唐书·刘仁轨传》：“显庆五年，时苏定方既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于百济府城镇守。百济为僧道琛、旧将福信率众复叛，引兵围仁愿于府城。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文度统众，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道琛等乃释仁愿之围，退保任存城。诸将会议，或曰：“加林城水陆之冲，请先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固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据此，则任存城与加林城相去不远。礼山县即今韩国忠清南道礼山，支得州当置于此。

鲁山州：领六县，可考者二：“鲁山县本甘勿阿。唐山县本仇知只山。”

《东国輿地胜览》卷 34：“咸悦县，本百济甘勿阿县，新罗改今名。”金沟县，“本百济仇知只山县，新罗改今名。东至今州府界十六里”。以其地图考之，咸悦在今韩国全罗北道里里市以北。金沟在今全州市与金堤县之间。据此，鲁山州当置于今全州一带。

古四州：领五县，可考者三：“古四州本古沙夫里。带山县本大尸山。辟城县本辟骨。”《东国輿地胜览》卷 33：“古阜郡本百济古济夫里郡，新罗改今名。东至泰仁县三十七里。”“金堤郡本百济碧骨郡，新罗改今名。东至金沟县界十四里，南至泰仁县界二十二里。”同书卷 34：“太山郡本百济大尸山郡，新罗改太山。西至金堤郡界二十八里，北至金沟县十七里。”以上三地在

今全罗北道堤、新泰仁一带。古四州当置于此。

沙洋州：领四县、可考者四：“沙洋州本号尸伊城。无割县本毛良夫里。佐鲁县本上老。多支县本夫只。”《东国輿地胜览》卷36：“长城县本古尸伊县，新罗改为岬城郡，高丽改今名。西至高敞县界十五里。”号尸伊当为古尸伊之误。“高敞县本百济毛良夫里县，新罗改今名。东至长城县界十里。”

“咸平县本百济屈乃县。牟平县，本百济多只县，新罗改多歧。本朝太宗九年，合两县改今名。东至罗州界三十二里，西至海岸四十一里。”多只即多支字异。

“茂长县：茂松县本百济松弥知县。长沙县本百济上老县。本朝太宗十七年，合两县改今名。东至高敞县界7公里，西至海岸14.5公里，南至灵光郡界11.5公里。

罗州即今韩国全罗南道罗州县，灵光郡即今灵光县，咸平县即今咸平县。据此，沙洋州应在今罗州、灵光、咸平一带。

带方州：领六县，可考者二：“带方州本竹军城。竹军县本豆胗。”《东国輿地胜览》卷39：“南原都护府，本百济古龙郡，后汉建安中为带方郡。曹魏时南带方郡，唐高宗遣苏定方灭百济，诏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即今韩国全罗北道南原市。同书卷40：“兴阳县本长兴府，有豈原废县，在县西十五里，本百济豆胗县。高丽改今名，属宝城郡，后属长兴府。”其地在今全罗南道宝城与长兴之间。据此，知今南原以南至海，均属带方州管内。

分嵯州：领四县，可考者四：“分嵯州本波知城。贵且县本仇斯珍兮。皋西县本秋子兮。军支县。”《东国輿地胜览》卷40：“乐安郡，本百济分嵯郡。有军支部曲，在郡南二十五里。”同书卷39：“潭阳都护府，本百济秋子兮郡，北至长城县界二十里。”即全罗南道光州市北潭阳县。同书卷36：“珍原县，本百济秋斯珍兮县。南至光山县界十七里，北至长城县界二十三里，西至灵

光郡县二十三里。”应在今全罗南道光州市与长城县之间。

鸡林州都督府管下九州考

《旧唐书·新罗传》：“龙朔三年，诏以其国为鸡林州都督府，授法敏鸡林州都督。”据《新唐书·新罗传》，上元二年（仪凤元年），安东都护府内徙，新罗“多取百济地，遂抵高丽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州有都督，统郡十或二十，郡有大守，县有小守。”九州为新罗自置，新罗以鸡林州大都督府名义藩属于唐，其九州亦载入唐史书。今考九州方位，以明鸡林州都督府之辖境。

鸡林州都督府：治新罗都城。《东国輿地胜览》卷21：“庆州府，本新罗古都。金城在府东四里，月城在府东南五里。”今为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所在。

《三国史记》卷34：“后与大唐侵灭二邦，平其土地，遂置九州。本国界内置三州：王城东北当唐恩浦路曰尚州，王城南曰良州，西曰康州。故百济国界置三州：百济故城北熊津口曰熊州，次西南曰全州，次南曰武州。于高句丽南界置三州：从西第一曰汉州，次东曰朔州，又次东曰溟州。九州所管郡县，无虑四百五十。”

尚州：《东国輿地胜览》卷28：“尚州牧，本沙伐国，新罗沾解王取以为州、法兴王改上州，置军主。真兴王改上洛郡，神文王复为州，景德王改今名。”其地即庆尚北道尚州。《三国史记》卷34：“唐垂拱三年复置，筑城周一千一百九步。”领9郡。

良州：《三国史记》卷34：“文武王五年，麟德二年，割上州、下州地置良州。神文王七年筑城，周一千一百六十步。景德王改名良州，今梁州。领县一：岷阳，本居知火县，景德王改名，今因之。”《东国輿地胜览》卷23：“彦阳县，本新罗居知火

县。景德王改嶽阳，为良州领县。东至蔚山郡界十九里，西至密阳府界二十八里，至清道郡界三十一里。北至庆州府界 13 里。”良州应位于今庆尚南道蔚山市与密阳、清道县之间，领 13 郡。

康州：《三国史记》卷 34：“康州，神文王五年，唐垂拱元年，分居庵州置菁州，景德王改名，今晋州。”《东国輿地胜览》卷 30：“晋州牧，西至全罗道光阳县界九十四里，北至宜宁县界四十里。”即今庆尚南道晋州市。领 9 郡。

汉州：《东国輿地胜览》卷 6 广州牧：“本百济南汉山城。及唐苏定方攻灭百济，唐师行，新罗渐收其地。改南汉山城，为汉山州，又称南汉山州。景德王十五年改汉州。高丽太祖二十三年改今名。东至骊州界七十五里，南至利川府界七十四里，距京都四十一里。”即今韩国汉城市南 20 公里处。领 21 郡。

朔州：《三国史记》卷 35：“贾耽古今郡国志云：句丽之东南，涉之西、古貊地，盖今新罗北朔州、善德王六年，唐贞观十一年为中（牛）首州，置军主。景德王改为朔州，今春州。”《东国輿地胜览》卷 46：“春川都护府，东至扬口县界八十九里，西至京畿加平县界五十九里。”即江原道春川市。领 12 郡。

溟州：《三国史记》卷 35：“贾耽古今郡国志云：“今新罗北界溟州，盖涉之古国。前史以扶余为涉地，盖误。善德王时为小京，置仕臣。太宗王五年，唐显庆三年，以何瑟罗地连靺鞨，罢京为州，置军主以镇之。景德王十六年改为溟州。”《东国輿地胜览》卷 44：“江陵大都护府，本涉国。汉武帝元封二年，遣将讨右渠定四郡时，为临屯。景德王十六年，改溟州。东至海岸十里，西至横城县界一百九十里，北至襄阳府界六十里。”即江原道江陵市。领 9 郡。

熊州：《三国史记》卷 36：“熊州本百济旧都，唐高宗遣苏定方平之，置熊津都督府。（新）罗文武王取其地有之，神文王改为熊川州，置都督。景德三十六年改名熊州。”领 11 郡。熊州

治所在今公州。详见前考。

全州：苏定方平百济，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东国輿地胜览》卷 33：“唐师既还，新罗尽并其地，景德王分为全、武二州都督府。全州府，本百济完山。新罗真兴王十六年，置完山州。景德王十五年，改今名以备九州。东至镇安县界四十七里，南至任实县界四十二里。”即今全罗北道全州市。领 11 郡。

武州：《三国史记》卷 36：“武州本百济地，神文王六年为武珍州。景德王改为武州，今光州。”《东国輿地胜览》卷 35 光山县：“百济武珍州，（高丽）太祖二十三年，改光州。南至和顺县界二十一里，西至罗州界四十七里。”即今全罗南道光州市。领 14 郡。

陇右道

凉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凉州都督府属陇右道，管下有羁縻府州若干，多是唐高宗武后时由漠北南徙者，原属安北都护府管下。

贺兰州都督府：《旧唐书·契苾何力传》：“契苾何力，其先铁勒别部之酋长也。贞观六年，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十四年，时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贺兰州都督沙门并在凉府，十六年，诏许何力觐省其母，兼巡抚部落。”《全唐文》卷167《契苾明碑》：“君讳明，本出武威姑臧人也。麟德年中，授贺兰州都督，以证圣元年薨于凉州姑臧县之里第。”据此，贺兰州当置于贞观六年，治于凉州府城内，即今甘肃省武威县。开元十五年，凉州都督王君奭流放凉州诸部酋长，引起反叛，契苾部与回纥等杀王，一起由凉州迁回漠北。其后不闻贺兰府之名号，当废。

蹄林州：贞观二十一年以思结别部置。《唐会要》卷72：“鬲利羽马，磧南突厥马也，刚摩利施山北，今蹄林州。”刚摩利施山，今地不详。

祁连州（西皋兰州）：《新志》：“皋兰州，贞观二十二年以阿史德特健部置，初隶燕然都护，后来属。隶凉州都督府。”《通鉴》贞观二十二年六月：“薛延陀多弥可汗引数千骑奔阿史德时健部落。”二十二年二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置祁连州，隶

灵州都督。”永徽三年六月：“崔敦礼等发薛延陀余众渡河，置祁连州以处之。”如上述，则有二祁连州，一为阿史德时健部置，一为薛延陀余众置。《新志》曰：“东皋兰州，以浑部置，初为都督府，并以延陀余众置祁连州，后罢都督，又分东、西州，永徽三年皆废，后复置东皋兰州。”永徽三年废祁连州，乃薛延陀部之祁连州。阿史德部祁连州迁至凉州，更以皋兰州名之。实际上，它应作西皋兰州，以示与浑部之东皋兰州区别。如此解释，尚可成立。

火拔州：《旧唐书·郭虔瓘传》：“开元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围击北庭，虔瓘率众固守，默啜女婿火拔颉利发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年闰二月，火拔颉利发石矢毕封燕山郡王。”《全唐文》卷227《拨川郡王（论弓仁）碑》：“九姓之乱也，公四月度碛，过白怪林，收火拔部帐。”《通鉴》天宝十三载三月：“敕以陇右十将，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军。”据上述，开元二年，后突厥火拔部由北庭内附，置火拔州，隶于陇右道。至德元载五月，哥舒翰守潼关，火拔归仁执哥舒翰降安禄山。禄山以火拔归仁叛主，不忠不义，斩之。其后火拔部不知所终，火拔州亦废。

阏门州：《新志》：“吐谷浑州，隶凉州都督府。”《新唐书·吐谷浑传》，咸亨三年，吐谷浑地陷于吐蕃，其王“诺曷钵乃徙浩亶水南。而鄯州地狭，又徙灵州。”《元和郡县志》卷39鄯州湟水县：“浩亶水，今谓之阏门水，经县东。”附近有汉浩亶故城。疑阏门州即以吐谷浑诺曷钵部置于此。诺曷钵部后迁到灵州，置安乐州。《新志》延州注：“又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府于金明西境，曰羌部落，曰阏门。”疑阏门州又东徙至延州境内。

安西都护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按《新志》，安西四镇及昭武九姓、吐火罗地区诸羁縻府州，均隶安西都护府管下，今考安西四镇及天山以南、葱岭以东诸府州，昭武九姓、吐火罗地区另章考证。

龟兹都督府：

治龟兹国伊逻卢城。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阿史那社尔平龟兹，太宗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都城，寻废。唐高宗显庆三年五月复置，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龟兹，罢安西都护府及四镇。武后长寿元年十月，王孝杰破吐蕃，复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伊逻卢城，据车慕奇《丝路之旅》记载，考古发现其在新疆库车县城东郊，古城周长八公里。黄文弼称为麻札甫塘古城。

领州 9。今可考者唯有白州。《旧唐书·高宗纪》：“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罢安西四镇。”州以白山为名，确址不详。

毗沙都督府：

治于阗国西山城。《通鉴》贞观二十三年七月：“阿史那社尔之破龟兹也，行军长史薛万备请因兵威说于阗王伏闾信入朝，社尔从之。七月，伏闾信随万备入朝。”“高宗上元二年春正月，以于阗国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于阗王尉迟伏闾雄为毗沙都督。”《新唐书·于阗传》：“其居曰西山城，胜兵四千人，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据车慕奇《丝路之旅》记载，于阗故城在今新疆和田县南 25 公里玉龙喀什河西岸，名曰玛利克瓦特古城，遗址南北长 1500 米，东西两端分别为 750 米和 450 米。

领州 10，《新志》缺载。据《新五代史》卷 74 于阗传引高居海行纪曰：“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

五百里矣。又行二日到安军州，遂至于阆。其国东南曰银州、卢州、渭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騫所穷河源出于阆，而山多玉者，此山也。”高居海所记，其地多无考，然于阆以汉家名称置州，似应为唐朝时设置。又据《宋会要辑稿》卷197，拂菻国：“其国东至西大石及于阆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阆，次至约昌城，乃于阆界。”福州应在今新疆和田县西，确址不详。

焉耆都督府：

贞观二十二年以焉耆国都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上·焉耆传》：“阿史那社尔讨龟兹，阿那支奔之，壁东境抗王师，为社尔所擒，数其罪，斩以徇。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新唐书·焉耆传》曰：“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大唐西域记》曰：“阿耆尼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黄文弼实地考察，以为在今焉耆县南波斯腾湖西岸博格达沁古城。徐松《西域水道记》卷2海河条云：“淖尔（波斯腾湖）西岸有故城，雉堞犹存，周九里许，谚曰四十里城。”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说：“四十里城市之东约四里地，有旧城一座，名博格达沁古城。位于草滩之中，墙基尚存，周约六里。城中已漫草荒芜，洼者且浸水而成池塘。城中有二土阜，审其发掘痕迹，似为土坯所砌之古房址。城西北隅有一大土墩，高丈余，附近拾得开元钱半枚及碎铜片数块，则此城确为唐代遗址。审其形势及军事设备，或为唐焉耆镇所在地。”《文物》1982年第4期刊登考古发掘报告，记博格达沁古城在今焉耆县西南12公里处，长方形，城墙周长3000米左右。

疏勒都督府：

贞观二十二年以疏勒国迦师城置。《新志》引贾耽《四夷路程》曰：“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赤河来自疏勒西葛罗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

入据史德界。”车慕奇《丝路之旅》曰：“唐疏勒镇在喀什城东30公里哈奈故城，在伯什托乎拉村，克勒孜河由西来，至故城前分流出恰赫马赫河，至城东又合，称为喀什噶尔河，流向巴楚。”与《新唐书》记载正合。黄文弼以唐疏勒镇遗址附近有黑太沁遗址，区域横直30公里，周围有烽墩及古房屋遗址，发现不少铜钱与陶片，应为唐代遗物，即疏勒国都迦师城。

领州15。今可考者唯有金州。《册府元龟》卷971：“天宝十二载正月，疏勒道领摄耀建州司马裴国良，金州首领阿满耳车鼻施并来贺正。”确址不详。

碎叶镇：

以碎叶城置。碎叶，《大唐西域记》曰：“清池西北行五百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役属西突厥。贞观二十二年，阿史那社尔平西域，以碎叶为四镇之一。寻废，为西突厥十姓部落所据，置羁縻碎叶州。唐乾陵蕃臣石像一题款为“碎叶州刺史安车鼻施”。高宗调露二年，裴行俭平西突厥处木昆部，收复碎叶，王方翼筑碎叶城。一度为安西都护府驻地。《通鉴》开元二十六年，突骑施吐火仙可汗据碎叶城。《新唐书·西域康国传》曰：“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通典·边防九·石国》引杜环经行记曰：“勃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屋零落。”据《北大学报》1985年第4期张广达文考证，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的阿克——贝西姆古城遗址，应是唐碎叶所在。

河西内属诸胡：

州12，府2。其可考者：

乌垒州：以汉西域都护乌垒城置。《汉书·西域传》：“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西域图志》卷15考订在策尔

特，即今新疆轮台县东之策达雅。

姑墨州：《新志》作和墨州，误。贾耽《四夷路程》曰：“又六十里到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按思浑河即今阿克苏河。拨换城即今之阿克苏。

温宿州：《新志》作温府州，应为温宿之误。贾耽《四夷路程》：“又二十里到于阗境之葫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葫芦河即今托什干河，大石城即今新疆阿克苏西之乌什。

蔚头州：一作郁头州。贾耽《四夷路程》：“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据车慕奇《丝路之旅》记载，郁头州应在今阿克苏西南至巴楚途中的库孜萨来古城，俗称唐王城。在山腰上，城三重，分内城和两重外城。其周长分别是756米，1008米，1688米。

以上诸州，《通典·边防七·西戎总序》曰：“龟兹东至都护理所乌垒城四百里，其南三百里至渠犁。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今安西都护府所理则龟兹城也，并有汉时姑墨，温宿、蔚头三国之地。”

耀建州：在疏勒境内，见前疏勒府金州。

演渡州：贾耽《四夷路程》曰：“又西北经半城，百六十里到演渡州，又北八十里到疏勒镇。”据此，演渡州当年在今新疆疏勒县南之阿克陶。遍城州疑为半城之误，半城应在今阿克陶南之英吉沙。

达满州：贾耽《四夷路程》曰：“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达漫应为达满之对音，其地应在今疏勒东之伽师县。

磧南州：贾耽《四夷路程》曰：“于阗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波系馆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满州城，一曰磧南州。”《新志》有郅及满州，应为郅支满州之对音。其地在今新疆

叶城。

渠黎都督府：

前引《汉书·西域传》，乌垒与渠犁田官相近，《通典·边防七·西戎总序》曰：“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杜佑注：“轮台、渠犁，地名，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连。”按唐轮台与西汉轮台非一地，杜佑注渠犁既在故轮台以东，西汉轮台即今新疆轮台县，渠犁应在今尉犁县。

北庭都护府管下羁縻府州考

北庭所管，指天山以北、金山以西、碎叶以东地区。高宗显庆二年，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并诸府州。至龙朔二年，崑陵、濛池都护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先后亡去，诸府州遂分化瓦解，不可详考。后突骑施统一诸部，有的仍带府州名号，有的则徙于内地。今虽言北庭管下，实则按《新志》，将显庆二年所置羁縻府州作一考订，然部落多迁，居无恒处，确址难以肯定。崑陵、濛池二都护府，正文中已有论述，今不复赘。

唃鹿州都督府：

以突骑施索葛、贺莫部置。《新唐书·突厥传下》：“突骑施乌质勒，西突厥别部也，隶斛瑟罗，为贺莫达干。”达干，官名，唃鹿州都督府即以其部置。“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西域图志》卷12曰：“碎叶川即今图斯库勒，伊丽水即今伊犁郭勒，是伊犁又为突骑施乌质勒小牙也。乌质勒子为唃鹿都督，其地入唐为唃鹿都督府可知。”据此，唃鹿州都督府于显庆二年设置后，初治伊犁河流域，今新疆伊宁一带，后因突骑施强盛，徙居碎叶川东，即今中亚托克马克以东，伊塞克湖以北。

洁山都督府：

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西域图志》卷13曰：“案唐时碎叶川，为今之图斯库勒。突厥啞利失可汗置五大噉，所谓五咄陆部居碎叶东者，当在今图斯库勒之东，跨伊犁郭勒左右也。五咄陆部中突骑施索葛贺莫部为唃鹿州都督府，突骑施阿利失部为洁山都督府，唃鹿州都督府在今伊犁，其洁山都督府必与唃鹿毗连者。今自哈讨至古尔班萨里，凡属伊犁郭勒下流左右，环抱水草丰饶之境，其为洁山都督府之地可知。”即今阿拉木图一带。唐乾陵蕃臣石人像后一题款为“故右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傍斡”。

双河都督府：

以摄舍提敦部置。亦五咄陆之一部。唐乾陵石人像一题款为“故右武卫将军兼双河都督摄舍提敦护斯”。双河，《新唐书·突厥传下》：“苏定方到双河，距贺鲁牙二百里，阵而行，抵金牙山，贺鲁适猎，定方兵纵破其牙。贺鲁跳度伊丽水。”《西域图志》卷12：“伊丽水即今伊犁郭勒，是当时贺鲁牙在今伊犁，其东二百里之双河，考其方位，今博罗塔拉为双河都督府旧境无疑。”双河即指精河和博尔塔拉河，《文物》1962年第7期李遇春《博罗塔拉自治州石人墓调查简记》考察博乐县西五公里唐城遗址，以其为双河都督府所在。

鹰娑都督府：

以鼠尼施处半部置。鼠尼施，亦五咄陆之一部，居鹰娑川。《隋书·西突厥传》：“处罗可汗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居龟兹北，其地名鹰娑。”《新唐书·突厥传下》：“永徽四年，苏定方击贺鲁别帐鼠尼失于鹰娑川。”鹰娑府当于此时置。唐乾陵石人像一题款为“左威卫将军鹰娑都督鼠尼施半毒勤德”。松田寿男《西突厥王庭考》以其地在龟兹北方大裕尔都斯山谷中，即今新疆库车、轮台以北开都河上游。按《通鉴》玄宗开元三年三月，“突厥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敕北庭

都护汤嘉惠发兵救之”。开元二十七年九月，“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诸部先隶突骑施者，皆帅众内附，仍请徙居安西管内”。鹰娑府之名不存。

盐泊州都督府：

以胡禄屋阙部置。胡禄屋亦五咄陆部之一。《旧唐书·突厥传下》：“显庆二年，苏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贺鲁率胡禄屋阙啜等二万余骑列阵而待。”唐乾陵石像后一题款为“吐火罗叶护咄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旧唐书·郭元振传》作阿史那阙啜忠节，与前述胡禄屋阙啜应是一人。则胡禄屋部应居于曳咥河以南。曳咥河即今新疆准噶尔北部额尔齐斯河。已知五咄陆其余诸部居伊犁河流域，葛逻禄居阿尔太山以西，胡禄屋应在其间。《西域图志》卷10以为“应在今额彬格淖尔南境，左右诸河环抱之间，与今绥来县全境，形势适符，而唐得之以为盐泊都督府。”额彬格淖尔，即玛纳斯咸水湖，盐泊似应指此。《世界境域志》第3章17节：“第十个咸水湖是图斯库勒（Tuz-kul），在葛逻禄境内，该湖长十程，宽九程，出产盐，七个葛逻禄部落之食盐皆取自此湖。”既云在葛逻禄，当在准噶尔一带，应是玛纳斯湖。

阴山州都督府：

显庆三年分葛逻禄三部置三府，以谋落部置。《新唐书·回纥传下》曰：“永徽初，高侃之伐车鼻可汗，三族皆内属。显庆二年，以谋落部为阴山都督府，炽俟部为大漠都督府，踏实力部为玄池都督府，即用其酋长为都督。”葛逻禄三部方位，《新唐书·回纥传下》记曰：“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三族当东、西突厥间，常视其兴衰，附叛不常也，后稍南徙，自号三姓叶护。”《西域图志》卷11曰：“按唐书回纥传载，贺鲁居多逻斯川时，统有哥逻禄部，哥逻禄即葛逻禄也，贺鲁灭于唐高宗永徽四年，而葛逻禄已于徽之初内附。其

三族分疆之外，史无明文，难以审证。然考当时突厥分有乌孙故地，葛逻禄居东西空厥间，而沙陀突厥则与东突厥杂居者，为今塔尔巴噶台全境，所属方位相合，其地东直金山，南直庭州。”多逻斯川，即额尔齐斯河；塔尔巴噶台即今塔城，葛逻禄的活动范围大致在这一带。阴山州亦应置于此。

大漠州都督府：

以葛逻禄炽俟部置。大漠，指准噶尔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大漠州应位于沙漠以北的福海一带。唐乾陵石像一题款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兼大漠都督三姓咽面叶护昆职”。

玄池州都督府：

以葛逻禄踏实部置。玄池，即额尔齐斯河下游之斋桑泊，玄池州当置于此。突厥默啜西侵，葛逻禄三部亦为后突厥控制。玄宗开元二年，“突厥可汗默啜衰老，葛逻禄等部诣凉州降”。开元三年，重置葛逻禄三府。《全唐文》卷40玄宗《再赠三姓葛逻禄书》：“三姓葛逻禄大漠都督特进朱斯，阴山都督谋落鬲鸡，元池都督实力胡鼻等，卿积代以来，为国藩捍，金山安置，虽是旧居，未知初来，并得好否？”《新唐书·突厥传上》：“诏处其众于金山。”同书《回纥传》曰：“至德后，葛逻禄寝盛，与回纥争强，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罗斯诸城。”唐对葛逻禄三府的控制，持续到天宝年间。《世界地域志》第15章记葛逻禄疆域在楚河流域，第16章记炽俟部在伊塞克湖以北，与穆斯林世界接近（时昭武九姓为大食所占），皆为至德以后事。

金附州都督府：

析大漠州置。

金满州都督府：

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

处月，突厥之别种。《通鉴》贞观十六年八月：“西突厥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孝恪击走之，乘胜进拔处月俟

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处密之众而归。”天山即西州天山县，今吐鲁番西托克逊。遏索山在乌鲁木齐南，处月俟斤城必在其间。永徽五年四月，“以处月部置金满州”。胡三省注：“其地近古轮台，属北庭都护府。”古轮台，即唐庭州轮台县，今新疆乌鲁木齐市北部。《西域图志》卷21以金满州在迪化州（乌鲁木齐）以东，博克达鄂拉（博格达峰）以北地区。金满州开元年间尚存名号，《大唐银青光禄大夫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沙陀公故夫人金城县君阿史那氏墓志铭》：“以开元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遘疾终于军舍。”

轮台州都督府：

当于唐庭州轮台县境内置。

咽頰州都督府：

初，玄池，咽頰为州，隶燕然，长安二年为都督府，隶北庭。燕然都护府领东突厥故地，与北庭以金山为界。玄池州在斋桑泊附近，则咽頰州当与玄池州邻近。咽頰，《唐六典·礼部尚书·主客郎中》作咽蔑，《通鉴》高宗咸亨四年十二月：“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頰，共攻疏勒。”胡三省注：“咽頰，亦铁勒种，居得窠海。”弓月城在今新疆伊宁一带，咽頰在其北，玄池州以南，其范围相当于今新疆博尔塔拉以北至哈萨克斯坦阿拉湖一带，得窠海应指此湖。

孤舒州都督府：

以突骑施哥舒部落置。初置地域不详，当在突骑施境内。《旧唐书·哥舒翰传》：“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父道元，安西副都护，世居安西。”

恐落州都督府：

以恐落水为名，《新唐书·突厥传下》，骆弘义献计曰：“愿发射脾、处月、处蜜、契苾等兵，急趋之，大军住恐落水上为之景助。”《新志》北庭大都护府：“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

守捉，又有恐落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北庭即今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恐落守捉在庭州至轮台的路上，当在今吉木萨尔西。恐落州应置于此。

沙陀州都督府：

以沙陀部置，《新唐书·沙陀传》：“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又曰：“明年，废瑶池都督府，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金满州置于永徽五年，沙陀州亦当同年置。蒲类，《新志》北庭府后庭县，“本蒲类，宝应元年更名，有蒲类、郝遮、盐泉三镇”。沙陀系处月种，居地应与金满州相近，沙陀州地点应在蒲类县，即今新疆奇台县东南。

千泉都督府：

唐乾陵石人像一题款为“右领军将军兼千泉都督泥孰俟斤阿悉吉度悉波”。《旧唐书·突厥传下》：“弩失毕有五俟斤，四曰阿悉结泥孰俟斤。”据《通鉴》唐高宗显庆三年，平贺鲁，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千泉都督府当于此时以泥孰部置，隶于二都护府下。千泉，《大唐西域记》曰：“素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周连宽考证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伏龙芝）市以西的波得果尔诺一带。《新志》缺载，今补。

俱兰都督府：

唐乾陵石人像一题款为“故右金吾卫将军兼俱兰都督阙俟斤阿悉吉那靳”。《旧唐书·突厥传下》弩失毕五部之一有阿悉结阙俟斤。俱兰都督府当以此部置。贾耽《四夷路程》，碎叶西125公里有俱兰城。《世界境域志》第15章：“俱兰是一个小地区，与穆斯林世界相接。”王治来考证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卢戈沃依附近。《新志》缺载，今补。

颉利都督府：

唐乾陵石人像一题款为“故右卫将军兼颉利都督拔塞干蓝羨”。拔塞干瞰沙钵俟斤，为五弩失毕一部。唐以其部置都督府，当与碎叶等地相近。《世界境域志》第15章：“巴尔思汗是湖边的一个城镇，繁荣而秀丽。”巴尔思汗应即拔塞干之对音。王治来考订在伊塞克湖附近，《新志》缺载，今补。

昭武九国所置羁縻府州考

唐高宗显庆三年，遣果毅董寄生赴昭武九姓诸国，设置羁縻府州，《新志》及诸地理书均不载。今据《新唐书·西域传》所记，参考古阿拉伯人著《世界境域志》、冯承钧《西域地名》、王治来《中亚史纲》及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考订如下：

康居都督府：

以康国阿禄迪城置。《隋书·西域传》：“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城多众居。”《大唐西域记》：“颉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机巧之伎，特工诸国，凡诸胡国，此为其中。”颉秣建即撒马尔罕之对音。《世界境域志》第25章13节：“撒马尔罕是一个巨大、繁荣、很美丽的城镇，全世界的商人都到这里来。该城有内城、城堡和城郊。撒马尔罕生产纸张，输出到全世界。”

大宛都督府：

以石国柘折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石国，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圆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药杀水。显庆三年，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冯承钧以为瞰羯城即柘折城之误。《世界境域志》第25章79节：“赭石（Chaj）是一个巨大而繁荣的地区，宾克特（Bikath）是赭石的首府。这座巨大而又繁荣兴旺的城镇是政府

的所在地。”冯承钧考订在今中亚塔什干附近锡尔河支流 Chirchik 河不远之 Binkath。

休循州都督府：

以宁远（拔汗那）国渴塞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宁远者，本拔汗那，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贞观中，遏波之治渴塞城。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厚慰谕。三年，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世界地域志》第 25 章 47 节：“西鞬（Akhsikath）是费尔干纳的首府，为异密及其代理官员的驻地。它是一个大城镇，位于喀杀河（药杀水）河畔，在山脚下。”冯承钧《西域地名》考订西鞬即今乌兹别克斯坦之纳曼干（Namangan），在卡散与锡尔两河汇流处，渴塞城在今塔什干东南之卡散（Kasan）。王治来《中亚史纲》考订渴塞城在西鞬以北 50 公里处。

佉沙州：

以史国乞史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史国，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雍城故地。国有城五百，隋大业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国，号最疆盛，筑乞史城，地方数千里。显庆时，以其地为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冯承钧以乞史即渴石（Kesh）之对音。《世界地域志》第 25 章 15 节：“渴石，这是热带地方的一个城镇，下雨很多，有内城、城堡和城郊，流过城门的两条河，都被利用来溉田。”其地即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南的沙赫里夏勃兹（Shahri-sebz）。

南谿州：

以米国钵息德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谿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钵息德城，冯承钧、周连宽均考订在今撒马尔罕东南之模安（Maghian）。

贵霜州：

以何国置。《新唐书·西域传下》：“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永徽时，以其地为贵霜州，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冯承钧、周连宽考订其地在今撒马尔罕西北 60 英里之 peishambe，王治来考订在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的卡塔—库尔干。

安息州：

以安国阿滥滥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安，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滥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显庆时，以阿滥（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捕喝，即布哈拉之对音。《世界境域志》第 25 章第 1 节：“布哈拉，是河中最繁荣的大城，东安的国王住在这里。其地潮湿，生产大量的水果，并有奔腾的流水。布哈拉领域的长宽各为十二程，全部由一道围墙环绕，没有间断，所有的堡坞与村庄都在这围墙之内。”阿滥滥城，冯承钧考订即中古布哈拉王朝都城 Aryamithan 之对音，在今布哈拉附近，今地名 Ramithan。

木鹿州：

以东安国龔斤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东安，或曰小国，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阳，东距何二百里许，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龔斤。显庆时，以龔斤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冯承钧以为喝汗即中亚古城 Kharghan 之对音，那密水即今泽拉夫善河，喝汗城在今河南岸 Kerminch 城附近，在布哈拉以东。

西域吐火罗道羈縻府州考

《新志》曰：“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下注：“龙朔元年，

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一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今据《新志》所列府州名号，择其可考者考订如下：

月氏都督府：

以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置。冯承钧《西域地名》曰：阿缓城，即《大唐西域记》之活国，《旧志》之遏换，《太平寰宇记》之阿换、拨换，皆 Awar 之对音，即瓦勒瓦利吉 (Warwaliz)，今阿富汗东北境之昆都士 (Kunduz)。《世界境域志》第 23 章 72 节：“瓦勒瓦利吉，是一个繁荣的城镇，也是吐火罗斯坦的首府。有许多宜人之胜地和奔腾的流水，其人民友善。”

大夏州：以缚叱城置。《大唐西域志》：“缚喝国，北临缚台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世界境域志》第 23 章 67 节：“巴里黑，是一个巨大而繁荣的城镇，过去是萨珊王朝国王的驻地。是商人们常去之地，繁荣而很令人喜爱，它是印度的商业中心。巴里黑有一条大河，自巴米羊流来，在巴里黑附近分为十二个支流，该河穿过巴里黑城，全被利用来灌溉各区的农田。”冯承钧以为缚叱、缚喝、巴里黑，皆为大夏都城 Bactria 之对音。城当在今阿姆河以南，即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以西之巴尔赫 (Balkh)。

妫水州：以羯城置。

《汉书·西域传上》：“大月氏国，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即阿姆河，月氏原都河北，至吠哒徙都河南。若妫水州以月民故都为名，当在今阿富汗铁尔梅兹附近。

乘特州：以阿捺腊城置。

岑仲勉《西域十六国都督府州治地通考》以阿捺腊为 Andarab 之对音。《大唐西域记》：“安坦罗缚国，覩货罗国故地也。

无大君长，役属突厥。山阜连属，川田隘狭。气序寒烈，风雪凄劲，丰稼穡，宜花果。”《世界境域志》第23章77节：“安达拉布是山中的一个村镇，这是一个有大量农作物和大量谷物的地方，有两条河。从喷赤希尔和加里雅那矿中开采的白银，在这里压成迪勒木钱。”冯承钧以其地在阿富汗东北境之昆都士安达拉伯。

钵罗州：以兰城置。

冯承钧以兰城为 Baghlan 之简译，即今阿富汗巴格兰。《世界境域志》第23章72节叙述巴格兰在瓦勒瓦利吉附近，王治来注释在阿富汗东北部多什河中游，方位相近。

祀惟州：以昏磨城置。

昏磨，即《世界境域志》中之 Khulm，第5章“关于山脉及矿产”第9节叙述一山经“巴罕和巴达克山之南，经过骨咄地区之南然后进入吐火罗境内，在塔拉寒、萨卡勒坎德、昏磨和悉泯健之间及巴里黑之南延伸，进入胡实健境内”。即阿富汗东北之兴都库什山。昏磨城当在山北，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以东之胡勒姆。

迟救州：以悉蜜言城置。

即《大唐西域记》之纥露悉泯健国。冯承钧以为即今阿富汗胡尔姆河上游之海巴克 (Haibak)。海巴克旧名撒曼干 (Samangan)，附近有城曰鲁邑 (Rui)。悉蜜言即撒曼干之对音，纥露悉泯健即 Rui—Samangan 之合称。《世界境域志》第23章70节：“西敏甘是山中一个城镇，其地有白石山，类似大理石，在其中开凿住房、厅堂亭阁、偶象寺、马厩以及亭阁中使用的一切器具，西敏生产好酒和大量水果。”

富楼州：以乞施嚧城置。

《世界境域志》第23章74节：“西基密什特是一个种了大量庄稼和出产谷物的地区。”王治来注其地在阿富汗东北境之伊什

卡米什 (Ishkamish)，位于巴格兰之东。此即乞施嶽之对音。

桃槐州：以阿腊城置。

《汉书·西域传上》：“桃槐国王，去长安万一千八十里，户七百，口五千，胜兵千人。”徐松注曰：“计其道里，盖亦葱岭西小国。”州以其国为名，阿腊城方位。岑仲勉以为在阿富汗昆都士以南之汗纳巴德 (Aliabad)。

范汤州：以拔特山城置。

拔特山，又称巴达克山，蒲特山，皆 Badhakhshan 之对音。《世界境域志》第 24 章 24 节：“巴达克山，是一个很令人喜爱的国家和商人们常去之地。其地有银、金、石榴石、青金石诸矿。其麝香是从吐蕃输入的。”《慧超往五天竺传》曰：“由此犯引 (帆延) 国北行廿日至吐火罗王住城、名缚底耶。见今大食兵马在彼镇压，其王被迫，走向东一月程，在蒲特山住，见属大食所营。”城在今阿富汗东北境法扎巴德。

条支都督府：

以河达罗支国伏宝瑟颠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谢罽居吐火罗西南，本曰漕矩，或曰漕矩，显庆时谓河达罗支，武后改今号。东距罽宾，东北帆延，皆四百里。南波罗门，西波斯，北护时健。其王居鹤悉那城，亦治阿婆尼城。”冯承钧考证鹤悉那即今阿富汗喀布尔以南之加兹尼 (Ghazni)。《世界境域志》第 24 章 19 节称之为哥疾宁 (Ghazag)。

领州九：

细柳州，以护闻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谢罽北五百里有弗栗恃萨觉那，其君突厥种，治护苾那城。”护闻即护苾那，其方位应在喀布尔。

另有虞泉州，犁蕲州，崦嵫州，巨雀州，遗兰州，西海州，镇西州，乾陀州。

以上诸州，多以部落置。《世界境域志》第 24 章 22 节曰：

“在哥疾宁和上述各个村镇范围内，住着哈拉吉突厥人。他们有许多羊只，他们随着气候、草地和牧场而转移迁徙。在巴里黑、吐火罗斯坦、不思忒和古兹甘诸省，这类哈拉吉突厥人也很多。”王治来注以为哈拉吉人是一突厥部族，由葛逻禄内迁到谢网，定居在哥疾宁一带平原上。则以上诸州均在哥疾宁附近。

天马都督府：

以解苏国数瞒城置。数瞒即愉漫（Suman）之对音。《大唐西域记》：“愉漫国，东西四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六七里，西南临缚乌河至鞠和衍那国。”《世界境域志》第25章33节：“愉漫是一个强固的城镇，位于山坡上，周围建造了城墙，其城堡在山顶上，城内有一大泉，这地方生产大量番红花。”沙畹《西突厥史略》以为在乌浒河北支卡菲尔尼甘（Kafiragan）河上游，今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

洛那州：以忽论城置。

忽论，即忽露摩。《大唐西域记》：“忽露摩国，东西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东到愉漫国。”沙畹以为即《世界境域志》第25章38节之恰尔坎（Kharun，一作 Akhrun）。“恰尔坎是一个繁荣的村镇，亦属于苏鲁沙那。”其地应在卡菲尔尼甘河上游，愉漫之南。

高附都督府：

以骨咄施沃沙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骨咄，或曰河咄罗，广长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施沃沙即思助建之对音。《世界境域志》第26章第1节：“骨咄（Khutalan）是位于高山当中的一个地区，广阔、繁荣，田畴开垦，人口稠密，且多宜人之胜地。胡勒木克是骨咄的主要地方和国王的住地。它位于山坡上，人很多，有很多区。”《新唐书·西域传》又曰：“循缚乌水北有咀蜜种，又东逾四种，有钱沙，东界骨咄，接葱岭十八种。”王治来《中亚史》第8章第3节以骨咄在今塔吉克斯坦瓦赫什河流

域，胡勒布克在今库里亚布附近。

休密州：以乌斯城置。

汉五翎侯之一曰休密翎侯，州以其为名。乌斯城，应为瓦赫什（Waxs）之对音。《世界境域志》第26章第6节：“瓦赫什，是瓦赫夏布河岸的一个繁荣地区。”冯承钧以其地在今塔吉克库尔干提尤别以北。

修鲜都督府：以闾安国遏纥城置。

《新唐书·西域传上》：“闾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王居修鲜城，常役属大月氏。”亦称迦毕试。《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岭，国大都城周十余里。王刹利种也，统十余国。”应在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以南卡非里斯坦地区（Kafiristan）。修鲜城当在今喀布尔以东。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缚喝国考》曰迦毕试都城在今阿富汗葛尔班得与彭赤什尔两河交汇处的贝格拉木（Begram）。

毗舍州：以罗漫城置。

毗舍当为比罗娑洛之对音。《大唐西域记》曰：“王城西南有比罗娑洛山。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坚也。”罗漫城应在其地。

乌弋州：以塞奔你罗斯城置。

州以《汉书·西域传》中乌弋山离国为名。《大唐西域记》曰迦毕试都城南20公里至霁蔽多伐刺祠城。沙畹以为即塞奔你罗斯之对音。

龙池州：以遗恨城置。

《大唐西域记》曰：“王城西北二百余地至大雪山，山顶有池，请雨祈晴，随求果愿。闻之耆旧曰：昔健驮罗国有阿罗汉，常受此池龙王供养。”龙池州以此命名，当在兴都库什山南麓。

罗罗州：以滥犍城置。

《太平寰宇记》卷183乌菴国有“阿波罗罗龙池，一名奄罗龙池，中有毒龙。”罗罗州以此为名，滥犍城当与遗恨城相近。

冯承钧考证滥犍城即《大唐西域记》之滥波，在今阿富汗东境拉格曼（Laghman），在喀布尔以北，Alingar 与 kunar（库纳尔）河之间。

檀特州：以半制城置。

《太平寰宇记》卷 183 乌苾国有檀特山，“外国传云：须达拏太子所住石室在山东壁上，西南有泉，生白莲花。西北有塔，即阿周仙人住处。”州以其山为名。半制城，冯承钧考证在阿富汗喀布尔东北 panjshir 河上同名城。

悬度州：以布路犍城置。

《新唐书·西域传上》：“喝盘陀，由疏勒西南入剑末谷，不忍岭六百里，其国也。南距悬度山。”州以其山为名，悬度山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以西。布路犍城地点不详。

写凤都督府：

以帆延国罗烂城置。帆延即《大唐西域记》中梵衍那，在吐火罗之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自缚喝南行，与慧性法师相随入揭职国，东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里，出覩货罗境。入梵衍那国，国东西二千余里，在雪山中。”《新唐书·西域传下》：“帆延者，居斯卑莫运山之旁，西北与护时健接，东南距颉宾，西南河达罗支，与吐火罗连境。王治罗烂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乌浒河。”罗烂城即巴米扬，《世界境域志》第 23 章 78 节：“巴米扬，是古兹甘（护时健）与呼罗珊边境地区分界处的一个地方，其地有大量农作物，一条大河从其地绕过。”

悦般州都督府：

以石汗那国艳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缚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东临乌浒河。”则石汗那应在乌浒水南。然《世界境域志》第 25 章 27 节：“石汗那（Chaghaniyan）是一个荒凉的地区，它是一片有广阔庄稼地的地带。石汗那城是一个大城镇，位于山脚上，是这个地区的首

府。有奔腾的流水，宜人的气候和贫穷的居民。”其地与坦密和愉漫相连，则应在乌浒水以北。王治来《中亚史》第8章第3节以石汗那位于今塔吉克斯坦迭瑙以南30公里的达里维尔津——特佩城，中世纪的石汗那在迭瑙东南6公里的别德拉契城，在克兹勒苏河注入苏尔汗河处。与《世界地域志》合。

领双靡州：以俱兰城置。

俱兰，《新唐书·西域传下》：“吐火罗故地东又有七种，东南峡道险甚，无虑三百里，得俱兰。东北山行五百里，即护密，北识匿也。”冯承钧考证在阿富汗东北境，科尔恰河上游有一地名Kuran，其地以产琉璃驰名。”据此，则双靡州在乌浒水南，不应属悦般州都督府管，疑《新志》有误。双靡州是否在石汗那境内，待考。

奇沙州都督府：

以护时健国遏蜜城置。《大唐西域记》作胡实健，《世界地域志》作古兹甘。第23章46节：“古兹甘是一个很繁荣而令人喜爱的省区，该省东接巴里黑及吐火罗斯坦，以至巴米羊；南接古尔与不思忒边界，西邻伽尔契斯坦及其主要城市布什亭至马雷边境，北界乌浒河。”遏蜜城，即安勃尔（Anber），同书第58节：“安勃尔是古兹甘的首府，它是一个美好繁荣的城镇，是商人们的住处和巴里黑的大商场，很富，它位于山脚下。”冯承钧考证在今阿富汗北境席巴尔干（Shibergan）。

领州二。

沛隶州：以漫山城置。

《世界地域志》第23章51节：“漫山（Manshan），是一个山区，属于Dari Andara，过去其首领称为Braz Banda，但现在从古兹甘灭里的首都派了一个长官到此地。”王治来推测可能在安勃尔与雅胡丹之间，即今席巴尔干与迈马纳之间地带。

大秦州：以叟蜜城置。

嚩蜜应为锐末陀之对音。《大唐西域记》：“锐末陀国，西南至胡实健国。”则锐末陀在护时健东北。冯承钧考订在今阿富汗胡尔姆（Khulm）西南之 Siri Pul 附近。

姑墨州都督府：

以怛没国怛没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怛满，或曰怛没，东陀拔斯，南大食，皆一月行，居乌浒水平川中。兽多师子，西北与史接，以铁关为限。”冯承钧考订为 Termiz 之对音，即今捷尔梅兹，在阿姆河与苏尔汗河交汇处。《世界境域志》第 25 章 22 节：“怛密是位于乌浒河畔的一个繁荣城镇，其城堡即在河岸上，该城是骨咄和石汗那的商业中心。”

领柔弋州：以弩羯城置。

弩羯即菽赤建。《大唐西域记》：“（白水城）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树林蓊郁。从此南行四五十里至菽赤建国。菽赤建国周千余里，城邑百数，各别君长，进止往来，不相禀命，虽则画野区分，总称菽赤建国。从此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从跋迦禄国至赭时国的一段行程”第 5 节以菽赤建即 Nujkend 之对音。Nujkend，突厥语新城之意。《新唐书·西域传下》：“新城之国，在石东北赢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国城，后为葛逻禄所并。”冯承钧考订在塔什干以东。周连宽确定弩羯城位于塔什干以东 25 公里的养吉——巴沙尔（Yanghi Bazar）。

菽莫州都督府：

以乌拉喝国摩竭城置。《隋书·西域传》：“乌那曷国，都乌浒水西，旧安息之地也。都城方二里。东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乌那曷国，即乌拉喝国。王治来《中亚史》考订在今阿富汗西北之安德胡伊。

昆墟州都督府：

以多勒建国低宝那城置。多勒建即坦刺建。《大唐西域记》：

“胡实健国西北至咀刺建国，咀刺建国西接波斯国界。”冯承钧以为即波斯东部与阿富汗交界处之塔拉寒（Talaqan）地区，在木尔加布河流域上游。《世界地域志》第23章52节：“塔拉寒位于古兹甘边境，并属其国王管，该城很优美，出产大量酒和毛毡。”低宝那城位置应在阿富汗西北部迈马纳一带。

至拔州都督府：

以俱国褚瑟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大唐西域记》作拘谜陀：“拘谜陀国，据大葱岭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西南邻缚乌河，南接尸尼国。”据此，则俱蜜国在阿姆河北。王治来《中亚史》考订在塔吉克斯坦的达尔瓦兹（Darwaz）地区。

乌飞州都督府：

以护蜜多国摸遼城置。《新唐书·西域传下》：“护蜜者，元魏所谓钵和者，亦吐火罗故地。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羸，横千六百里，纵狭才四五里。王居塞加审城，北临乌浒河。”护蜜应在今兴都库什山东部瓦罕地区。塞加审城，《世界地域志》第261章14节：“伊什卡什姆，是一个城镇，瓦罕地区的主要地方，其居民为异教徒或为穆斯林，瓦罕的灭里就住在那里。”即今阿富汗东北境伊什卡什姆，在瓦罕西。乌飞州应在其地。

钵和州：以娑勒色河城置。

《魏书·西域传》：“钵和国，在渴盘陀西。”《洛阳伽兰记》卷5引宋云行纪：“九月中旬入钵和国，高山深谷，险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国之南界有大雪山。”钵和州即今阿富汗东北境之瓦罕（Wakhan）。

王庭州都督府：

以久越得犍国步师城置。久越得犍，即《大唐西域记》之鞠和衍那。“愉漫国西南临缚乌河至鞠和衍那国。”据此，久越得犍国当在乌浒水北。冯承钧考订在今塔吉克斯坦西南角库巴的安

(Kabadian)，位于卡非尔尼甘河下游。

波斯都督府：

以波斯国疾陵城置。波斯，隋末役属于西突厥。按《新唐书·西域传下》，贞观末，波斯王伊嗣俟“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俄而为大食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犹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

据王治来《中亚史》第9章叙述，伊嗣俟之死是在公元651年（高宗永徽二年），萨珊王朝亡，伊朗为阿拉伯人占领。661年立波斯都督府，实际上是虚设，无领地。667年（高宗乾封二年），阿拉伯军队东侵吐火罗，卑路斯逃往中国，波斯都督府一共存在六年。

波斯既为大食所占，波斯都督府不可能设于波斯本土，只能在波斯与吐火罗边境。疾陵城，《世界境域志》第24章2节：“锡斯坦，该省的主要地方是疾陵（Zarang）。该城有一城堡，周围有一护城河，护城河之水自城堡中流出。城内有水渠，房屋中都有流水。城有五道门，而其郊区则由围墙环绕，有十三个门。该省区属于热带，从不下雪。”冯承钧考订今波斯俾路支——锡斯坦省东北隅之 Hamun 湖（萨巴里湖），旧名 Zara，城名盖出于此。王治来《中亚史》考订在今阿富汗与伊朗交界地区锡斯坦的扎兰杰城（Zaranj），今从之。

剑南道

戎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州考

《新志》以南宁州等 63 州隶戎州都督府，这个记载很不准确。按《旧志》：“武德四年，置总管府，管南宁、恭、协、昆、尹、曾、姚、西濮（髻）、西宗（宗）九州。七年，改为都督，督西宁（黎）、豫（靡）、西利（微）、磨、南云（匡）、南笼（钩）、西平七州。并前九州，合十六州。”《通鉴》高宗麟德元年五月，“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后南宁州管内宗、匡、靡等诸州，划归姚州都督府管辖。见于前引《皇甫文备墓志》。据张九龄《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称“戎州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知开元末，南宁州始隶于戎州管下。又如武德州，据《旧唐书·南蛮东女国传》，贞元九年，西山八国内附，哥邻国王董卧庭“赠武德州刺史”，为虚封，其地实已为南诏控制。《新志》将曲、协、靖三州录于浪川州之后，浪川州为贞元十三年韦皋置。曲、协州本属南宁州都督府，南诏立，驱逐爨氏诸部，《新唐书·南蛮传下》曰：“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龙和，皆残于兵。”爨氏部分北迁内附于戎州，《新志》所录曲、靖、协三州乃贞元年间侨置于戎州境内。所以，《新志》记载的戎州管内 63 州，实际上是将天宝以前南宁、姚州都督府曾领以及贞元年后于戎州侨置诸州统统混在一起，我们在下面对诸羁縻州沿革、地望、迁徙的叙述中，将分别予以说明。

南宁州：治味县。《旧志》：“武德元年，开南中置南宁州，乃立味、同乐等九县。武德四年，置总管府，管南宁等九州。”《新唐书·南蛮传下》：“爨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居石城，袭杀东爨首领盖聘及子盖启，治共范川。”领县七：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堤、泉麻。

味：樊绰《云南志》卷6：“石城川，味县故地也。”《大清一统志·云南曲靖府》：“南宁故城在府四十五里，旧名共范川，今其地名三岔，故城遗址尚存。石城故城在（曲靖）南宁县北二十里。”三岔，即今云南曲靖县城西7.5公里处三岔堡。

同乐：《云南志》卷6：“夔路弄川，汉同劳县故地也，在龙河遇川南百余里。”同劳应即同乐音异。同乐为晋旧县，《爨龙颜碑》在今云南陆良县东南10公里贞元堡。《爨宝子碑》出土于曲靖城南70里杨旗田。二碑皆云碑主系“建宁同乐人”。樊志将味县与同乐一起叙述，间隔必定不远。唐同乐县应在今云南陆良县附近。

升麻、同起：《云南志》卷6：“升麻川西南有曲轭川，汉南宁州同起县也。”按汉朝无南宁州，当指唐朝。方国瑜《彝族史稿》第2章第4节参考21条考订升麻在今云南寻甸、嵩明二县境内，曲轭在今云南马龙县。今从其说。

新丰：《云南志》卷6：“石城南面有新丰川，汉南宁州新丰县故地也，废城墙堑犹在，大小与石城川同。”其地当在今曲靖县南。

昆州：治益宁。《通典·边防三·西爨》：“大唐武德初，拜（爨）翫子弘达为昆州刺史。”昆州乃爨氏故地，故《旧志》曰：“武德初，招慰置。”领县四：益宁、晋宁、安宁、秦臧。天宝末，没于南诏。广德二年，南诏于昆州治置柘东城，隶柘东节度。

益宁：《云南志》“昆池在柘东城西，南北百余里，东西四十

五里。”《大清一统志》：“昆明县，附郭。唐置益宁县，为昆州治。”即今昆明市。

晋宁：《云南志》卷6：“晋宁州，汉滇池故地也。在柘东城南八十里晋平川。”《徐霞客游记》卷11：“阳城堡在晋宁县西郊，俗名古土城。”《大清一统志》：“古土城在晋宁州西北，隋刺史梁毗筑，有九门十三衢，今废。”晋宁应在今云南省晋宁县西。

安宁：《云南志》卷6：“安宁镇，去柘东城西一日程。”《新唐书·南蛮传下》：“有两爨大鬼主崇道者，与弟日进，日用居安宁城左，闻章仇兼琼开步头路，筑安宁城，群蛮震骚，共杀筑城使者。玄宗诏蒙归义讨之。”《滇纪》：“天宝九载，南诏攻安宁，鲜于仲通南讨，遂解围去。及仲通败，南诏遂取安宁。”《大清一统志》：“安宁故城在今安宁州治南。”即今云南安宁县南。

秦城：《大清一统志》：“秦城故城在富民县。”即今昆明市西北富民县境内。

黎州：《新志》：“本西宁州，武德七年析南宁州二县置。贞观八年更名。北接昆州。”领县二：梁水、绛。

梁水：《云南志》卷6：“量水川，汉旧黎州，今吐蕃呼为量水川。通海城南十四日至步头。”《元史·地理志》临安路宁州：“在本路之东，唐置黎州。”元宁州治通海县，当即南诏之通海城，唐黎州之梁水县所在。今为云南省通海县。

匡州：《新志》：“本南云州，武德七年置，贞观八年更名。领县二：勃弄、匡川。”

匡川：《旧志》注：“县界有永昌故城也。”《云南志》卷6：“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尝为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汉制。”《读史方輿纪要》卷117大理府云南县：“云南故城在县南。唐志，自戎州开边县而南七十里至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云南城，即此城也。今县东南有废城，即唐时匡川县治，后废。”又云：“云南驿在县东，其相近有古城村，或以为古云南郡城

也。”即今云南祥云县东南。

勃弄：《新唐书·南蛮传下》：“弄栋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川蛮，其西与黄瓜、榆叶、西洱河接。”《读史方輿纪要》：“勃弄废县在大理府东百里。”《大清一统志》：“今有废县在（云南）县东南，即唐志匡州勃弄县处。”即今云南弥渡县一带。

髻州：《新志》：“髻州，本西濮州，武德四年置。贞观十一年名。汉越嵩郡地，南接姚州。”《旧志》：领县四：青蛉、濮水、歧星、铜山。

青蛉：《元史·地理志》：“大姚县，唐置西濮州，后更名髻州。统县四，一曰青蛉，即此地。夷名大姚堡，与弄栋川相接。”《读史方輿纪要》卷116：“青蛉废县，在大姚县北。”即今云南大姚县以北。

曾州：《新志》：“曾州，武德四年置，西接匡州。县五：曾、三部、神泉、龙亭、长和。”《大清一统志》大理府：“故曾城在邓川州东，唐置曾州。”邓川州，即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邓川镇。以此推之，唐曾州应于今云南大理县以北。此与《新志》“西接匡州”之说不合，今存疑待考。

镜州：《新志》：“镜州，领县六，夷郎、宾唐、溪琳、琮连、池临、野井。”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南州西北十余里山麓间，有石如镜，光可镜物，故名曰镜州。”《大清一统志》大理府：“镜州故城在云南县西南，土城遗址尚存。”其地应在今云南省祥云县西南。

洛州：《新志》：“析镜州置。县四：临津、宾夷、曾城、葱药。”亦应在今云南祥云县一带，确址不详。

钩州：《新志》：“钩州，本南龙州，武德七年置，贞观十一年更名。东北接昆州。县二：望水、唐封。”《读史方輿纪要》卷114昆阳州：“望水废县在州西南。唐武德七年置南龙州，贞观十一年改钩州，治望水县，兼领唐封一县，寻废。”按顾氏说，

钩州地应在今昆明市西南。《大清一统志》：“华纳城，在昆阳州西北。或曰唐时南龙州置于此，皆未见所据。”

襄州：《新志》：“襄州，武德七年置。本弄栋地，南接姚州。县二：杨彼，乐强。”《旧志》以乐强作强乐。《云南志》卷四：“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其地旧为襄州，尝有部落首领为刺史，误殴杀司户者，为府城论罪，遂率家众北走。”《新志》姚州：“自嵩州南渡泸水，经襄州、徽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大清一统志》：“废襄州在姚州北。”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引《姚安县志》：“废襄城在（姚安）城北九十里。”“据此，襄州应在今大姚县北之永定镇、中和街一带。”即今云南永仁县境内。

麋州：《新志》：“本西豫州，武德七年置。贞观三年更名，南接姚州。初为都督府，督麋、望、諲罗三州，后罢都督。县二：麋豫，七部。”《新唐书·南蛮传下》：“永徽初，大勃弄杨承颠私署将帅，寇麻州。都督任怀玉招之，不听。高宗以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郎州道行军总管，与怀玉讨之。至罗仵侯山，孝祖大破之。”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2乙部，以麻州为麋州之误，并立论曰：“由此记载可知：（1）麋州都督府之设置，应在贞观二十二年设望州之后，可能在永徽元、二年间。（2）任怀玉为麋州都督，当是初设都督时来任。（3）麋州都督所管当不止三州，大、小勃弄及青蛉、弄栋等地，亦属麋州都督，故勃弄首领反抗，联合弄栋进攻麋州也。（4）盖在此次战事之后，废麋州都督也。唐设麋州都督府，统摄郎州都督以西之地，而麋州地僻，不适设都督府，旋即废也。”《大清一统志》楚雄府：“废麋州，在大姚县西北。”方国瑜考证在今元谋县境。

徽州：《新志》：“徽州，本西利州。武德七年置，贞观十一年更名。北接麋州。县二，深利，十部。”按前引《新志》：“由泸州南渡泸水，经襄州、徽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徽州应在麋

州以东金沙江南岸褒州东北。《大清一统志》楚雄府：“废徽州在大姚县北。”即今姚安以北。

宗州：《新志》：“本西宗州，武德七年置，贞观十一年第名宗州，北接姚州。县三：宗居、石塔、河西。《元史·地理志》：“临安路河西县，在杞麓湖之南。唐初于姚州之南置西宗州，领三县，河西其一也。”《读史方輿纪要》卷 115：“河西县在（临安）府西一百八十里。古城在县东北一里，相传唐宗州故城也。”即今云南通海县西 15 公里西城镇。

盘州：《新志》：“本西平州，武德四年置，贞观八年更名。故兴古郡地。县三：附唐、平夷、盘水。”《旧志》：“北接郎州，南接交州。”《新唐书·南蛮传下》：“显庆元年，郎、昆、黎、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率部落四千人归附。”《大清一统志》曲靖府陆凉州：“汉平夷县地，唐初置平夷县，后改属盘州。”《读史方輿纪要》卷 114：“陆凉州平夷城，即今州治。唐置平夷县，属盘州。附庸废县在州东南，唐为盘州治。”即今云南陆凉县。

麻州：《新志》：“贞观二十二年析郎州置。”《云南志》卷四：“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州当以升麻川为名。《大清一统志》曲靖府马龙州：“唐为麻州地，天宝末没于蛮。”《读史方輿纪要》卷 114 马龙州西安废县：“废麻州在州北。”即今云南马龙、寻甸二县之间。

英州、声州、威州、泸慈州、严州、汤望州、武德州、秦龙州、武镇州、南唐州：《新志》仅录其名，不记属县、道里、户口。《太平寰宇记》卷 79 记其道里，并注：“在益州郡界内，其州近滇池，并是蛮夷诸獠。缘地最远与姚、嵩州、云南交界。”即今乌蒙山区。确址不可考。《新唐书·南蛮传下》：“总章三年，置禄州、汤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其后又置盘、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领为刺史。”可知上述 11 州应置于咸亨三年后，天宝末没于南诏。

波州：《新志》不载。《云南志》卷6：“云南城西隔山有品隘，尝为波州。大池绕山，长二十余里，波州废城在池东南隅。”《读史方輿纪要》卷117云南县：“品甸陂在县西三十里，志云：唐初尝置波州于此。”《旧唐书·中宗纪》：“神龙三年六月，姚嵩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征击姚州叛蛮，破之，俘虏三千计，遂于其处立石纪功焉。”《大唐新语》卷11：“波州铁柱，唐九征铸。”是州当置于此。《云南志》卷1有波大驿，西行三日至羊苴咩城。方国瑜以波大驿即波州地，在今云南祥云县，今从之。

览州：《新唐书·南蛮传下》：“爨蛮之西，有徙莫祗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云南志》卷6：“云南东第四程至曲驿，有大览隘、小览隘，汉旧览州也。”《寰宇通志》卷112：“楚雄府，唐贞观中归附，置览州，天宝间没于南诏。”即今云南楚雄。

求州：大理《石城会盟碑》有求州首领代连弄，此求州当为承唐之旧置。方国瑜《彝族史稿》考订在云南武定县境。《读史方輿纪要》卷115：“江府新兴州，唐贞观中置求州。”即武定。

化州：《云南志》卷6：“云南东第三程至石鼓驿，旧化州也。”《明一统志》：“废石鼓县，在镇南州东三十里。”向达《蛮书校注》卷66：“石鼓驿疑即后来之石鼓县也。”镇南州即今云南南华县。化州应在南华县东吕合镇，东去览州（楚雄）一日程，与《云南志》记载相合。《新志》无化州，今补。

曲州：《新志》：“本恭州。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八年更名。故朱提郡，北接协州。县二：朱提、唐兴。”《旧志》：“郎州，北接曲州。”《云南志》卷1记上贞元十年七月，韦皋开石门路，置行馆，由戎州南行，“第七程至蒙夔岭，岭当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积阴凝闭，昼夜不分。从此岭头南下八九时，青松白雪，川路渐平。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

靖州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及邱墓碑阙皆在。”赵吕甫考订蒙夔岭即乌蒙山，南宁州即今云南曲靖，则唐之曲、靖二州故城应在乌蒙山南、曲靖以北，即今云南宣威一带，据《新唐书·南蛮传下》，天宝末，阁罗凤驱东爨，“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龙和，皆残于兵”，曲州、靖州皆北徙至戎州境内。《太平寰宇记》卷79：“曲州在（戎）州西南九百里，天宝年中因云南破，移在开边县界，去县一百二十七里，管县四。”《宋史·蛮夷传四》：“叙州三路蛮，正西曰石门部，唐曲、播十二州之地。”方国瑜《彝族史稿》考订曲州在今昭通、鲁甸一带，此乃贞元中侨置之地。

协州：《新志》：“本隋置，隋乱废，武德元年开南中复置。县三：东安，西安、胡津。”《太平寰宇记》卷79：“协州在（戎）州西南八百里，天宝中因云南离叛被破，今移置在州西南四百九十三里。管县二。”唐初协州属南宁州都督府，位置当在曲靖州附近。《读史方輿纪要》卷114曲靖府：“废协州亦在府东北。”《通典·州郡六》：“戎州西南到羈縻协州四百一十里。”《元和郡县志》：“协州东北至戎州四百一十里，南接曲州。”应为天宝后移置地点。《大清一统志》叙州府二：“南广故城，在珙县西南，隋以后为协州地。”方国瑜《彝族史稿》考订在今云南彝良县一带，今从之。

靖州：《新志》：“析协州置，县二：靖川、分协。”《新唐书·南蛮传下》：“乌蛮，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其地当与曲州相邻。《太平寰宇记》卷79：“靖州在（戎）州西南五百一十里，管县二。”则是靖州迁至戎州境内的地点。以里程计，靖州在协州南一百里。方国瑜考订在贵州省威宁县一带，今从之。

悦州：《新志》：“县六，甘泉、青宾、临川、悦水、夷邻、胡璠。”《太平寰宇记》卷79：“悦州在（戎）州南二百一十七里，管县

五。”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 16 泸州：“有悦江，在州治东北，源出戎县诺武箐，经悦州，故名。”《大清一统志》叙州府：“废悦州，在兴文县南。”即今四川宜宾地区兴文县境内。

筠州、连州：《蜀中名胜记》卷 15 叙州府筠连县：“汉定川县，唐之筠连州也。其地南通芒部，西控乌蒙，四山皆竹，一色相连，因谓之筠连矣。”《读史方輿纪要》卷 70 叙州府筠连县：“府西南二百五十里。唐置羁縻筠、连二州，属戎州都督府。”《太平寰宇记》卷 79：“筠州在（戎）州南四百七十里，管县八。连州在州西，后筠州析出，管县六。”二州“在南广溪洞”。指今四川宜宾以南的南广河流域山区，则唐之筠、连二州应在今四川筠连县境内。

志州、德州、盈州、南州、扶德州、为州、播陵州、播朗州、武昌州；以上九州；据《新志》，德州为析志州置。南州、播陵州、为析盈州置。为州为析扶德州置。《太平寰宇记》卷 79 记诸州里程，并注：“皆在南广溪洞内，并是诸獠。”诸州确址今无考。当在今宜宾以南南广河流域云南昭通地区的威信、镇雄、彝良、盐津一带地区。

驯州、骋州、浪川州、商州：

《新志》：“浪川州，贞元十三年，节度使韦皋表置。”《新唐书·南蛮传下》：“戎州管内有驯、骋、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封归义郡王。”《宋史·蛮夷传四》：“叙州三路蛮，西北曰董氏。董蛮在马湖江右，樊侯国也。唐羁縻驯、骋、浪、商之地。”《太平寰宇记》卷 79：“三州在马湖江，并是蛮。”《读史方輿纪要》卷 73 马湖府：“马湖江在府南，即金沙江也，自乌蒙府流入府界，经蛮夷长官司南，又东流迳府城南，至叙州界，流合于大江。”“废浪川州在府西南。”《蜀中名胜记》卷 15 马湖府：“马湖所辖地，汉之犍县，平夷县，唐之瀉、浪州，沐川寨也。”由此推之，唐驯、骋、浪三州即在马湖府境内，即

今四川宜宾地区金沙江北岸屏山、沐川二县境内。三州相邻。《太平寰宇记》卷79有高州“在（戎）州西北二百九十三里。管县五。今见属南溪，供纳税赋”。其地当在今宜宾地区屏山县北商州镇。《新志》无，今补。

钳州、哥灵州、漓州、切骑州、品州、从州、柯连州、碾卫州：以上诸州，《宋史·地理志》叙州注：“皆在石门路。”《太平寰宇记》卷79记诸州里程，确址无考。《读史方輿纪要》卷73废浪川州下注：“石门路，即马湖南境也。”《新志》戎州开边县：“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石门镇即今云南大关北豆沙关。《太平寰宇记》将曲、靖等州与钳、漓等州并列入石门路，位置当相去不远。钳、漓等州应分布于今云南昭通地区。

姚州都督府管内羁縻州考

于异州：《新志》作于州、异州。《读史方輿纪要》卷116姚州遣川城：“废于异州在府境。”即今姚安一带，确址不详。

袖州：《云南志》卷6：“宁北城又北有桑川，即至铁桥城南九賧。”赵吕甫推测桑川与袖州字音相近，位于今云南丽江地区巨甸以南，待考。

野共州：《云南志》卷6：“宁北城东北有野共川。”赵吕甫考证在今云南鹤庆县一带，野共州当以川为名。

洪郎州：《云南志》卷6：“宁北城北地有鹰川，又北有横川，又北有郎婆川。”赵吕甫《云南志考释》引《元一统志》卷7：“丽江路有铁桥城，牟郎共城。”“巨津州西接牟郎共城。”以为郎婆川即牟郎共城地，今丽江地区巨甸以西。牟郎共城与洪郎州音相近，或应作郎洪州为是。待考。

眉邓州：《云南志》卷6：“铁桥城西北有罗眉川，又西牟郎

共城。”《寰宇通志》卷113：“兰州，唐为南诏之地，本獠蛮所居，名罗眉川。元于罗眉川置兰州。”元兰州即今云南兰坪县。赵吕甫推测眉邓州即以罗眉川为名。

迤备州：《云南志》卷3：“迤賧，一诏也。咩罗皮后为迤賧州刺史。”卷6：“迤川城，旧迤川也，南去龙口城十五里。”《元史·地理志》：“邓川州，唐置迤川州，治大釐。”《读史方輿纪要》卷117：“邓川州在大理府北七十里。德源城在州治东，亦曰大釐城，唐时迤备州治此。”即今云南洱源县邓川镇。

浪穹州：《通鉴》武后永昌元年五月：“浪穹州蛮酋傍昔时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昔时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新唐书·南蛮传下》：“浪穹诏，其王丰时死，子罗铎立，罗铎死，子铎罗望立，为浪穹州刺史。与南诏战，不胜，掣其部保剑川，更称剑浪。”《云南志》卷3：“贞元十年，南诏击破剑川，俘矣罗君，徙永昌。”《读史方輿纪要》：“浪穹县在（邓川）州西十五里，北至剑川州百里。”即今云南省洱源县。

阳瓜州、蒙舍州、双祝州：

《王仁求碑》：“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犬羊大扰。”《云南志》卷3：“天宝七载，蒙归义卒，阁罗凤立，朝廷册袭云南王。以伽异为卿，兼阳瓜州刺史。”“开元二十六年，长男阁罗凤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兼阳瓜州刺史。次男诚节，蒙舍州刺史。次男成进，双祝州刺史。”卷6又曰：“蒙舍川，罗盛已上之地。旧为蒙舍州，去龙尾城一日程。蒙舍北有蒙嶺诏，即阳瓜州也。”蒙舍州在今云南巍山县北十里。阳瓜州在下关市南大仓镇一带。双祝州确址不详，亦应在下关附近。

沙壹州：《云南志》卷3：“开元初，盛逻皮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壹州刺史。”《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蛮，姓蒙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蒙舍、阳瓜二州为开元二十六年蒙氏破洱河蛮后受

唐朝册封，沙壹州置于此前，亦应在蒙舍川，即今下关至巍山一带，确址不详。

巍州：《新唐书·南诏传》：“细奴逻，高宗时遣使者入朝，赐锦袍。细奴逻生盛逻炎。”《南诏野史》卷上：“细奴逻，贞观二十三年即位，永徽癸丑四年，遣盛逻炎入朝。唐诏授奴逻为巍州（今蒙化厅）刺史，赐以锦袍。”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记中兴二年画卷题字祭铁柱者有“巍峰刺史蒙罗盛”。考订罗盛即盛逻炎。据此，唐高宗永徽时细奴逻为阳瓜州刺史，子盛逻炎受封巍（峰）州刺史。巍州当位于今云南巍山县。

河东州：前引《王仁求墓志》，王仁求于唐高宗咸亨五年以前为河东州刺史。《云南志》卷6：“渠敛赵，本河东州也。西岩有石和城，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坡陀山上故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17曰：“河东城在（三泊）县北十五里，唐河东州置于此。土人称为华纳城，天宝中废。”即今云南凤仪县一带。《新志》无河东州，当于天宝年间为蒙氏所据。《新唐书·南蛮传上》记南诏十賧，其一为赵川賧。《元史·地理志》：“赵州，蒙氏立国，有十賧，赵川賧其一也。夷语賧若州。皮逻阁置赵郡，阁罗凤改为州。”赵州，以渠敛赵为名，当为废河东州后置。

渠浪州：洪迈《容斋随笔》卷1：“成都有唐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时南蛮大酋长渠浪州刺史杨盛颠为边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拔其九城。”《云南志》卷6：“渠敛赵，本河东州也，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知杨氏渠浪州即以渠敛川为名。亦应在凤仪附近，确址不详。

蹄州：《云南志》卷4：“独锦蛮者，乌蛮之苗裔也。在秦藏川南。去安宁两日程。天宝中，命其长为蹄州刺史。”秦藏川应在昆州秦藏县附近，即今云南富民县。蹄州应在县南。

越析州：《云南志》卷1：“越析州今西洱河东一日程。”卷3：“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旧越析州也，去囊葱山一日程。”卷5：“（河东州）东北至毛郎川，又东北至宾居汤，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诏故地也。”据此方位推算，越析州应在今云南宾居县一带。

津州：《云南志》卷1：“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通越析州、津州，盖史万岁南征出于此也。越析州在西洱河东一日程，越析州咨长故地也。津州未详其处。”确址无考。

泸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州考

纳州：《新志》：“仪凤二年开山洞置。县八。先天二年与萨、巩、晏皆降为羁縻。”《元丰九域志》卷7：“泸州南至羁縻纳州五百二十七里，东南至羁縻纳州四百五十里。”《蜀中名胜记》卷16泸州纳溪县：“纳溪水，源自阿永蕃部，为唐之羁縻纳州，纳水所出矣。”位置应在今四川兴文县南。

萨州：《新志》：“仪凤二年招生獠置。县二：黄池、播陵。”《旧志》作薛州：“天宝元年，改为黄池郡，乾元元年，复为薛州。”领县三，多一枝江县。《蜀中名胜记》泸州珙县：“唐羁縻萨、珙二州也。萨州今之下罗计，珙州今之罗星渡矣。”《大清一统志》叙州府二：“罗计废司，在珙县西南。下罗计堡，在县西五十里。”即今四川省高县南罗场镇。

巩州：《新志》：“仪凤二年开山洞置，县五：哆楼，都擅，波婆、比求、播郎。”《大清一统志》：“故巩州在珙县西南，罗星渡堡在珙县南八十里。”即今四川珙县南洛表镇。

晏州：《新志》：“仪凤二年招生獠置。县七：思峨、柯阴、新宾、扶来、思曼、哆冈、罗阳。”《全唐文》卷295韩休撰《赠邠州刺史韦公神道碑》：“公讳钧，字季和，以亲累出为晏州嵯

峨县丞。”思峨或为嵯峨之误。《元史·地理志》叙州路戎州：“唐武后时，恢拓蛮徼，设十四州、五团、二十九县，于本部置晏州。州治在箐前。所领俱村圉，无县邑乡镇。”《蜀中名胜记》泸州兴文县：“戎州故址，在宁远坊之西，唐晏州罗阳郡。南五里有南寿山。”《大清一统志》叙州府二：“废晏州，在兴文县西。”即今四川兴文县。《读史方輿纪要》卷72泸州江安县：“柯阴废县，在江安县西，唐羁縻晏州所领县也。”

宋州：《新志》：“县四，柯龙、柯支、宋水、卢吾。”《蜀中名胜记》卷16泸州：“宋江在州治东百步。源出大坝儿北洞，经宋州，故名。”《大清一统志》泸州：“废宋州在州西南。”今四川兴文县有大坝镇，北至古宋镇，当为宋州所在。宋水，即永宁河支流。

高州：《新志》：“县三，柯巴、移甫、徒西。”《大清一统志》叙州：“高县，唐置羁縻高州。”《蜀中名胜记》卷15高县：“唐高州故址，在县南百二十里，正州乡。”即今四川省高县境内。

定州：《新志》：“县二：支江、扶德。”《元史·地理志》：“四十六团蛮夷千户所，在庆符向南抵定川，古夜郎之属，唐羁縻定州之支江县也。”《读史方輿纪要》卷70叙州府：“庆符县在府南百二十里，支江废县在县东南，唐羁縻定州属县也。”其地应在今高县符江镇一带。

长宁州：《新志》：“县四：婆员、波居、青卢、罗门。”领户38。《元史·地理志》：“唐置长宁等羁縻十四州，五十六县，并隶泸州都督府。宋以长宁地当冲要，升为长宁军，立安宁县。”《元丰九域志》卷7泸州：“涪井在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熙宁八年夷人献纳长安等十州土地，隶涪井。”《读史方輿纪要》卷70叙州府长宁县：“安宁废县在县东南，唐置婆员县，属长宁州。”即今四川长宁县。

涪州：《新志》：“久视元年置。县四：新定、川、固城、居

牢。”《读史方輿纪要》：“新定废县，在（长宁）县西北。久视元年，置羁縻涪州。”《大清一统志》叙州府二：“废涪州，今长宁县治。”

思峨州：《新志》：“天授二年置，县二：多溪、洛溪。”领户37。《读史方輿纪要》卷72 泸州：“思峨废州，亦在州西境。今州有思峨洞，或云州盖因洞而名。”《大清一统志》：“废思峨州在珙县东。”即今四川珙县东。

蔺州：《读史方輿纪要》卷73 永宁宣抚司：“唐为羁縻蔺州，元和初置，宋乾德二年废。”“废蔺州在司东百八十里。志云：唐置州于此，其旁有地名唐朝坝。”《元丰九域志》泸州羁縻州有蓝州，疑即蔺州。其地应在今四川省古蔺县。

黎、雅州管下羁縻府州考

《新志》记剑南道诸羌州168，嶲州都督府管下思亮等16州，雅州都督府管下当马等57州，黎州都督府管下奉上等50州。嶲州管下思亮等16州，唐代文献中没有什么记载，所以无法进行考证。雅州、黎州管下107州，也只是在《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做了一个极简单的介绍。《太平寰宇记》卷77简单记载了雅州管下部分羁縻州的里程。所以，要对这些羁縻州做详细考证，目前还难以办到。

唐朝黎、雅二州与吐蕃的分界在大渡河。《太平寰宇记》曰：“大渡河自吐蕃界经雅州诸部落，至黎州东界，流入望通界，于黎州为南边要害之地。”《新唐书·南蛮传下》：“雅州西有通吐蕃道三：曰夏阳、曰夔松、曰始阳，皆诸蛮错居。凡部落四十六：距州三百余里之外有百坡、当品、严城、中川、钳矣、昌逼、钳井七部落，四百余里之外有罗崧、当马、三井、束锋、名耶、钳恭、画重、罗林、笼羊、林波、林烧、龙逢、索古、敢川、惊

川、祸眉、不烛十七部落，五百余里之外有诺祚、三恭、布岚、欠马、论川、让川、远南、卑卢、夔龙、曜川、金川、东嘉良、西嘉良十三部落，六百余里之外有惟梅、作重、祸林、金林、逻蓬五部落，皆羁縻州也，以首领袭刺史。”

这些大小部落，地处唐朝和吐蕃之间，与双方都有贸易往来。《隋书·附国传》：“大业四年，嘉良夷欲献良马，以路险不通，请开山道以修职贡，炀帝以劳人不许。”唐朝后期，少数民族部落与雅州的往来比较密切，《全唐文》卷 804 陈溪《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叙述大中年间，“御史中丞渤海吴公行鲁出刺雅安，仍兼知黎州及巡边制署。公遂于大渡河楸制一桥，亘五百尺。自干戈未宁，士马旁午，馈运往复，商旅经过，曾无覆溺之忧，永绝滞留之患，至今行者，见必归恩。”这也加强了唐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了解。

唐朝在设置这些羁縻州时，并没有派出过使节前往招抚，而是诸部落前往雅州府朝贡，接受唐朝封号。前引《宋史·蛮夷传四》，北宋太平兴国三年，雅州野川蛮酋长马令膜持唐告身前往参拜，宋朝才了解到那里是当年唐朝羁縻之地。所以，唐朝设置的羁縻州，只限于居于交通路线附近与其有贸易往来的部落，这可能是地理文献记载只能以路程为依据的原因。

《新唐书·南蛮传》分夏阳、夔松、始阳三路叙述诸州，《太平寰宇记》卷 77 以和川、夏阳二路记雅州旧管 46 州。从记载来看，和川即今雅安往泸定、康定之路；夏阳即雅安西北经宝兴通小金、金川之路。

《太平寰宇记》卷 77 曰：

和川（路）37 州。

罗岩州去当道 240 公里。按《通典·州郡六》：“雅州卢山郡，西至羁縻罗岩州界三百八十里。”当是，即今四川泸定市。

其余诸州以《太平寰宇记》所记里程推算，总在泸定附近，

大渡河以东。

夏阳路9州，可考者有东、西嘉良州。

《隋书·附国传》曰：“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嘉良水，应为大金川。附国水，应为雅砻江。嘉良夷活动地区，应在大小金川一带，即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一带。东、西嘉良州应以嘉良夷命名。夏阳路应是由雅州西北至大小金川走向。《元和郡县志》雅州芦山县有芦山，“在县西北九里，其山西北连入夷獠界空”。“灵关镇在县西北六十里，车灵山在下。关外即夷獠界”。据此，夏阳路由今雅安地区芦山、宝兴二县北至小金。夏阳路九州应位于宝兴至小金沿路。

黎州所领羈縻州，《新唐书·南蛮传下》曰：“黎州，领羈縻奉上等州二十六。开元十七年，又领羈縻夏梁、卜贵等州三十一。”《新唐书·地理志》列其州名，多不可考。唯莱川州尚能考。《通鉴》武后长寿元年五月：“吐蕃酋长曷苏帅部落请内附，以右玉铃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迎之。六月，军至大渡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别部酋长咎捶帅羌蛮八千余人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莱川州而还。”《新志》作米川州。《大清一统志》雅州府二：“叶川废州，在打箭炉界。”即今康定。

松、茂二府管下羈縻府州考

松、茂管下诸羈縻府州，史料记载极少，今择其可考者试注其地望。

茂州都督府：

塗州：《旧志》：“武德元年，临塗羌归附，置塗州，领端源、婆览二县。贞观二年，州县俱省。五年，又分茂州之端源戍置塗

州也。领县三：端源、临塗、悉怜。”《通典·州郡六》：“维州东至鞞縻塗州二百三十里。茂州西南到鞞縻塗州三百七十里。”其地应在今四川汶川县南。

笮州：《旧志》：“贞观七年，白苟羌降附，置西恭州。八年，改为笮州也。领县三：遂都、亭劝、北思。”《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正月，“以白苟等羌地置维、恭二州。”胡三省注：“恭州，即西恭州，后改曰笮州。”《新志》松州都督府管下有恭州，乃开元二十四年析静州置。恭州即西恭州、笮州，武德七年与维州同置，胡注是。其地当与维州邻近，在今四川理县一带。

鲁州：《旧唐书·李德裕传》：“且吐蕃维州未降已前一年，犹围鲁州。”据此，鲁州当与维州相近。维州故址在今四川汶川县威州镇南，鲁州亦应在这一带。设置年代不详。

婆州：《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初，仪凤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据之，其地险要，唐屡攻之，不克。剑南节度使王昱筑两城于其侧，顿军蒲婆岭下。”蒲婆岭又作蓬婆岭，《元和郡县志》柘州：“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县西北一百里。”婆州若以蓬婆岭为名，其地应在今四川黑水县西。

归化州：《旧唐书·西南蛮东女国传》：“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保等州，授立悉银青光禄大夫、归化州刺史。”《旧唐书·李德裕传》：“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况西山八国，隔在此州，诸羌久苦蕃中征役，愿作大国王人。”维州大中以前为吐蕃所据，以李德裕论，归化州以东女国部落立，当在维州以西。确址不详。

松州都督府：

阔州：《新志》：“贞观五年置。县二：阔源、落吴。”《通鉴》唐太宗贞观九年七月，“李靖之击吐谷浑也，厚赂党项，使为向导。党项首长拓拔赤词来。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至阔水，见

赤词无备，袭之。赤词击之，道彦大败，退保松州。”胡三省注：“阔水在党项羈縻周州界。”按李道彦时为岷州都督，南下击吐谷浑，又东退至松州，则阔水应在岷州南、松州西，似应为今松潘西之黑河。《大清一统志》松潘直隶厅：“废阔州，在厅西北。”

霸州：《通鉴》贞观十二年七月，“吐蕃寇松州。八月，霸州山獠反，烧杀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余家。”胡三省注：“按天宝元年招附生羌置静戎郡，乾元元年，方置霸州。而此霸州又是仪凤二年松州加督三十八州之数。”《括地志》贞观十三年大簿无霸州之名，当已废。《新志》记霸州隶松州都督府，“无版”，存其名目而已。

祐州、嶂州、玉州、盖州、立州、桥州：

《旧志》松州都督府管下 25 羈縻州有上述 6 州之名。叠州都督府下又曰：“贞观十三年，置都督，督叠、岷、洮、宕、津、序、壹、枯、嶂、玉、盖、立、桥等州，永徽元年，罢都督府。”按枯应作祐、玉当作玉。《旧唐书·刘师立传》：“师立上书请讨吐谷浑，遣使间其部落，谕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为开、桥二州。”按《新唐书·西域传上》，刘师立时为岷州都督。据此，祐、嶂、玉、盖、开、桥等州贞观初属岷州都督府，贞观十三年后属叠州都督府，永徽初叠州府废，方隶松州。《旧志》又曰：“贞观初分十道，松、文、扶、当、悉、柘、静等属陇右道。永徽之后，据梁州之境，割属剑南道也。”羈縻州之归属亦循此。上述诸州之地当在叠州之南，松州之西。确址无考。肃宗时唐失陇右，诸州皆内徙至灵、银、庆、夏四州之境。

黔中道

黔州都督府管下羁縻州考

《旧志》记黔州下都督府所领充、明等 50 州名目，不能考其方位所在。《宋会要辑稿·蕃夷五》曰：“至道元年，蕃王龙汉绕遣使龙光进率西南牂柯诸蛮来贡方物，帝召见其使，询其地理风俗。译对曰：地去宜州陆行四十五程，程无里埃，但晨发至夜谓之一程。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其刑罚止用鞭扑。杀人者不偿死，尽以家财以赎。国王所居地，郭无壁垒，官府惟短垣。”溪峒部落，居无常处，故史籍皆不能详究。清代《贵州通志》及民国编《麻江县志》，则记录了唐、宋诸羁縻州的大致方位，又不述资料来源，其准确性殊为可疑。今附录于后，仅做参考，俟来日考古发现，或能证实一二。

应州：《旧唐书·南蛮传下》：“东谢蛮，居黔州西三百里。贞观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帝以地为应州，即拜元深刺史，隶黔州都督府。”领县五，治都上。天宝三年降为羁縻州。《大清一统志》记充、应、庄、矩诸州“在思南府境”。《贵阳府志》卷 87 云：“应州，今黎平、都匀之地也。”《麻江县志》卷 13：“应州治都尚县，在今都江县左近。”即今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东南都江镇一带。

牂州：《新志》：“武德三年以牂柯首领谢龙羽地置。四年更名柯州，后复故名。开元中降为羁縻。”《元和郡县志》：“播州东

南至牂柯州二百二十里。”唐播州治遵义，即今贵州省遵义市。《贵阳府志》卷 87：“牂州盖在今余庆、瓮安之间。”与《元和郡县志》大体相合，今从之。

充州：《新唐书·南蛮传下》：“（牂州）北百五十里，有别部曰充州蛮。”武德三年置充州，天宝三载降为羁縻州。《贵阳府志》卷 87：“充州在今石阡、铜仁之界。”《麻江县志》卷 13：“充州治平蛮县，在今石阡县左近。”

庄州：《新志》：“本南寿州，贞观三年以南谢蛮首领谢强地置。四年更名，十一年为都督府，景龙二年罢都督。故隋牂柯郡地，南百里有桂岭关。”《都匀县志稿》卷 14 以庄州治所在贵阳市南 25 公里青岩一带。

琰州：贞观四年置。《通鉴》唐高宗永徽元年：“牂州都督谢万岁、充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尝讨琰州叛獠。”《安顺府志》卷 3 考定琰州应在安顺境内。《麻江县志》卷 13：“琰州治武侯。在关岭县北诸葛营。”即今贵州关岭、镇宁之间。

矩州：武德四年置，天宝三年降为羁縻。《新唐书·南蛮传下》：“龙朔三年，矩州刺史谢法成招慰比楼等七千户内附。”则矩州应以南谢部落置。《贵阳府志》卷 4：“矩州，今贵筑也。”即今贵阳市。

明州：《旧唐书·南蛮传》：“西赵蛮，在东谢之南，其界东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贞观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以首领赵磨为刺史。”《大清一统志》：“废明州，在思南府城南。”《贵阳府志》卷 87：“明州，今贞丰、罗斛即其地。”相当于今贵州省贞丰、望谟、罗甸地区。

劳州：《麻江县志》卷 13：“劳州在今荔波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之劳村。”

羲州：《元丰九域志》作义州。《麻江县志》：“在今黔西县东北。”

福祿州：《大清一統志》黎平府永从縣：“唐置溪洞福祿州。”疑即《新志》之福州。《麻江縣志》曰福州在廣西境內，與黎平地位近似。福祿州在今貴州省黎平縣永從鎮。

健州：《武經總要》卷19：“健（健）州，東北至牂牁州百里，西南至庄州五十里。”以此推測，健州應在今貴州省福泉、麻江二縣之間。

邦州：《麻江縣志》：“邦州治今都勻縣西邦水司。”即今都勻市西。

清州：《新五代史·四夷附錄第三》：“牂柯蠻，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貴陽府志》卷4：“清州，元之曾竹。曾州馬場即元曾竹長官地。”即今貴州平壩縣馬場壩。

峨州：《麻江縣志》：“峨州治在今荔波縣北峨浦里。”約在今荔波縣東北峨陽一帶。

蠻州：《新唐書·南蠻傳下》：“建中三年，大酋長檢校蠻州長史宋鼎與諸謝朝賀，以州接牂柯，願隨牂柯朝賀。”《貴陽府志》卷4：“蠻州，今為貴陽親轄地開州、修文之南境、西境及清鎮衛之故也。”《麻江縣志》：“蠻州治在今開陽縣。”

歐州：《元丰九域志》作鼓州。《麻江縣志》：“歐州治黎平北九十里歐陽司。”即元代歐陽寨長官司。今貴州錦屏縣東北五里歐陽村。

令州：《元丰九域志》、《貴陽府志》卷4作今州：“即金筑，今廣順也。”即今貴州省長順縣西北廣順。

暉州：《麻江縣志》：“在今織金縣北境。”

郝州：《新志》作都州，誤。《麻江縣志》：“都州在大定縣南。‘都’應以《九域志》作‘郝’。”大定，即今貴州省大方縣。

晃州：《宋史·蠻夷傳一》：“淳化二年，知晃州田漢權言，本管砂井步夷人粟忠獲古晃州印一紐來獻。”此為唐印無疑。《大清一統志》：晃州在湖南鳳凰直隸廳境內。《元和郡縣志》曰，錦州

境内有晃山，在卢阳县南 50 公里，即今湖南省麻阳县南境，晃州当以此为名。

候州、樊州：《麻江县志》以二州在黎平境内，所据不详。

添州：《麻江县志》以其在镇远境内。

普宁州：《贵阳府志》卷 87：“唐普宁州即今安顺旧州是也。”在今安顺市东旧州。

功州：《贵阳府志》卷 4：“功州，今修文东北境也。”即今修文县东北。

亮州：《麻江县志》：“亮州，即今黎平县北百里亮寨司。”即今锦屏县南亮司。

茂龙州：《麻江县志》：“茂龙州在广西西隆县。”即今广西西隆县北入安龙境内。

训州：《贵阳府志》卷 4：“训州，在兴义府境内。”

乡州：《元丰九域志》作乡州。《麻江县志》：“乡州在长寨县麻响司。”即今长顺县南麻响。

抚水州：《太平寰宇记》卷 168：“抚水州在宜州西北一百八十里。”清《庆远府志》以抚水州在思恩县东北 60 公里外中州三里及驯驻里地，即今广西环江县境内。

南平州：《麻江县志》：“南平州即今平舟县。”今为贵州平塘县地。

勋州：《贵阳府志》卷 4：“勋州今大塘也，元史地理志管番民总管有重州长官。明初改为通州。谨按勋动，动又省为重，通州即动州也。”即今贵州平塘县西南通州。

袁州：《元丰九域志》原作龚州。《麻江县志》：“龚州即今黔西县。”

殷州：《新唐书·南蛮传下》：“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总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里，近三百里。”按三

州应属戎州都督府。《新志》划归黔州管下，当为天宝唐失剑南后事。《大清一统志》：“宋商州即唐殷州，盖避讳改殷为商也。”即今四川省宜宾市西北商州镇。

诚州：《宋史·蛮夷传二》：“诚、徽州，唐溪峒州。崇宁初，改诚州为靖州。”按宋靖州即今湖南省靖县。徽州亦应在其邻近。《新志》无，今补。

岭南道

桂州都督府管下诸州

紆州：领县六。《元丰九域志》卷 10：“唐宜州羈縻，皇朝庆历三年废州，入宜州。”《輿地纪胜》卷 122：“（庆历三年），以羈縻芝柝、归恩、紆三州地为忻城县来属。”忻城即今广西柳州地区忻城县。

归恩州：《新志》作归思州，字误。《元丰九域志》卷 10：“唐宜州羈縻，领五县。皇朝庆历三年废州，入宜州。”在今忻城县境内。

思顺州：领县五。《輿地纪胜》卷 112：“思顺州，本名嵯峨镇。唐仪凤二年，土户首领洛光婪等上表乞置州额，其年赐额为思顺州。”《大清一统志》：“思顺旧州，在宜山县东南。”即今广西庆远地区宜山县与忻城县交界处。

蕃州：领县三。《太平寰宇记》：“蕃水县在宜州南四十五里。都伊县在州西五十步。思寮县在州西十里。”《大清一统志》庆远府：“废蕃州，在宜山县南。”

温泉州温泉郡：领县二。既有温泉郡之名，当为玄宗天宝年以前置。《太平寰宇记》：“温泉县在宜州东六十里。洛富县在宜州西二十二里。”《大清一统志》：“温泉废州，在宜山县东。”今广西宜山县东南有洛富村，疑唐温泉州地即在此。

述昆州：领县五。《大清一统志》：“述昆旧州在宜山县西南。

今县西南有述昆乡，分属永顺正长官司。”永顺长官司即今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北板岭镇永顺村，述昆州应在这一带。

邕州都督府管下诸州

椶州：领县八。按椶州领县，与环州同。唯环州有武石、都索二县，与椶州二县字异。疑《新志》误将环州县置于椶州管下。诸地理书均不载椶州，是否在环州境内，待考。

归顺州：本归淳，元和初更名。《通鉴》宪宗元和三年五月：“西原蛮酋长黄少卿请降，六月，以为归顺州刺史。”《新唐书·南蛮传下》：“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地西接南诏。”《大清一统志》南宁府：“黄峒，在新宁州西，一名黄橙峒，即西原蛮巢穴也。”新宁州即今广西南宁地区扶绥县，唐归顺州当在县境内。

思刚州：《舆地纪胜》卷115：“宾州迁江县，在州东北八十五里，本唐之思刚州，立于大历九年。”《元丰九域志》卷9：“宾州迁江县，天禧四年改思刚州为迁江县，有都泥江、贺水。”即今广西来宾县红水河、清水河汇合处之迁江镇。

石西州：《太平寰宇记》卷166：“谭、石西、七源、思恩，右四州陷漏，不属都督府检校。户口既多，景龙二年十月，敕邕州置都督府，管上件州卓牌。”《大清一统志》太平府：“石西故州，今明江厅治。”即今广西宁明县东明江镇。

思恩州：《通典·州郡十四》：“融州朗宁郡，西北到思恩州四百九十里。”《大清一统志》思恩府：“思恩故城在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即今旧城土司也。”旧城即今广西平果县北旧城镇。

思同州：《宋史·地理志》：“邕州羁糜思同州，属左江道。”《大清一统志》太平府：“思同废州在永康州西南，今为思同村，北至永康州十五里。”今广西扶绥县北有思同村，当为思同州故地。

思明州：领县一，显川。《明实录》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黄广成奏言：本府所辖江左一路州县洞寨，东至上思州，南至铜柱。”《大清一统志》太平府：“思州土州，东至南宁府迁隆峒界八十里，西至宁明州界三十里。唐置羁縻思明州。”应在今广西宁明县东板桂镇一带。

万形州：《读史方輿纪要》卷109：“万形废州，宋并入万承州。”

万承州：《大清一统志》太平府：“唐置万承、万形二州，宋省万形入焉。万承故州在今万承土州治。”《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载清康熙二十五年《万承土州土官家族头目等分占官田碑》，在广西大新县龙门镇。即万承、万形二州所在。

上思州：《大清一统志》南宁府：“上思州故城在今上思州南隔江胡恃岭下。”即今广西上思县城南明江南岸。

思琅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二月，郭逵等次富良江，乾德惧，纳苏茂、思琅、广源、门、谅五州之地。”五州在今中国与越南交界地带。同书卷291元丰八年八月：“广源、思阑州金银坑冶租赋之饶，尽归封界。”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第9章以思琅州在今越南高平省上琅、下琅二县境。

波州：《宋史·地理志》：“初，安平土州曰波州，皇祐元年属邕州都督府。”《大清一统志》太平府：“故波州，今安平土州治。”《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有清乾隆二年《安平土州永定规例碑》，在今广西大新县太平镇安平乡，即唐波州所在。

员州：《新唐书·南蛮传下》：“黄氏、依氏据州十八，其后依洞最强，结南诏为助。懿宗与南诏约和，太州刺史黄伯蕴、屯洞首领依金意、员州首领依金勒等与之通欢。”依氏领地，在宋为广源州。《宋史·蛮夷传三》：“广源州蛮依氏，州在郁州西南郁江之源。”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第九章以广源州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则员州、太州亦应在这一带。太州《新志》无，今补。

左州：《通典·州郡十四》：“融州朗宁郡，西南到羁縻左州五百里。”《大清一统志》太平府：“左州故城，在今左州东。”即今广西崇左县左州镇附近。

思诚州：《大清一统志》太平府：“思诚故城在崇善县境。唐宋志并作思诚，明志作思城，近时始讹作恩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有明景泰四年《重立恩城土州治所碑》，在今广西大新县恩城镇。此即唐思诚州所在。

七源州：《新志》邕州：“郁水自蛮境七源州流出。”郁水即今之左江。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以七源州在今越南凉山七溪县。

智州：唐志不载。《元丰九域志》卷10：“羁縻智州，领英罗、富力、智本、兰江、平林五县，隶宜州。”《大清一统志》庆远府：“智州山在河池州西南四十里，以唐建智州而名。”河池州即今广西河池县。

《太平寰宇记》邕州管内羁縻州有渡州、笼州，属左江道。武峨州、武龙州、昆明州、婪凤州，属右江道。曰：“右件并是羁縻卓牌州，司马吕仁高唐先天二年奏，奉敕差副使韦道楨等巡谕。”唐志不载，今补。

廖州：《广西少数民族石刻碑文集》有《智城碑》，在广西上林县北智城山。署名“廖州大首领左玉铃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碑文曰：“智城山者，廖州之名山也。”上林县在唐为澄州治所，廖州当为澄州境内之羁縻州，属邕州管辖。诸志不载，今补。

养利州：《读史方輿纪要》卷109：“唐置羁縻养利州，属邕州都督府，今唐志不载。养山在州西三里，州盖以此山及利水名。”《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有清康熙四十一年《养利州革除催粮黄册里长碑》，在今广西大新县桃城镇。当即养利州所在。

归化州：领县四：归朝、洛回、洛都、洛魏。《輿地纪胜》卷112：“归化州 本名郎仓峒，唐仪凤二年陆元积奏请为州，其年赐额为归化。”《大清一统志》庆远府：“归化废州在宜山县东南。”《太平寰宇记》：“归化州理归朝县，在宜州东一百六十五里。”即今广西柳江县境内。

安南都护府管下诸州

德化州：永泰二年以林靛符部落置。县二：德元，归义。

郎茫州：永泰二年以林靛符部落分置。县二：郎茫，古勇。贾耽《四夷路程》曰：“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涌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水路，即由安南府沿红河上行。《蛮书》卷1曰，由安南上水至贾勇步凡二十五日程。向达考证古（贾）勇步应在蛮耗，即今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曼耗。则德化州、郎茫州均应在这一带。

龙武州：大历中以潘归国部落置。贾耽《四夷路程》：“古涌步百八十里经浮动山、天井山，二日行至汤泉州，又五十里至禄索州，又十五里至龙武州，皆爨蛮安南境也。”方国瑜《彝族史稿》推断龙武州在今云南蒙自。禄索州、汤泉州则应在个旧附近。唐志不载，今补。

郡州：领县二：郡口，乐安。《蛮书》卷10：“咸通四年，蛮贼四千余人收郡州。”《元和郡县志》卷38安南都护府：“郡州，西北至府约一百五十九里。”其地应在今越南海兴省海阳一带。郡口，《蛮书》卷10曰，樊绰录成书10卷，“于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向达以为郡口应作江口，其地位于今越南太平河口。

武安州：《元和郡县志》卷38：“武安州西北至（安南）府约一百八十里。管县二：武安、临江。”《新志》安南管内有二武

定州，其中之一当为武安之误。《蛮书》卷10：“咸通四年六月，蛮贼四千余人收郡州。武安州刺史陈行余，以航舶战船十余只，筑损蛮贼船三十来只沉溺。”武安州当在郡州以东，即今越南海防。

苏茂州：《通典·州郡十四》：“峰州玉山郡，西北到苏茂郡一百三十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卯，郭逵等次富良江。乾德惧，奉表诣军门乞降，纳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苏州、茂州皆与邕管为境。”郭逵收复五州地，亦是今越南北部与广西交界处。《越南历代疆域》曰苏茂州在今越南江宁省亭立、安州地区。疑《通典》方位记载有误，应在峰州东南。谅州即今越南谅山。门州应与谅州邻近。《元史·地理志六》有：“文周，一云门州。”注：“此以下州，多接云南、广西界，虽名州，其实洞也。”

西原州：《大清一统志》南宁府：“西原旧州在新宁州西南。”《读史方輿纪要》卷110：“西原废州在新宁州西南，又西接太平府境，皆古西原蛮地。大历六年，西原蛮张侯、夏永等陷容州及郁林州，容管经略王翊讨平之。因置羁縻西原州，属安南都护府，寻复入于蛮。”据此，州当在今广西扶绥县西南。

林西州：《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六月：“峰州有林西原，其旁七绾洞蛮，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读史方輿纪要》卷112：“峰州城在太原府西北，林西原在峰州西。”《越南历代疆域》以峰州在今越南白鹤三江口，即永富省越池。则林西州当在此西北部山区。

甘棠州：贾耽《四夷路程》：“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诚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丹棠即甘棠。以里程推算，忠诚州应在越南永富省的富寿一带。甘棠州《越南历代疆域》定在老街，多利州应在安沛，

朱贵州应在朗盖。

武定州：《元和郡县志》卷38：“武定州，东至（安南）府三百二十里。”《蛮书》卷9：“自数年来，缘邕、交两地长吏苛暴，恣杀无辜，其容州经管三十四羁縻州，伏请委安南大首领为刺史。武定州亦请委大首领为长吏者。”《旧志》：“安南都护府北至武平县界武定江二百五十二里。”州当以江为名，即今越南河内北之带河，武定州应在江上游一带。

都金州：《越南历代疆域》以州在今越南宣光、咸安地区。

平原州：开成四年析都金州之平原馆置。当在都金州附近。《读史方輿纪要》卷112引罗氏曰：“一道自蒙自河阳隘，循桃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桃江即今明江。

龙州：《大清一统志》太平府：“龙州厅，西北至越南界一百里。唐置羁縻龙州。”即今广西龙州。

真州：《蛮书》卷4：“大中八年被峰州知州官申文状与李涿，请罢防冬将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州界上防遏。”同书卷6：“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贾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已知峰州在白鹤，真、登州当在峰州西北，今越南永富省富寿一带。味州、登州《新志》无，今补。

思陵州：《宋史》卷488外国交趾传：“景祐三年，蛮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大清一统志》太平府：“思陵土州，西至越南界四十里，南至越南界三十里。唐置羁縻思陵州。”即今广西南明县中越边界之思陵村。

禄州：《大清一统志》太平府：“废禄州在思陵土州东南。”《读史方輿纪要》卷112安南引罗氏曰：“入交之道凡三：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过摩天岭，一日至思陵州。过辨强隘，一日至禄平州。州西有路一日半至谅山府。”禄平州当即禄州，在今越南谅山东之禄平。

西平州：《元丰九域志》卷10：西平州属左江道。《读史方

《方輿紀要》卷 111 思恩军民府：“西平州在府西南二百里。”应在越南谅山、高平一带。

罗伏州：《蛮书》卷 4：“桃花人，本安南林西原七绾洞左右侧居。咸通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仅五六千人，安南城西角下营。蛮贼杨思缙委罗伏州扶邪县令麻光高部领之。”《读史方輿纪要》卷 112 谅山府汤州城：“废罗伏州在府西境。咸通七年，南诏据安南，置扶邪都统。”罗伏州应在林西原，即今越南谅山一带。《通典·州郡十四》驩州曰南郡：“南至罗伏郡界一百五十里。”在今越南义静省海万一带。杜氏所记，为开元年事，贞元年间，环国北陷驩、爰二州，罗伏州应有迁徙，今并存之，待考。

金龙州：《旧唐书·文宗纪》：“太和七年三月，安南奏：蛮寇寇当管金龙州。当管生獠国，赤珠落国同出兵击蛮，败之。”按贾耽《四夷路程》，生獠部在安南府西境与南诏交界处。金龙州当在安南府西北，确址无考。

哥富州：《蛮书》卷 1：“从安南上水至峰州两日，至登州两日，至忠诚州三日，至多利州两日，至奇富州两日，至甘棠州两日，并是水路。”向达以为奇富即哥富字异。以里程推之，当在越南黄连省红河沿岸安沛至寨忽一带。

尚思州、安德州：《唐会要》卷 71：“哥富州、尚思州、安德州，贞元十二年七月，析安南县置。”

南诚州：《唐会要》卷 73：“大足元年四月，置武安州、南诚州，并隶安南都护府。”诸州《新志》无，今补。确址无考。

后 记

这部稿子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就的。而论文则是在谭其骧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

1978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在王仲萃先生指导下学习魏晋隋唐史，毕业后给王先生做助手。当时王先生完成了他的大作《北周地理志》，引起我对唐代历史地理的特殊兴趣。王先生着意向我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并推荐我投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希望我有所造就。我入复旦学习一年后，不料王仲萃先生因心脏病发作突然逝世，我感到非常悲痛。直到现在，我仍然对王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

1985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在谭先生指导下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并选择了唐代历史地理作为研究方向。当时谭先生写了一篇论文《唐代羁縻州述论》，第一次全面阐述了这个前人很少研究的问题。他把尚未发表的手稿提供给我，我深受感动。这篇论文使我很受启发。谭先生希望我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于是我在先生指导下，开始搜集材料，写出了《唐代羁縻府州研究》的初稿。

在写作过程中感觉到，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它不但涉及边疆地理、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題，而且资料缺乏，能说明问题的重要史料就更少了。加上我过去对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了解甚少，基础不够扎实，这些都给写作带来了困难。周振鹤、葛剑

雄二位学长给予我很多帮助，使我能够尽快掌握历史地理这门学问的研究方法。谭先生对我进行了认真的指导，他不顾年迈体弱，逐字逐句审阅我的论文稿，一条条的核对史料，连错字也不放过；纠正了论文中的许多错误，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生认真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篇论文的完成，与先生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谭先生虽然也已故去，但他指导我时的言谈话语，至今记忆犹新。在学生时代能得到王仲萃、谭其骧两位先生的教诲，实为人生之大幸。只是我能力有限，与先生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有待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充实和提高。

论文的写作和学习过程中，还得到了其他许多老师和同行们的热情帮助。邹逸麟教授为我设计了论文写作的框架，并审阅了部分初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另外，南京大学魏良弢、陈得芝教授为我提供了唐代突厥和中亚的史料，云南大学的尤中教授和林超民教授，为我提供了唐代云南地区的史料和专著。周绍良先生和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王素、李芳、刘绍刚同志，为我提供了大量唐代墓志铭和出土文献资料。杨志玖先生专程从天津来上海主持我的论文答辩会，吴应寿、方诗铭、徐连达、沈起炜教授对论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我向帮助过我的各位老师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毕业后来到北京，从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军事历史的研究。工作性质的变化和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原因，致使论文迟迟未能发表。辛德勇、韩茂莉两位博士热情帮助，把论文推荐给《唐代历史文化丛书》主编马驰先生。马先生认真地审阅了文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责任编辑张养年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认真负责地提出了许多意见。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激。我在原稿基础上做了修订，并参考了近几年的学术研究新成果，想把它搞得成熟一些。但学术研究是没有止

境的，欢迎学者同仁批评指正，将这个专题的研究向前推进。

刘 统

1998年4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唐代羈縻府州研究

作者 =

页数 = 2 3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